



迎接電視台立體聲及兩國語言開播——

聲寶超高傳真 立體身歷聲電視

560^條
STEREO

- 高畫質梳型濾波器，水平解像度高達560條以上(AV輸入時)
- Hi-Fi STEREO 立體身歷聲接收，配合專業喇叭功率輸出達80瓦，享受立體音響的臨場震撼。

五組 **AV** 端子

- 最強大的擴充機能，三組AV輸入，二組AV輸出端子，可同時外接多項週邊設備。
- 兩國語言接收。
- 28吋平面直角大畫面。
- 18項全能遙控。
- 139個多功能頻道收視。



聲寶牌 拿破崙

14

75年12月5日

彩色報告
32頁：

林柏樑
民間劇場的省思

專集
●獨家發現
紅檜巨木森林！

校園自由的春雷

台大師生爭取
學園言論自由的
誓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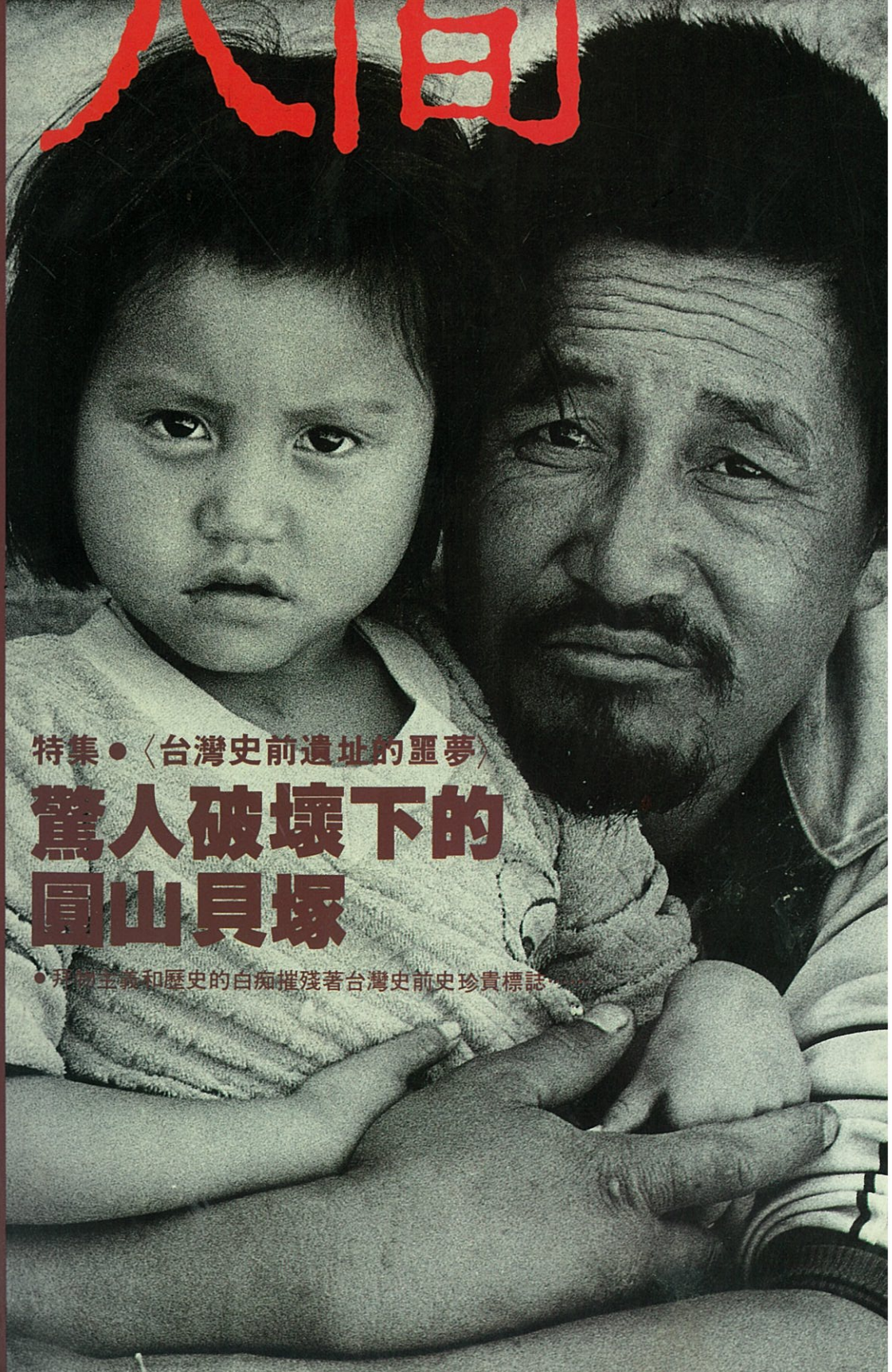
中國：1948—1949

布列松眼中
劇變的神州中國

官鴻志●蔡明德
親愛村報告

高利貸資本
荼毒下一個
山地社會的沈疴
與新生……

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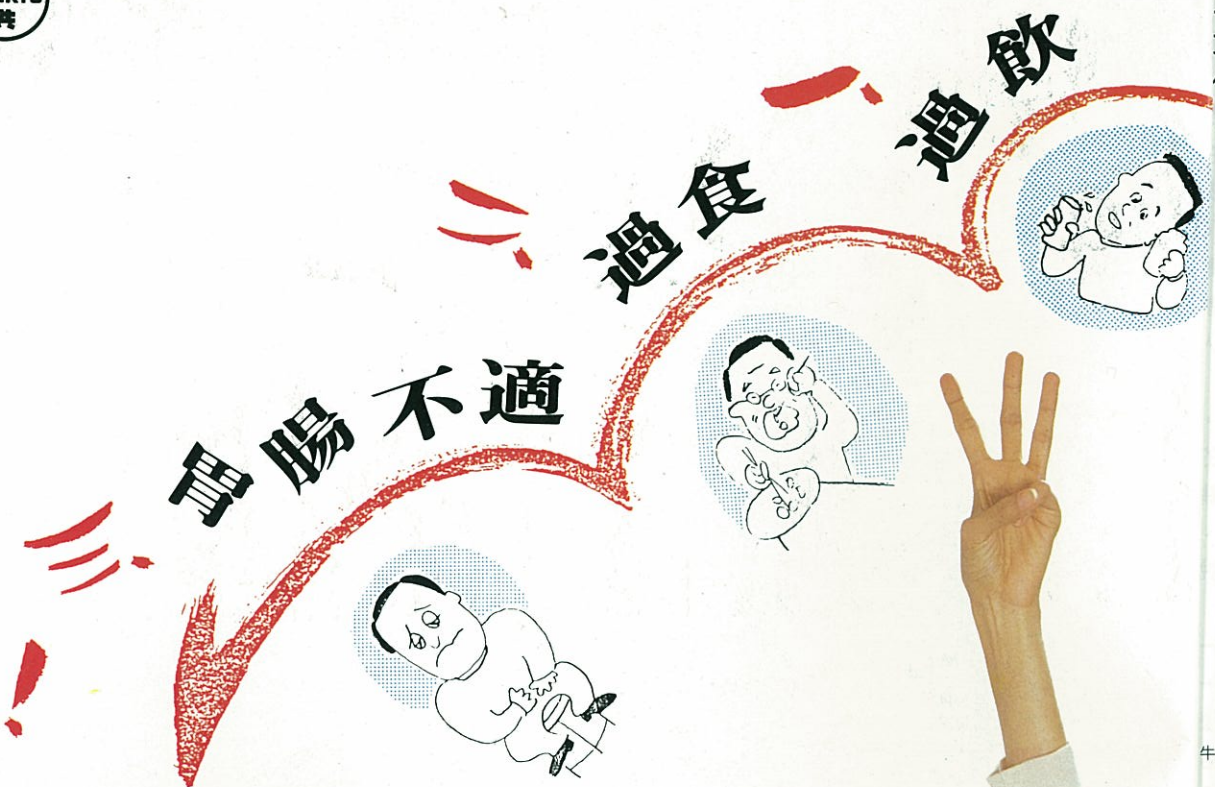
特集●〈台灣史前遺址的噩夢〉

驚人破壞下的 圓山貝塚

●拜物主義和歷史的白痴摧殘著台灣史前史珍貴標誌



日本原裝進口



三共胃腸藥

錠 / 顆粒

- 內含漢方 ● 消化酵素 ● 活性有孢子性乳酸菌
- 制酸劑——、配合發揮有效的相乘效果！



日商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 TEL: (02) 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 381-6740 (04) 255-1870 (07) 221-6096

含活性維他命B₁、B₆、B₁₂、維他命E。

Trimate-E caps.
 特利命得-益 膠囊

對神經痛、腰痛、肌肉痛
 肩酸痛等症狀的緩解能
 發揮優良的效果。



衛署藥輸字第10080號

吳雪芳

新地近刊四種，佳評中暢銷！

8折優待「人間」的讀者！

凡「人間」雜誌讀者 / 訂戶一律照價8折優待劃撥時務請註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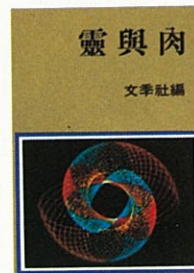
②1【小說】棋王 / 樹王 / 孩子王
 鍾阿城著 110元

大陸作家鍾阿城的「棋王」在1984年4月號的「上海文學」刊載後，轟傳世界華語文學界。本書合刊他另外兩篇傑作，可以更完整地認識這位重要的中國小說家。



②2【小說集】靈與肉
 文季社編 100元

本書集刊《文季》雜誌先後精選刊出的今日大陸重要短篇小說，包括汪曾祺的「黃油烙餅」，李准的「王結實」；劉青的「白色的路」；牛正寰的「風雪茫茫」；張賢亮的「那老漢和狗的故事」以及「靈與肉」，是深入理解大陸社會與人民的心靈不可不讀的小說集。



①7【隨筆】松窗隨筆
 何欣著 100元

著名英美文學教授何欣，不但精於文學研究和評論，也寫一手雋永雅讀的隨筆。本書收集作者數十年來的隨筆和散文43篇，非但行文精逸，更浸漫著長年教養的深刻而動人的知性。



⑦【散文】九月的眸光
 郭楓著 90元

郭楓是台灣極少數秉承了白話抒情美文傳統的詩人和散文家之一。他的漢語精確，潔淨而豐美。他的情感醇厚，形式和結構凝緻而飄散著中國30年代散文的傳統芬芳……



①文學的道路〈文學論文〉
 文季社編 100元

②人行道〈散文〉
 許達然著 80元

④理想的追尋〈隨筆〉
 尉天驄著 90元

⑤老家的樹〈散文〉
 郭楓著 90元

⑥永恆的島〈散文〉
 郭楓著 90元

⑧第一次信仰〈詩〉
 郭楓著 80元

⑨海之歌〈詩〉
 郭楓著 100元

⑩民族文學論文集〈文學論文〉
 郭楓著 90元

⑪李魁賢詩選〈詩〉
 李魁賢著 80元

⑫心靈的探索〈論文〉
 李魁賢著 100元

⑬醫療·人權·社會〈散文〉
 陳永興著 100元

⑭荊棘中的探索〈文化隨筆〉
 尉天驄著 100元

⑮就那麼一點黯紅〈短篇小說〉
 陳炳藻著 100元

⑯呂嘉行詩抄〈詩〉
 呂嘉行著 100元

⑰烟緣〈小說集〉
 葉石濤著 100元

⑱從寫實主義出發〈論文〉
 葉石濤著 100元



中國純正文學的傳薪者
新地文學出版社

郵撥：0714576-4 崔紀彥
 木柵郵政1-267信箱 電話：(02)3944854

總要做一點教人瞧得起的事

十月二十二日晚間，一些保育界關心鳥類的朋友，像林曜松、吳英陵、游漢廷、呂光洋、張萬福等一起聚在亞洲協會主任謝孝同劉小如夫婦的家裡，和夏威夷來的兩位遠客有一個非常愉快的聚會。

這兩位遠客，一位是Dr. Douglas Pratt，一位是Dr. Phill Bruner。派瑞特博士不只是一位鳥類博士，而且本身也是繪鳥的藝術家。另外一位布魯諾博士則任教於夏威夷大學，本身還是奧杜邦協會夏威夷地區的會長，同時他也研究金斑鴿(Golden Plover)極有名的學者。

當謝孝同先生和我把「大自然」的合訂本以及第十二期一也就是上期山鳥專號交到他們手上時，他們的眼睛放出不可置信的光芒，身為美國奧杜邦協會夏威夷會長的 Dr. Bruner，立刻喜不自禁脫口而出：

「這比奧杜邦還要好！」

當然，這是客人的謙讓之詞，也是溢美之言。但是，不可否認，台灣「大自然」的品質和水準絕對不輸全世界任何一種自然刊物，則是無庸置疑的。在那一剎那，身為總編輯的我，忍不住湧起了一份驕傲！平日在編輯桌和社務上許多繁瑣的難言之隱竟全部一掃而光。

的確，我們台灣不是沒有一流的自然攝影家，一流的生態保育者，我們不是沒有一流的編輯、一流的美術設計、一流的印刷，我們全都有！而「大自然」季刊只是把他們全部集合起來，在本土性、具保存性、國際水準性三個目標下，「大自然」一步步非常謹慎地才走出今天這個成績。

我們的期望是：有一天您出國時，箱子裡帶上一本「大自然」，不論到那一國那一處，像是法國、美國、英國、日本……，您都可以驕傲地舉它出來，挺起胸膛說：「你們看，這是我們的，每一張圖片，每一個文字，每一頁印刷都是我們台灣自己的！」



本刊總編輯與這兩位異國鳥友歡聚一堂

我們應有這樣的驕傲！

不僅如此，我更希望，等到您的孩子長大成人時，您可以一齊由書架上把大自然搬下來，您和您的孩子能夠再一次浸淫在十年二十年前你們曾經擁有過的美好時光裡，再一次對台灣豐盛美麗的自然資源做一次巡禮。甚而，哪一天我們回到了大陸中國，我們更可以把這些珍貴美麗的記錄，傳閱展示給「那邊」的中國同胞，告訴他們這些年來，台灣海峽的島上子民曾經做過什麼，曾經努力過什麼。在外國專家眼中一流的雜誌，我們的銷售量却不見得是一流的。比起市面上林林總總許多雜誌，我們的零售量都遠遠落於人後。一本沒有色情、沒有怪力亂神、沒有名人內幕、沒有財經內幕的雜誌，如何和入競爭呢？

中國人是一個最重實際的民族。大部份中國人關心的，可以用「福、祿、壽」三個字概括之。而「大自然」所關心的，偏偏全和個人福祿壽或升官發財扯不上一點干係，它關切的不是「我」，而是「我」以外的所有東西：土地、森林、河流、高山、以及子子孫孫。這對於重實利的中國人來說，的確太遙不可及了。

有時候，我和「人間」雜誌的陳映真對聊起來，免不了陣唏噓。市面上大體有兩種雜誌，一種是市場取向的，一種是非市場取向的。前者說的白一點，就是市場需要什麼，它就作什麼，就像是：好吧，你要發財，我就教你如何發財，你要刺激，我就給你內幕真相，你要迷信，我就給你乩童神鬼，你要娛樂，我就給你明星花邊……反正一句話，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而像「大自然」的我們，是絕不可能這麼做的，永遠永遠不可能。

「中國人總要做一些教人瞧得起的事」，這是我一生深深信服的一個理念。讓我們大家一齊為這個信念而努力吧。

韓韓

大自然

全年訂閱480元 劃撥帳戶0523666-1
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會
電話/(02) 5029794
社址/台北市民權東路305巷36弄21號4樓

最佳文學藝術類雜誌——雄獅美術
評審員的評語：內容收集廣泛，含傳統至現代，國內到國外。若干訪問及座談會記錄，更能透視藝術新的觀念及層面，諸多啟發，有助於藝術人士之瞭解。

預報節目

12月23日行政院新聞局將隆重
舉辦本年度金鼎獎頒獎典禮，
敬請密切注意華視轉播時間。



本刊由今年10月號起提昇編印品質，得到許多讀者的讚譽，為繼續充實內容並且反應成本，本刊將由'87年元月起調整零售價格為每本110元。凡是月底前訂閱按舊價優待，敬請愛好文學藝術讀者即時訂閱。

訂閱一年12期900元，新價1100元；訂閱二年24期1700元，新價2000元
如果您是訂戶，但尚未到期，在期限內也歡迎您用舊價續訂

雄獅美術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216巷33弄16號
電話：772-6311~3
郵撥帳號：0101037-3號

最特別的禮物， 送給您心目中最特別的人



每年的聖誕節，您都爲了想出一個特別的禮物送給您心目中最特別的親人和朋友，而絞盡腦汁……
今年，我們建議您以一年份的「人間」雜誌做爲您的禮品。因爲……

■訂閱「人間」送人，不只是聖誕節一天的禮物。

月復一日，您所愛重的人都會收到中國雜誌史上最優秀的雜誌「人間」；
每一個月，您的朋友都會收到一本傑出的「人間」而深深地紀念著您的深情隆誼。

■我們會爲您填送一張賀卡，

告訴您所贈訂的親友，是誰送給他(她)這份文化和知性上最大的驚奇之禮。

■從75年12月到76年1月，

我們只對「人間」爲聖誕節和元旦賀禮的讀者特別的優惠：1年訂閱1350元(不分學生或一般訂戶)
原訂閱價1480元，每本平均123.3元，
特惠價每本只須花費112.5元。

您的另一個選擇，是水禾田的「非洲·人間」攝影集。

水禾田是第一個到非洲大地拍照的第一個中國人文攝影家。
全書132頁，彩色照片共59幀，
全書充滿了人間之愛、和平與海兄弟之情，
盎然地洋溢在每一幀照片和每一段文字，
是聖誕節和新年很有意義的禮贈品，
我們也會附帶爲您填一份精緻賀卡，
告訴對方，是誰贈送了這份體貼的禮物。
水禾田的「非洲·人間」，贈禮用特價80元。
(原訂價：150元)
※請利用本期第132頁所附贈訂閱/訂書卡。
(只有憑卡直寄本社辦理，才有優待！)

人間雜誌社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F

電話：7027609·7056801·7006304

發行人/陳永善(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高信疆(高上秦)

人間

14

編輯顧問/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韓
馬以工 梁正居

文字編輯/許南村
圖片編輯/李文吉
企劃/企劃編輯組
攝影採訪/林柏樑 蔡明德 李文吉
廖嘉展 鍾俊陞 賴春標
文字採訪/官鴻志 李疾
特約採訪/陳列 陳斐雯
執行編輯/范振國
助理編輯/曾淑美
業務主任/曾伯堯
會計主任/吳文娜
廣告主任/陳映三

美術構成/蔡雅松
美術協力/凌鈺



封面解說：
親愛村民古生財和他的么女古心怡。古生財共有5個兒女，長子目前就讀高雄工專一年級，他認為，只要孩子爭氣，再怎麼辛苦，也要讓孩子們受好的教育。
(攝影■蔡明德)

14

中華民國
75年12月5日

10 〈人間圖片故事〉
攝影 / 撰文■李文吉
**鄉村社健護士
李碧珣**

一個彰化基督教醫院巡迴社區健康工作隊伍與護士，充滿信仰，奉獻，關懷和勤勉的故事……

20 〈啊！美麗的台灣〉
撰文■李瑞 攝影 / 口述■賴春標
**莫讓貪慾的手臂
摧毀台灣聖山之美！**

能高安東軍山區有高山草原、有百岳名山，有高山湖泊，有寶石河谷，更有本文作者獨家發現的，樹圍可10公尺以上的大片紅檜巨木森林，却不能受到國家公園法的保護與發展。

34 〈人間民藝〉
撰文■江武昌 攝影■林柏樑
**民間劇場：
回顧·反省和展望**

回顧5年來民間劇場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工作和思想上的問題……



48 〈台灣史前遺址的噩夢〉之1
撰文■張光直 攝影■廖嘉展
搶救圓山遺址

4000年前遺留下來的圓山貝塚，正受到最粗暴的破壞。我們要生活在物質豐富，却沒有任何歷史標誌的社會嗎？

52 〈台灣史前遺址的噩夢〉之2
撰文■劉益昌 繪圖■周孟德
**圓山文化：
4000年前
的台北人和文化**

以農耕、狩獵和漁撈生活；知道紡織和木構建築，並有一套儼然的人生智慧……

56 〈台灣史前遺址的噩夢〉之3
撰文■劉益昌 攝影■廖嘉展
**從圓山貝塚遭到
破壞想起的……**

台北圓山貝塚受到恣肆的破壞的背後，曝露了我們一整個時代對歷史和文化的智能上的障害……

64 〈台灣史前遺址的噩夢〉之4
撰文■吳夫 / 許琳英 攝影■秦妮
**是遺址，
還是廢墟？**

行政上的顛預，人文水平的低落，法令不備，使台灣在對待史前史的態度與實踐上，成了超級的「後進國」。

74 〈人間像〉
撰文■陳瑞麟 攝影■廖嘉展
**收集台灣史前史標誌
的倉庫管理員**

一個偶然的機會，使一個倉庫管理員成了自學有成的民間考古者……

80 〈人間封面故事〉
撰文■官鴻志 攝影■蔡明德
親愛村報告

一個在中間商和高利貸的搜奪下日益衰敗的山地社會；一個在山地成長的神父在故鄉點燃山地人自主、自立的火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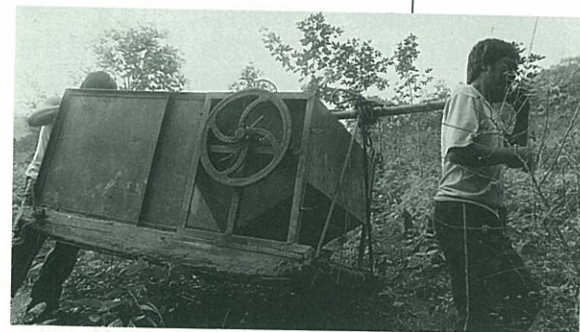
106 〈人間校園〉
撰文■吳弘宇 攝影■蔡明德
**讓我們誠實
讓我們關懷！**

面向政府40年戒嚴和黨禁的歷史形勢，台大關懷的師生要求進步、改革、誠實與關懷的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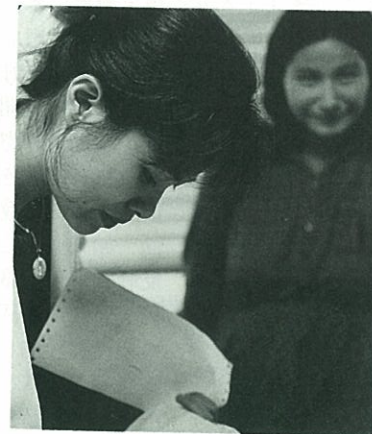
116 〈人間世界報告攝影名著選讀〉
譯寫■趙鴻 攝影■昂利·卡提耶·布列松
**劇變中的中國：
1948—1949**

總是在世界史決定性的時刻出現在現場的布列松，從1948至1949年間來到中國，為遭逢歷史劇變的中國，留下戰慄的令人無法忘懷的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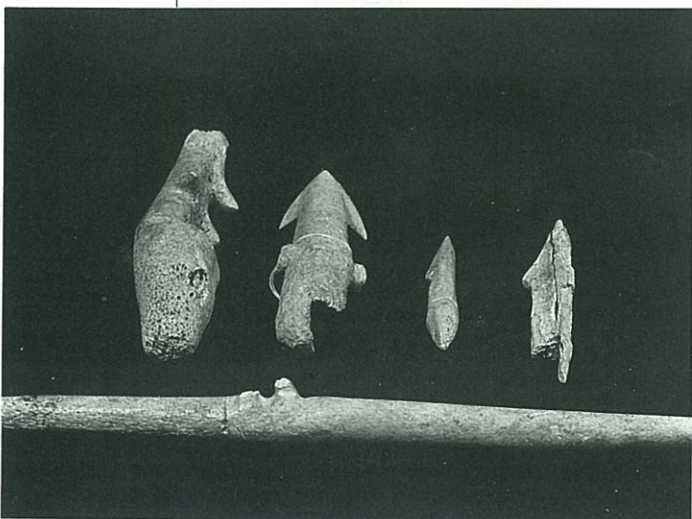
128 〈人間座談記錄〉
記錄■曾淑美 攝影■鍾俊陞
**亞洲人民間的團結
· 交流與共生**
滯台菲律賓女傭問題
座談會記實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7 巷
11 弄 17 之 1 號
電話 / (02) 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 兩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訂廠 / 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新台幣2872元(空運)
新台幣1900元(海運)
亞洲全年：新台幣2644元(空運)
新台幣1900元(海運)
港澳全年：新台幣2404元(空運)
新台幣1696元(海運)
75年9月1日起國際函件郵資調整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讀者信箱

頃閱貴刊十一月號(13期),不揣淺陋,提供身為讀者的感受。太多跨頁照片的安排,令人有視覺受虐待乃至受侮辱的感覺。本來圖片以跨頁來表現,有其擴大視覺效果與增強說服力,感受力的效用。報導攝影既是貴刊的特色,照片不管是「人間」的靈魂了。此期貴刊改以跨頁版面為一體的設計安排,足見求新求變之心。不過兩邊留下空白以便標題和旁註的作法,加上近乎浮濫的跨頁照片,終使得許多照片中的主體受到無情切割的命運,形成讀者難以忍受的視覺苛待(例如P 46-106、108、110、118、126)如此不良的副作用,堪足編排先生在版面設計與照片放大尺寸及位置作更細心妥善的規劃。野人獻曝,請多包涵。

岡山 林世光

我以前從未買過「人間」,但這一期刊例外,只因它報導了我從小生長的地方:濁水溪,也為人間能派出如此多人採訪濁水溪,而感到敬佩。但在第十三頁鐵水奔流中所寫濁水溪在雲林縣西鄉附近出海則不敢苟同,我從小生長的地方是新吉,而新吉是屬於麥寮鄉的,我不知道是編輯先生們弄錯,還是利用台西鄉比較有名之故,想麻煩編輯先生們求證,若是的話,請予以改正,則我將由衷感謝。

雲林 蔡秉龍

目前,我們正在進行一項新的計劃,準備在明年把兩位當年被日本當局強擄到日本的中國奴工,請到日本來。一位是劉連仁先生。他也是當年被日軍「豬兔作戰」強擄到日本北海道明治煤礦當奴工,在被殺害前逃亡,在嚴冬的北海道深山藏匿了13年之久,不知日軍早已戰敗。1958年2月,他終於被發現,雖然當時的岸信介政府企圖以「非法入境」罪處置他;但是在日本民間團體的協助下,得以安然回到大陸。另外一個人,就是經過我們不斷努力,終於在39年之後找到的當年花岡抗暴領袖耿諒大隊長。

我們想,如果這兩個人能夠到高唱中(共)日和平的目的日本來,最足以暴露這口實上的「中日和平」是多麼虛妄!

為了中日友好,花岡抗暴地秋田縣花岡市市長開催過盛大的對於死難中國奴工的慰靈祭。但是我們一直沒有來自中國方面對這件事的評價和感謝的表達。中國(大陸)方面,如果真有心支持中日兩國人民反戰和平的力量,應該請我們的大館市長訪問中國大陸,促進批判日本侵略戰爭的日本人民和當年生還的被擄華人奴工及其家屬的團結吧,但北京政府却毫無這方面的動靜。

最近,我們透過劉智渠先生希望河南省當局邀請日本大館市長往訪,但是中國(大陸)方面要日方自己負擔旅費,終於在市長公開發表訪華後,尷尬地取消了。

我們真不懂,中國(大陸)的腦筋裡,究竟在想些什麼?中國(大陸)對於在目前冷漠、狂傲的日本社會中苦鬥的,為批判日本新舊帝

國主義而艱苦鬥爭的日本人民,毫無團結、支援之心,想來令人無奈之極。

一個勁兒推進資本主義,讓金錢改變人心的10億人的中國,看來已經變成發展了近百年的超級資本主義帝國日本完全的食餌了。日本的侵略戰爭已不受任何人的咎責,而且被日本近鄰各國說成是一場好的戰爭!最近中曾根批評美國「知性的水平低」;藤尾對侵略朝鮮歷史的狂妄發言等背後,也不能不說一部份是由於被害的日本鄰國對日本帝國主義容忍的事實所招來的結果。

今天,真正支持著日本帝國主義的,反而是那些過去日帝的被害國!這種倒錯誠不宜再任其發展,否則,對日本人民而言,這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趨向。

……到底中曾根聯合中(共)、(南)韓的政策背後隱藏著什麼?19世紀的教條主義恐怕已無法對此加以分析了。也許我們該開始面對這個現實重新去找出新的分析吧。

在日本,現在有為數甚多的大陸留學生。可是他們盲目地來學習產生日本高度資本主義的技術主義,對於日本侵略的歷史能加以深思的,殆不多見。很少亞洲人能看見人間性越來越稀薄的,機械人似的日本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現代奴隸社會的中心,對於以天皇象徵為主軸的、極端效率化的國家社會主義、統治日本,我感到極大的危機感。目前,我只能持著在人的「生命」自身潛藏著希望的信念,生活和工作下去。相形之下,我們更加覺得上次到台灣公演報告劇「怒吼吧,花岡!」的盛大成功,有深刻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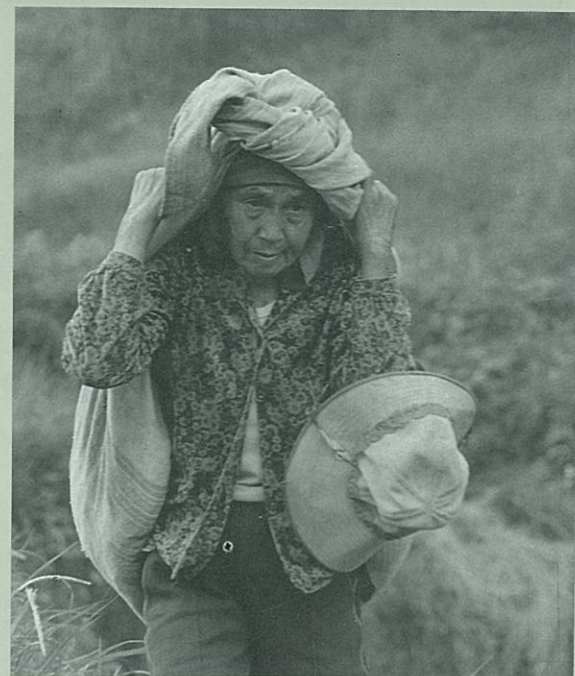
日本 石飛仁

這一期的封面故事(「親愛村報告」,第80頁),用報告劇的形式,報告了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山地村落親愛村,如何高利貸獨佔豪強興旺,而山地農村相應地衰敗疲憊;如何山地神父蔡貴聰團結村民,抵擋豪強,建設謀求經濟自主的合作農場;又如何蔡神父的合作農場被山地商人連手打垮,而蔡神父點燃的希望的火炬繼續燃燒……。

在經濟高度成長、人人飽食的台灣社會,對於珍貴而豐富的台灣史前遺址,表現出驚人的無知和恣恣的破壞。「台灣史前遺址的噩夢」特集,呼籲保衛4000年前珍貴無比的圓山貝塚(張光直:「搶救圓山遺址」,第48頁),批判盲目的建設主義對史前遺址痛人心肺的摧殘(劉益昌:「從圓山貝塚遭到破壞想起的…」,第56頁);根據考古人類學的鱗爪,追溯4000年前台北人的文化和勞動(劉益昌:「圓山文化:4000年前的台北人和文化」,第52頁),為飽受破壞的台灣史前遺址請命(「是遺址,還是廢墟?」,第64頁)。在此,我們特別感謝傑出的計程車司機畫家周孟德先生(見「人間」第9期,「計程車上的藝術家」)為我們以油畫復原4000年前台北的人與生活。

為了配合「台灣史前遺址的噩夢」這個特集,這一期的「人間像」,介紹了一位台灣史前遺物的傑出業餘採集和收藏家盧錫波。這位自學有成的平民考古者,竟是第一個在台北找到「長濱文化」歷史證物的人。在當前歷史白痴的台灣社會中,盧錫波知道以敬畏去凝視史前台灣的智慧(「收集台灣史前史標誌的倉庫管理員」,第74頁)。

10月間,台大學生社團「大新社」,遭到校方勒令停社一年的處分,不料却引發台大12個社團聯名抗議、128位台大博士班、研究所學生發表宣言,要求解除大學生思想與言論的限制。面對當前解除40年戒嚴和黨禁的歷史性關頭,我們報告了台大關心的師生,要求進步、改革、誠實與關懷的強烈心聲(「讓我們誠實,讓我們關懷!」,第106頁)



「人間」將從這一期開始,有系統、有看法地檢視台灣寶島美麗的山河,從而看到她已然與未然的破壞或破壞的威脅。登山家兼攝影家賴春標,帶著我們看遍台灣能高安東軍山區的山岳、高山湖泊、高山草原與寶石河谷之壯麗奇美,和他獨家發現的,樹圍皆在10公尺以上的紅檜森林!(「莫讓貪慾的手臂摧毀台灣的聖山之美!」,第20頁)。另外一篇彩色報告是林柏樑的「民間劇場:回顧·反省與展望」(第34頁),檢討了5年來「民間劇場」的成績和問題,並且探索更具自主性,更有教育和啟蒙意義的民間劇場的發展。

李文吉的圖片故事「鄉村社健護士李碧珣」(第10頁),報告了彰化基督教醫院社區衛生工作隊伍裡的護士李碧珣小姐,在彰化縣市地區巡迴服務溫馨動人的工作。在醫療服務愈益商品化的今天,我們在李碧珣小姐虔誠、盡職、勤勉的工作中,看見於今已不多見的,醫學慈靄的傳統屬性。

最後,在「人間世界攝影名著選讀」欄上,我們介紹了世界攝影大師布列松,在中國大陸陷共前數月所拍攝的,極為傑出的作品,讓讀者進一步理解到大師布列松,除了技巧和對於影像的天才的敏銳之外,還有深厚豐裕的人文素養……。

12月25日,是耶誕節。那是個和平、團聚、思念友人的節日。容許我們建議您,為您所鍾愛的親人和朋友,代訂一年「人間」做為今年耶誕的禮物。

沒有任何一樣耶誕禮物比為您的親朋訂閱「人間」,分享「人間」更為別緻,更有意義了。詳細的優待和訂閱辦法,請參見雜誌內頁廣告和訂閱卡片。

鄉村社健護士 李碧珣

彰化基督教醫院社區健康部的護士劉惠珠帶我走過木麻黃防風林下沙壤的田埂，踏進了這間低矮窄小的磚砌農舍。我感覺到屋內充塞著令人窒息的酸腐味。男主人在廚房裡忙著。臥室內，有3個幼童在五月的燠熱中，仍然穿著污舊的厚外套。有一個還捲住厚棉被睡著了。木板通舖的一角，有個剛出生的幼嬰「哇，哇！」地嚎啕，應該是他們母親的一位中年婦人，蹲踞在床的另一個角落，目光呆滯，痴痴地笑著。屋子裡5個人的額頭都淌出汗珠了，兩小扇一尺多寬高的小窗子，擋住了充份的新鮮空氣和日照。

招呼了丈夫，要他燒一鍋開水，惠珠又回到臥室，手脚利落地換掉幼嬰的濕尿布，脫下三個小孩的厚外套，又端來一盆水，洗淨他們的頭臉手脚。之後，她將髒衣服被套拎到室外，幾條大大小小的棉被胎也給掛上竹杆上曬太陽殺菌。回到室內，惠珠快速地掃掉地上、茶几上的污物垃圾。空氣中的霉味消失了，惠珠鬆了一口氣。這才有空用最簡單詞句和媽媽孩子們交談。等那5、60歲的老丈夫進了臥室，惠珠再三囑咐他，奶瓶要用開水煮沸消毒；100cc的開水要放幾湯匙奶粉，幼嬰吃了才不會拉肚子；屋子要打掃，地板要拖，有空要多訓練孩

子們最基本的衣食知識，教他們說話。老漢則不時地唉聲嘆氣。惠珠還不時安慰他，為他打氣：「智障的太太和孩子更需要再三反覆的訓練。他們一定會有進步的。慢慢來。不要急哦！我下個禮拜還會來看你們。」惠珠說。儘管如此，老丈夫還是不時唉聲嘆氣。

原來這老丈夫在幾年前憑媒灼之言，花了10幾萬元娶了個本省太太。等太太進門，他才知道她是重度智障，連自己的月事都不知道處理，更別說料理家事了。第二天他去娘家要求「退婚」，卻被岳家轟了出來，他也不知道什麼優生學、遺傳學，只知傳宗接代。她接連產下5、6個孩子，都是智能不足的。有一個已經送人了。已經退伍的老丈夫，為了煮3餐飯，無法正常上工，村子內需要零工時已經不太願意找他了。

「你到底帶她去結紮了沒有？不然你自己來結紮也可以啊！去二林衛生所，或者是二林分院都可以，一切免費呀。」說這話時，惠珠已經有點火氣了。

臨走時，惠珠拿兩罐奶粉樣品給他，又叮嚀一句：「不要給小孩穿那麼多衣服，會長痱子生皮膚病。」老漢眼中含著淚水，道謝連連地送我們出來。時間已近中午，惠珠今天的行程上還排著3、4個case...

劉惠珠才20出頭，紮著辮子，充滿活力與鬥志。

這已是民國71年夏天的事了。我才畢業退伍沒多久，剛進一份醫學刊物「立達杏苑」做採訪的第一件差事。沒多少生活經驗的我目睹了這件事後，久久不能忘懷。參與「人間」的採訪工作兩、三年來，心中不時有個聲音：「回去採訪劉惠珠！」等這次深入地採訪回來，我才驀然驚覺「人間」提示的「因為我們相信，我們希望，我們愛……」，劉惠珠和一群彰化基督教醫院社區健康部公共衛生護士們早已天天都在默默的實踐。

彰化基督教醫院，和北部的馬偕紀念醫院一樣，在本省百年來現代醫學發展史中，佔著極為重要的地位。著名的蘭大衛與蘭大弼醫師父子、馬雅各醫師、甘為霖牧師、盧嘉敏醫師和安彼得醫師，都是台灣基督教宣教運動史和台灣現代醫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台灣最初的現代醫學診療工作；台灣最初的醫院和診所，最初的現代醫學、護理學教育；台灣最初的現代醫師和護士的養成……，凡此種種，都離不開彰基醫院百餘年發展史中歷歷可徵的貢獻。誠如現任院長吳震春醫師所說：「基督教醫院傳統的使命，是走在時代前端，不斷發掘新的醫學問題，研究新的醫學領域和醫

療模式。像馬偕醫院的自殺防治中心（生命線）和燙傷病房，彰基的（農藥）毒物（自殺）防治中心，和社區健康部，都是極具開創性和醫療思想上的時代意義的。」

站在醫學立場來說，社區健康部的功能，就是把醫院的功能和資源直接帶到社區（醫院外）去，使彰基成為沒有圍牆限制的醫院，和院外打成一片，進而促進社區大眾的健康，使預防醫學、臨床醫學與復健醫學緊密結合起來。基督教醫院不單以疾病為中心，而是尊重個案為「人」，站在「人」的立場和原點上，促使社會大眾的「肉體」、「心理」與「靈性」三者達成健康和諧的境界。僅僅從病症的表面投藥施醫，暫時把病移走，無法改善和根除真正致病的原因。彰基的社區健康部，從民國64年正式成立至今，已經有11個年頭了。直到最近，政府衛生主管機關，才派人到「社區」學習觀摩。目前，國內各公私立醫療單位還沒有類似彰基社區健康部的組織或功能。

彰基的社區健康部，目前有8位公共衛生護士和主任1名。每個月，由院方提撥20多萬的工作基金（含社區員工薪水）。這個部門的工作範圍，除了院內各科之外，涵蓋了整個彰化縣、彰化市和台中縣市、南投縣以及雲林縣的一部份地區

。8個工作人員分成兩組，每兩週輪流擔任院內/院外的工作，每天都有「社區」的護士們兩三人一組，開著車子，僕僕風塵，訪視個案家庭，或者做衛生教育、健康檢查和居家護理的工作。

我這一次再到彰基，才知道惠珠的工作已在兩年以前交給李碧珣了。她們兩人擅長的，都是兒科和精神病人的護理。和碧珣同組的林素蘭（組長），擅長的是內科。謝玲俐是婦科和腦神經內科護士，劉雪娟是外科護士。她們4人一組涵蓋了完整的醫療分工。為求採訪與攝影上的深刻，我只以李碧珣為焦點，以兩星期中的8天，仔細記錄了她一次院內院外的工作梯次，而以她來代表整個社區健康部。誠如淑麗看過這批照片的直率批評：「你的照片沒有傳達出我們護士內心真正的感受。你不知道，像玲俐訪視時那種亟欲分擔病人愁苦的表情，有多美！」我只好繼續努力了。但是，目前我只能佩服這群活潑堅強聰明卻又善良的護士。以下是碧珣浩繁工作的部份取樣。她和其他的工作護士一樣，手上收案與未結案的病例大約有200多個，而每天都會有新的case轉介到她的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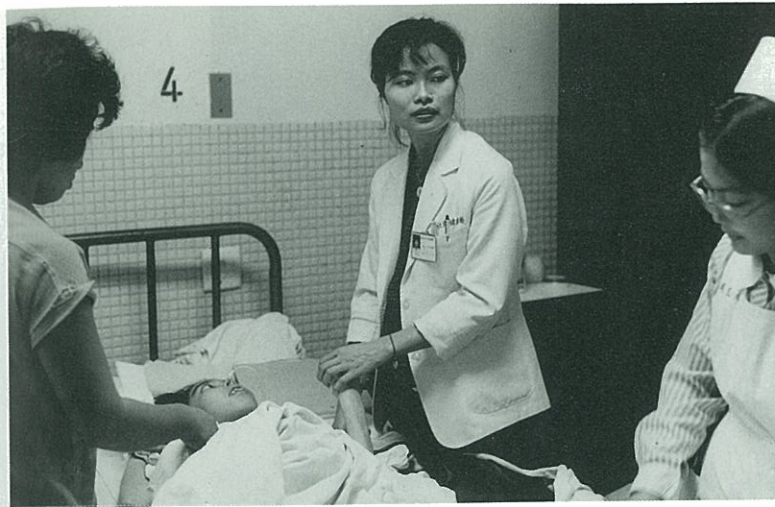
●「愛之路」

《這是新的一週的開始。晨禱、唱詩之後，我們彰化基督教醫院社區健康部的公衛護士淑麗小姐，報告讀書心得，激勵同工們以不斷更新的熱情，面對新挑戰。之後，每人就依照負擔區域內各有關公衛問題案例的輕重緩急，排定一週的工作行事歷。》



●教她 5 遍就會了

《這是社會工作員轉介來的嬰兒病人，他因腸阻塞開了兩次刀，醫藥費至少要 6、7 萬元，要靠醫院社福單位的補助，才能繳清醫藥費，他的母親有輕度智能不足，但是比另外兩個案例輕微多了。我大概教她 5 遍就會煮奶瓶殺菌和換尿片。我下個禮拜開始去她家看她，尤其要多教育她先生。》



●好可惜！

《她生病已兩年了。光是藥錢，就花掉了2、30萬元。她罹患的是「重症肌無力」，連呼吸都有困難。像腦中風病人一樣，她的腦已受到傷害了。去年，我們去她家，她還高高興興地照我們的規定吃菜、做家事，不要因生病家人寵著，就恣性使性……。她這種病服藥治療，一定會有「月亮臉」的副作用。她家搬上台北後，我們無法再訪問、督促、糾正她，她可能為了不要「月亮臉」的副作用，恣性不再服藥。自己我這次看到她病況惡化，成了植物人，回到彰化，簡直嚇壞了，要是她不會搬走，我可以一直抓緊她吃藥的問題，她就不致於變成這個模樣。好可惜！希望今後我能好好地照料她。》

●為小病人的母親打氣

《這個小朋友，是以惡罵老師來發洩他心理壓力的，我們「兒童心理衛生門診」的小Patient(病人)，你看他一直逃避我的診前會談。會談沒有人這麼做的。可我總得想盡辦法讓他面對我的問題，才能找出一點癥結來，為門診的醫師省下寶貴時間。在這個病例中，最重要的，是給已經不知所措的母親以精神上的支持與指導。》

● 問題可能在她媽媽身上

《這小女孩，在你我看來，單純乖巧。只要家庭環境和教育的方式對，她一定不會有問題的。可是她的母親埋怨她會說謊、偷東西，因此極不得母親的寵愛，她的腳上給打出一道一道的淤血。我想，關鍵在她媽媽不瞭解她，也不想瞭解她。每次帶她來門診，就藉口工作忙，轉身就走，避免和我們會談。我們只好多給她心理建設，教她寬容母親的壞脾氣。我看世界上最艱難的事，是把自己的兒女教好。》



● 總不能讓他沒治好病就出院吧！

《這小嬰孩的病，叫「先天性臍膨出」，有時連腸子會混在裏頭。祖母一直為沒錢住院開刀發愁，要帶他回雲林。我一直要求社會工作

員幫她申請到醫藥費的補助，我對社工員說：「總不能讓她沒治好病就自動出院吧！」唉，越是窮人，生起病來越是花錢多……》

● 貧困和疾病的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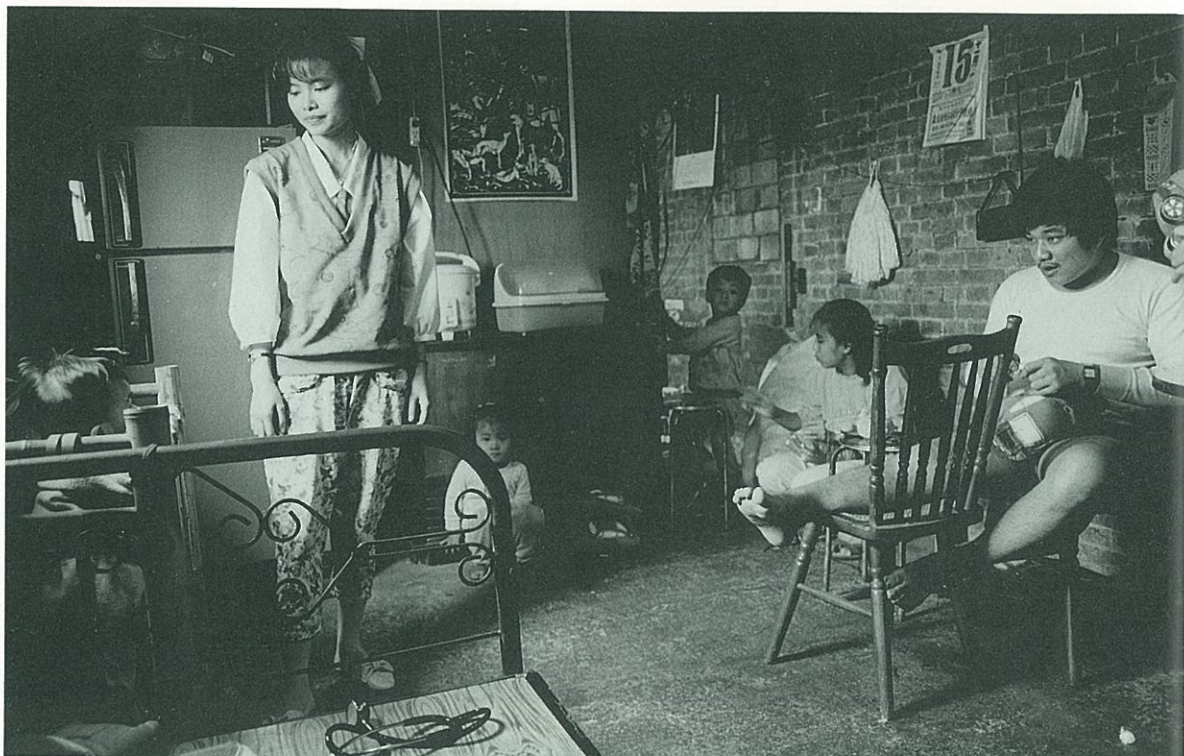
《鹿港濱海地區和彰化雲林一帶其他濱海地區一樣，土地貧脊，人窮，病也多，真是貧病交加，我經常看見一家人的安定，會因家中一人生病就醫，而使全家經濟立即陷入絕境。而且閉塞頑固的民風，也常使我們的衛生教育與護理工作，遭到許多困難。》

● 幫助拒絕幫助的人

《這個小孩子來我們醫院的病因是「嚴重腹瀉腸炎」。腹瀉的程度嚴重到使她體內電解質失去平衡，產生抽搐。她的腦部已經受傷，發育也因而整個遲緩了。你看她的小手腳都僵直了。將近12月大的嬰孩兒，看來只有三、四個月大。她住院時，我想可能是家裏衛生習慣太差了，小孩才會拉肚子。到她家裡訪視，才發現奶瓶沒煮沸，奶粉也泡得太稀——因為家裡窮，沒錢買奶粉。屋子內又亂又髒、又臭。記得頭一回我去訪視，他們全家人都排斥



我。直到第4次，他們才開始聽我勸。後來，我發現只要我去訪視他們之前，先做懇切的代禱，他們的反應就好多了。這次已經是第9次訪視了。這個家的爸爸在車禍後變得太懶散，母親和祖母都很頑固。小孩生病了，但也不能忽略全家身心各方面的照顧。目前，這個家都很能接受我們指導了。就不知道這可憐的baby還可活多久……》



●他終於戒了4天的烟，我好高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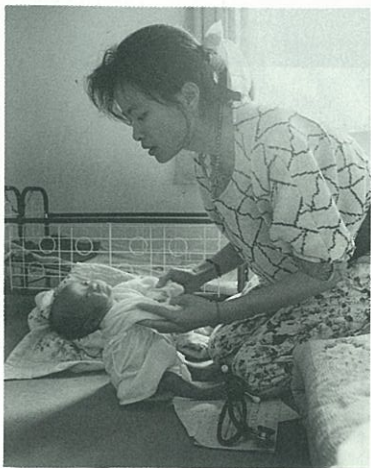
《這個母親連著生下3個早產兒。老大還好，老二得了腦性麻痺，老三又是發育有問題。早產兒的原因不明，可能是太早婚或太晚婚。父親抽煙、喝酒或是母親體重太輕營養不良，都可能造成嬰兒早產。這個先生整天煙不離手，他太太在同

一個屋子裡，也抽够「二手烟」了。沒有健康的母親，哪生得出正常的小孩？我勸他戒煙勸了幾次了，這次總算他戒了4天了。可是他因為車禍折斷了腿股骨，因為被庸醫所誤，至今一年了，還不能走路。我又得照顧這一家人了。》

●因為太多早產嬰兒需要幫助

《這個小嬰兒也是個早產兒。我和淑麗來看她身體各方面的發育情形，檢查頸部是否硬朗；反射神經是否正常；體重是否在正常增加；呼吸有無雜音。這個早產兒的母親把嬰兒照顧得不錯，奶瓶消毒等育兒衛生，也照規定做，家裡的衛生也不錯。但是她會按老習俗給小孩吃含汞的「奇應丸」、「驚風散」等中藥。我們勸她不要再弄這些藥給嬰兒吃。真正該給她的是鐵劑和維他命。《早產兒往往要住小兒加護病房

靠呼吸器等維持生命。可是住一兩個月下來，要花上2、30萬元。有的家長付擔不起，硬是提早把呼吸管抽掉抱回家去。結果嬰兒很可能因為呼吸困難缺氧而導致腦部受傷，碰到這種情形，最叫人難過。在以往每個早產兒我都曾追蹤訪視。現在早產兒太多了，我只能挑沒回來門診的，或情況嚴重的去探訪。現在我手上就有40多個早產兒案例……》



●「沖喜」

《阿丹在20歲那年忽然得了精神分裂症。母親求醫求神無效後，竟去相信「沖喜」可以治病，找到一個單身老兵嫁了。結果生下女兒之後，老退伍軍人丈夫跑了。現在阿丹能按時服藥，病情穩定下來了，不再發作。她的藥由我們醫院社會工作員定期寄來給她。阿丹也會按我們的指導，每天掃地拖地板，一方面幫她復健，一方面這些工作也有類似職能治療的效用。最近，阿丹的母親因為遭了車禍，不能再出去賣菜，只靠獨自做小生意的微薄收入餬口。還好阿丹的老祖母身體很硬朗，也堅強地出來支撐這個家庭。現在，因為阿丹給女兒帶來太多精神上的壓力，現在已經胃潰瘍出血。這個女兒在上小學，因此我去訪問時一直沒碰到她。我想找個禮拜三或禮拜六下午來看她，讓她知道有個護士阿姨關心她，叫她有什麼心事可以找阿姨談，希望藉此能夠直接給這個可憐的小朋友以精神的支持，那麼她的胃出血這種身心



症可應該就可以改善。另外，也要鼓勵阿丹的母親早日習慣使用義肢，面對現實，她不能再整日以淚洗面了。這是惠珠交接給我的個案。我們經常要和疾病、迷信和陋習長期奮鬥，工作很辛苦。但是只要有起色，就大有價值了。》

●尊重「植物人」的人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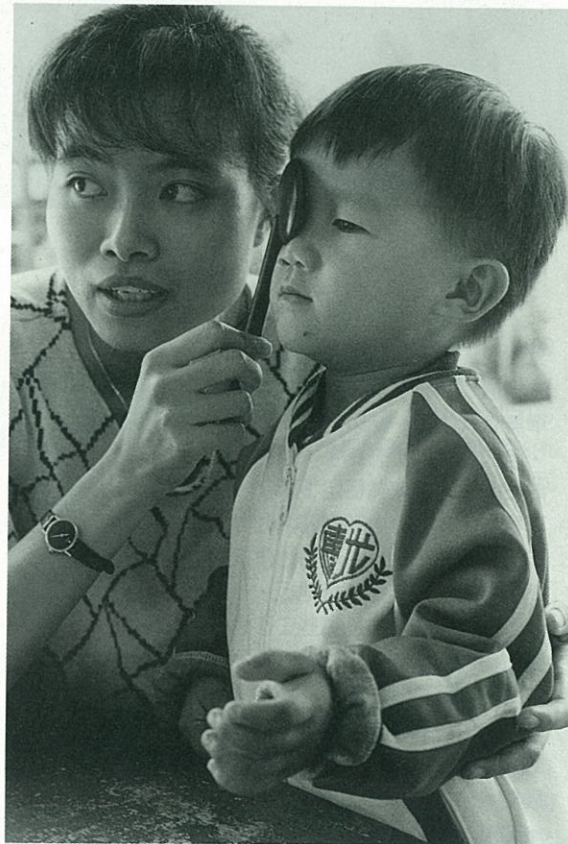
《病人長期臥病，會產生褥瘡與多痰的症狀。而且重度中風病人腦部受損，可能已沒有了意識，大小便失禁。因此每一兩個鐘頭，要為病人洗滌身子，也要幫他翻身扣擊背部，促進血液循環。有的家屬照顧得身心俱疲，連內衣褲都不幫他穿，甚至隔很長時間才為病人淨身梳洗。這是不對的，能尊重病人的人格，才能指望這些長期昏迷的病人有一天能復原。如果病人還有意識，只是不能表達，那麼，不幫他穿內衣褲，會讓他飲恨含羞，哪還有求生的意志呢？我們去訪視，應洗滌就動手做，這一方面也有督促家屬的作用，再訪時，情況都會改善的。》



● 當你最心愛的人病了…

〈這是個做了氣管切開術的病人。他的體溫不太穩定，我們要教導他太太如何換氣管內管傷口的紗布；如何降低他的體溫，發燒到幾度時要送醫，等等。我們也叮嚀她，如果他意識清醒的話，要給他心理上的支持。我們看每個家屬的臉，

都能讀出他們的感受。他可能傷心、無助、疲乏或是冷淡，我們會給他們適當的安慰或鼓舞。告訴他，既然我們最心愛的人生病了，我們應該收起悲傷，調適自己。過度的悲傷會影響自己和病人的心情和照顧的品質。〉



● 地氈式搜索疾病

〈目前社區健康部做得最積極的，是幼稚園的健康檢查。通常，我們出去訪視幼稚園的隊伍，包括內、外、兒、牙各科的醫生與護士。從幼童身上及早發現弱視、智障、隱瞽、疝氣、乳牙疾病和頭蝨，並且為小朋友量頭圍與身高體重，這樣可及早發揮預防醫學的效用。此外，對老人、國小國中的學生與教師，和一般老百姓，我們也會透過學校、農會、教會、養老院、廠礦等機構，來舉辦健康檢查。幼稚園的健康檢查，我們是到園出診。而每一個小朋友才收掛號費40元。最重要的是要求園方要通知家長，迅速帶檢出問題的孩子到醫院做進一步深入診治。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很多家長來我們醫院門診。有的小孩會駭怕看醫生。我們就得先讓他們玩玩聽診器，聽自己的心跳，等緩和了恐懼的心，才開始着手做檢查。〉 ♀



啊，美麗的台灣！

莫讓 貪慾的 手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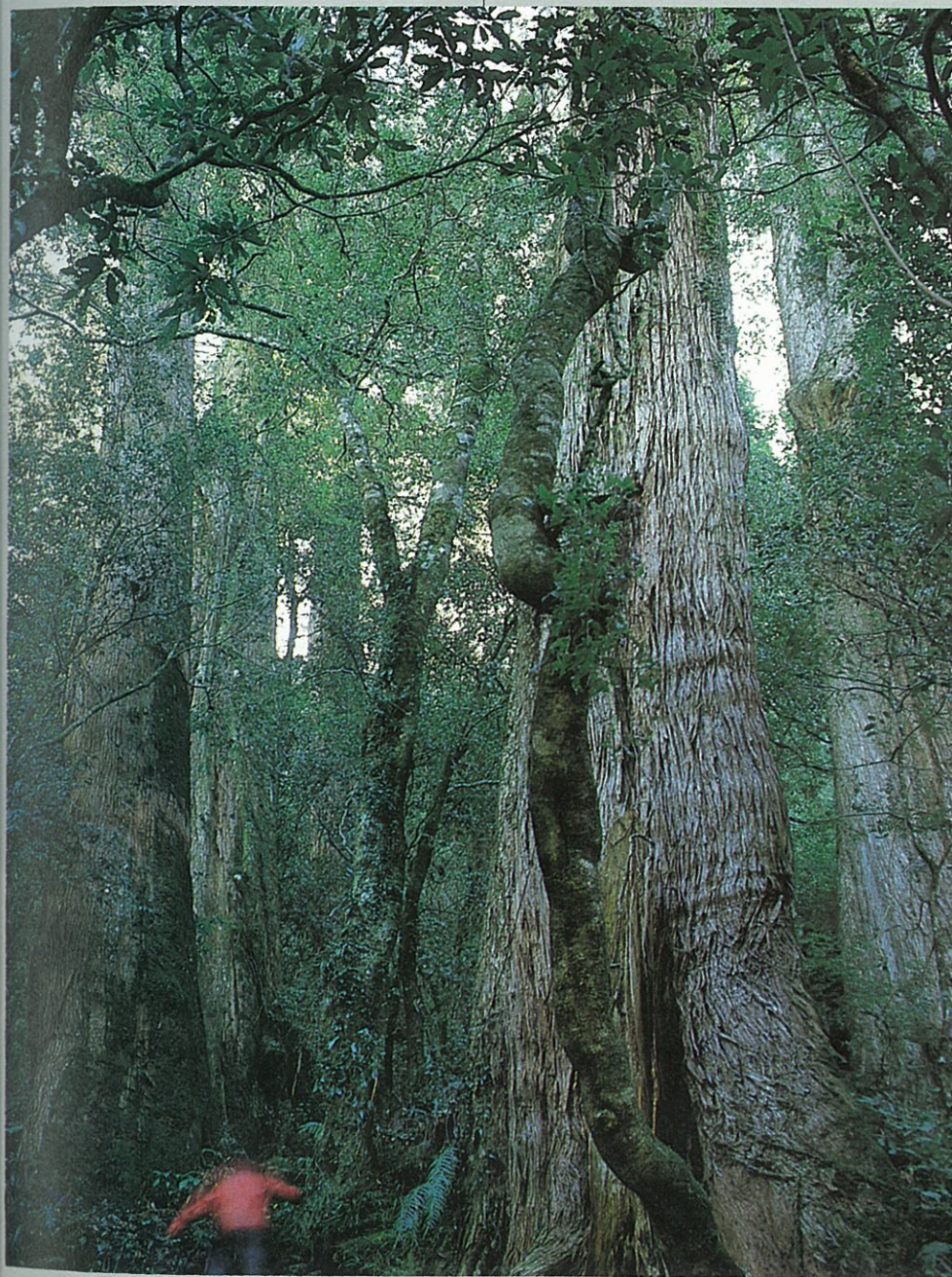
關於能高安東軍
大自然的最新報告

摧毀 台灣 聖山 之美！

「能高安東軍」
是打從能高北峯南至安東軍山
10座3000公尺以上的台灣著名山岳的合稱。
在這個地帶裡，
有最遼潤、嫵美的高山矮箭竹「草」原；
有星羅棋佈，高可摩天的高山湖泊；
有充滿了大理石、石英岩、蛇紋石和
水晶石的高山溪谷。本文的作者，
還獨家發現了兩處合抱可10公尺以上的
原始紅檜巨木森林區……
這樣一個在全中國，在全世界都足以驕人的
美麗、壯偉、奇特的大自然卻未受到甫於
11月28日成立的太魯閣國家公園的保護。
在貪慾的開發與砍伐下，
啊，能高安東軍岌岌可危！

攝影 / 口述 ■ 賴春標

撰文 ■ 李瑞



發現巨木的喜悅，
令人興奮雀躍。
6棵巨大高聳的巨檜，
就如親兄弟般，
存活了千百年，至今生機勃發。



山胞所說的這座「聖山」，在雲霧的擁簇下，更顯得烟遠了。能高安東軍的雲嵐與稜脈，展現了台灣山岳原始和自然的壯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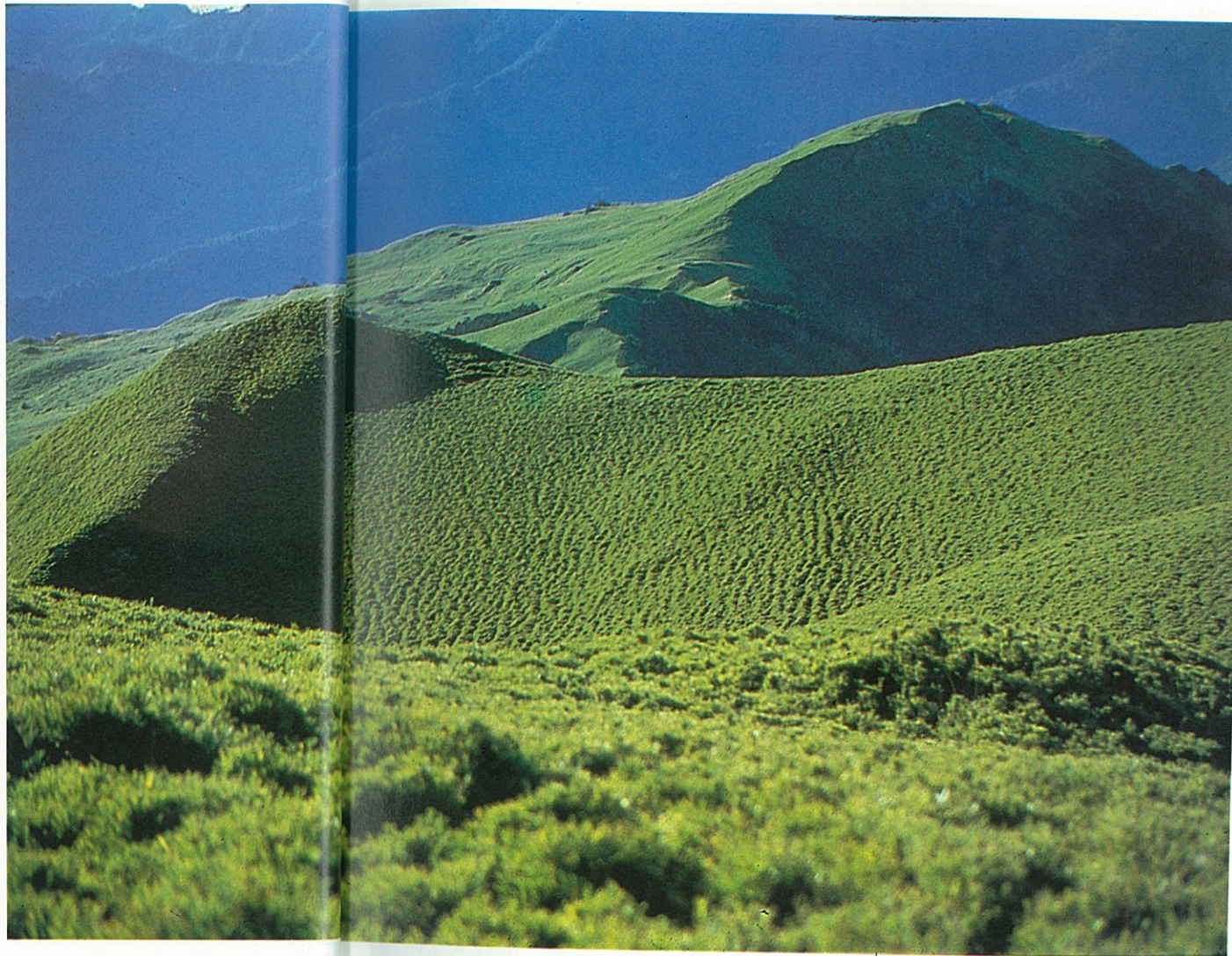
關於能高安東軍大自然的最新報告

進入能高安東軍是一種奇異而玄妙的經驗。一個似乎與「人」隔絕的天地，呈現的卻是最開闊、磅礴而又最神祕、淵深的境界。

每次從能高安東軍回來，我的眼睛卻彷彿依舊留在那裡，依舊被那古老的奇詭和濃綠所覆蓋。地毯一般柔軟的高山草原，樹圍粗大的千年紅檜，波平如鏡的高山湖泊，總是常在夢中環繞。凡是去過能高安東軍的人，相信和我一樣，都能深切體悟那種難以忘情的感受。

光被八表

能高安東軍位在霧社東方20餘公里的中央山脈主脊上；它是由能高北峰到南端的安東軍山之間許多山脈的合稱。這段山脈直線距離20公里，超過3000公尺以上的山峰有10多座；其中6座列名百岳；依次為南華山（3183公尺）、能高主山3261公尺）、能高南峰（3349公尺）、光頭山（300公尺）、白石山（3108公尺）和安東軍山（3067公尺）。它們分列於中央山脈主脊的中段；最北的能高北峰南華山，連接著台灣最險峻的斷稜——黑色奇萊。它與已列入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奇萊南



高山草原是台灣另一種壯闊的山河景觀。這是百岳最美的山峰——南華山。

峰，只隔著一條登山小徑；天池就位於它的西北稜。台灣最高的能高瀑布（海拔3000公尺），則隱藏在南華山的西側山腹；橫跨山谷兩側的天池吊橋，海拔2800公尺，也是台灣海拔最高的一座吊橋。站在這座吊橋觀看近300公尺長的能高瀑布分4段傾瀉而下，極為壯觀。雲霧湧來之際，高崖古松伴隨著流瀑湍飛，更增一分詩情畫意。臨到冬季雪期，能高瀑布全為冰雪封凍成一條長長的冰瀑。遠遠望去，墨綠的削崖上，高懸著雪白耀眼的冰晶之美。在陽光投射下，更閃耀著透明晶瑩的光芒。這是台灣其他瀑布所

沒有的自然奇景。

能高吊橋和南華山南端的能高界碑，都有一段值得紀念的歷史。民國40年左右，台灣東部剩餘的水力發電要輸往西部利用。當時孫運璿先生擔任台電公司東西輸電處總工程師，負責架設電力輸送工程。沿著能高越稜線（亦稱能高越嶺古道）開闢保線道路。長達200公尺的能高吊橋，就是那時為了開闢保線路而架設的。

這條極富經濟價值的保線路，主寬1公尺，據說當年參與拓路架線的榮民弟兄，有不少人不幸犧牲了生命。為了紀念他們的貢獻，後來特

別鑄刻了「光被八表」紀念碑。

最遼闊、最優美的高山草原帶

由於稜脊的錯綜分佈，山崖的崩落，山谷的侵蝕與切割，能高安東軍形成了許多河流的發源。例如能高山，它是台灣兩大河系——濁水溪與木瓜溪——的發源之一。另外，萬大北溪、萬大南溪、塔羅灣溪；以及東部的清水溪、恰堪溪、萬里橋溪，也都源於能高安東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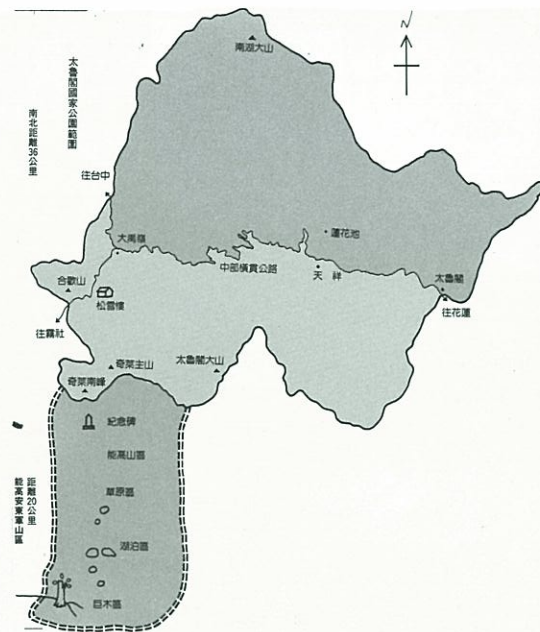
根據一個霧社部落的古老傳說，能高山是他們的聖山。據說，古時他們的族人沿著塔羅灣溪入山打獵，由溪谷眺望四周山群，首先入眼的

就是遠處東南山際，斷稜千仞而山嶺如錐的能高主峰。特別是雲霧瀰漫山谷、視野一片朦朧時，隱隱之中所見的能高山，更為遙不可及、高不可攀。因此，在他們的心目中，能高山有如威嚴凜然的神聖山神，讓人凜然生敬畏之心。

那時他們並不知道，西壁斷崖千丈的能高山，它的東面卻是截然不同的景觀——一片平坦柔美的青綠大草原。這片美麗的能高山色，不僅是中央山脈一處非常特殊的地理景觀，也是台灣各山區少有的壯闊草原帶；登山界的朋友稱它是「台灣最大最美的高山草原帶」。

草茵的大海

由於森林火災和伐木作業破壞林相或大自然奇異的地理變化，台灣各高山地區有許多大小不一的草原景觀；大致可分為小區域的山坡草原和大區域的獨立草原峰。例如南湖的審馬陣、奇萊的東坡、雪山的三六九、玉山的八通關，它們的草原分佈從幾百公尺到幾公里不等，是屬於小區域的山坡草原區。南部的三叉山區、中部的東巒山區及合



歡山區，則都是較大區域的高落差草原峰。

能高安東軍的矮箭竹寒原帶，極目眺望，有如一條綠色的巨龍，蜿蜒達可20多公里，被稱為「台灣最大最美的高山草原帶」，確實當之無愧。而且，其他山區的高山草原，除了矮箭竹尚有其他高山植物雜生，能高安東軍這片壯闊無比的大草原，

紀念碑與鐵路鐵塔，是能高山列中僅有的兩處人工建設。而浩大的草原區也即由此伸展到20公里外的安東軍山。





萬里池是這個地區最大的高山湖泊。三面環山，東面出口。早晚的湖光山色氣象萬千。

則少有其他高山芒，矮灌叢植物參雜，整片都是高約20公分的綠色矮箭竹純林，更凸顯了它的特殊與珍貴。

能高草原從最北的南華山開始連綿起伏，越過能高界碑上卡賀爾山，再越過能高主山和南峰，往南進入光頭山時，也即進入了能高寒原帶的精華區。

光頭山和白石山雖然列名百岳，山勢卻不險峻。它們的地形屬於高山隆起平原，山稜低緩，山頂更是平坦。最南的安東軍山，是標準的草原峰，有一顆一等的三角基點，而且地理位置也十分特殊：中央山脈由北到南的高峰競秀景象，至此告一段落。過了安東軍往南到方順山，長達30餘公里的中央山脈主稜，已沒有一座山超越3000公尺。這一



屯鹿池。她的寧靜與自然，構成一種無從言喻的美麗。



白石池的早晨。

段漫長山稜上的箭竹林更密更高，大都超過十多尺，看來與能高安東軍的矮箭竹「草」原，大異其趣。

每位進入能高安東軍的人，經過一段艱辛的跋涉，由能高南峰下了谷地再登上光頭山的前峰時，放眼遠望，無不立即忘了方才一段艱辛跋涉的疲累，心胸為之一振，被那片遼闊而又平整的高山大草原景觀，震驚得除了深深的嘆息，說不出任何讚美的語言。步行在那東西寬達數公里、南北長達10餘公里的草原裡，整個人和整個心也都鬆弛而柔軟了起來。在地形上，這片大草原有如綠色的巨龍，剛走進去的感覺，恍如走在寬闊的地毯上，溫柔而又舒暢無比。漸漸的，四周的草浪使

人覺得像是置身在遼闊的草茵的海裡，讓草浪輕輕的推擁向前，有一種輕鬆近於暈眩的感覺。每次進入能高安東軍，這種似真疑幻的感覺，是我最大的享受。

摩天的明鏡

高山湖泊也是能高安東軍的特殊景觀之一。從卡賀爾山的東面山稜沿線至能高主山山屋下方的山稜，在稜線200公尺以下的草原和森林交接之處，都有一些較小的湖泊：卡賀爾山東面山腹有三、四個，能高主山下方的東側，距山屋200公尺的地方也有三個小湖。其他幾個較重要的湖泊，由北而南依序為：白石池、白石妹池、萬里池與萬里

涸湖、屯鹿池和屯鹿上池。這些水色純淨的湖泊，就像山中上可摩天的明鏡，在天光下閃閃生輝。它們不僅為山岳增添嫵媚與生氣，也成為野生動植物的樂園。

萬里池是能高安東軍最大的高山湖泊。它是一個略呈三角形的沼澤池，東西直徑大約300公尺，南北直徑200公尺，池的周圍有許多各種水生植物。只可惜我沒有較長的時間在此做深入的研究，不知它們的名稱和價值。這個湖的西邊，有一個約1公尺寬的入水口，而湖水即是由涸池上方山腹源流而來。同時，它也有一個出水口，湖面蜿蜒至東部而形成萬里橋溪。

萬里池其實是萬里涸湖中的一個

台灣最高的能高瀑布，標高 3000 公尺，發源於奇萊南峰。



小湖。萬里湖的面積，約為萬里池的2倍大，它的東面是沼澤帶，其他三面則環生著很密的箭竹林。我在那裡發現了一些約2公分寬3公分長、內有草纖維的丸狀糞便。根據山胞的推測，那是水鹿的排泄物，因此野生動物在此活動頻繁可見一斑。這個已經淘汰的湖，顯然是水源漸少造成的，至於已形成多久，恐怕就需要由地理學家專門鑑定，才有答案了。

第二大的屯鹿池，面積只有萬里池的一半。它是一個不完全沼澤池，呈橢圓形。它的北面也有一個不知源自何處的活水入水口，但沒有出水口。

位序第三的白石池，位在中央山脈最高點的區域內。它的四周都是高山草原帶，稜線所在的草原下，是滿佈白色石英石的礫石帶。白石池即因此得名。這個湖也呈橢圓形，東西寬約100公尺，南北寬約50公尺，沒有出入水口。我自民國70年開始，至今年10月10日第四次行經白石池，看見這白石池的湖水始終沒有多大的增減，推想起來，顯然池裡有穩定的洞穴水源。

在白石池的上方約半公里的南面



山坡上，還有一個大小和白石池相若的湖泊，稱為白石妹池。它是第四大池，呈南北向的狹長形。

第五大的屯鹿南池，是一個「看天池」；視雨水的多寡決定它的大小形狀或有無。有時根本無水；如是雨季，它是一個最有詩意美的高山湖泊。基本上，它是一個沼澤池。

它的北面是草原，它的南面卻矗立著很高的針葉林（冷杉），有許多小蹄類的動物出沒其間。

發現了樹圍在10公尺以上的紅檜巨木林區

然而，草原與湖泊還不是能高安東軍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在矮箭竹



生長最低界點的山坡下，能高安東軍有許多林相完整的冷杉和各種巨大的紅檜，尤其白石池到安東軍山這片廣大草原山稜的兩側，全是又高又密的紅檜原始林區，這是一片更值得我們珍視與珍藏的森林資源。

從安東軍三叉點走下溪谷的源頭，整片都是高落差的原始林，混生著巨大紅檜與雲杉、鐵杉。由三叉點到溪谷源頭的一個半小時行程中，在高密箭竹覆蓋的登山小徑兩旁，我曾實際測量巨木的樹圍，每棵樹圍都在20尺左右。我本想把小徑兩旁的巨大樹木全部予以測量登記，然而量到50棵的時候，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無力感：因為當時我觸目所及，都是高不見頂、腰圍粗大的巨木。就算把小徑兩旁約100棵的巨木都記錄完，也還不是完整的——離開小徑再往山坡深處走，仍是那又高又密的巨木；渺小孤單的我，怎能一一細數那些千年的生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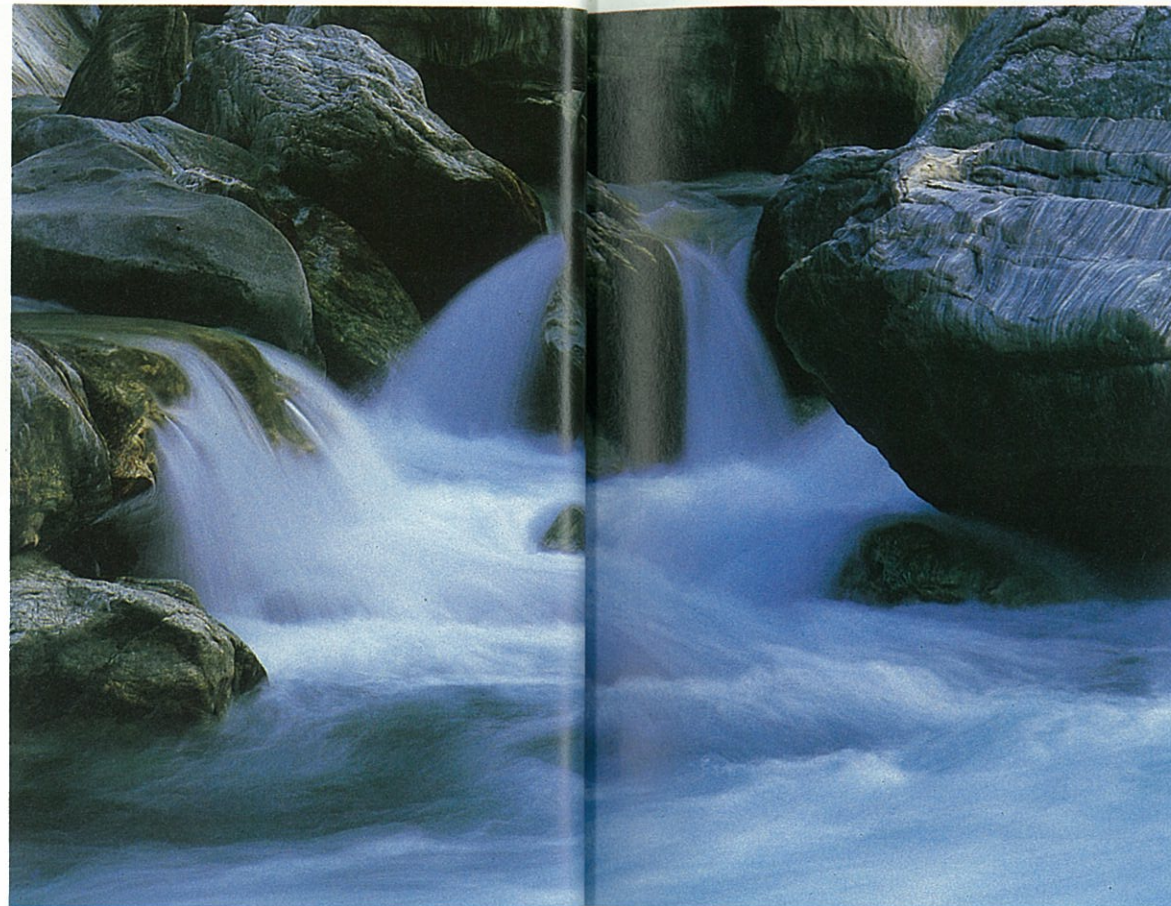
從源流谷地再往南走四十多分鐘，就到了林相更魁偉神祕的第一巨木區和第二巨木區。特別是第二巨木區，是我這次特別深入探看才發現的。我感到不可言喻的興奮，一路上以無言的激動讚嘆大自然的神奇。根據我的了解，第二巨木區的林相與樹圍測量，迄今還沒有人以文字

新發現的第一號巨檜，樹圍達20公尺，深藏在安東軍的密林中。

安東軍山的原始巨木林。

或圖片正式記錄。後來我電話南投縣政府觀光局查詢，那裡的工作人員也是初次聽說了這個重大的森林資源。

一般岳人登山，大都沿著稜線或小徑行走，很少進入森林深處。像我說的这个第一巨木區，我以前行走經過時，只看到路旁兩棵巨大的紅檜。這次走進林區內部去仔細查看，又發現了四棵巨木。路旁的兩棵，一棵樹圍13公尺，一棵11公尺。另外的四棵，有兩棵的樹圍也分別為10和11公尺！另兩棵由於落差大，不敢冒險下去測量。不過以肉眼目測，樹圍也都差不多在10公尺上下。這六棵巨大紅檜，每一棵的等距約在5-10公尺之間，全部的圓周範圍約僅50公尺。我到達那裡時已將午後3點，陽光還很亮，走進巨木林中卻彷彿暮色提前來臨，只有陰陰的微亮，在樹林裡遊移。我抬頭仰望，每棵樹的高度都超過50公尺，枝桠交錯而濃蔭蔽日；陽光都被樹頂的枝葉擋住了！樹林裡沒有風，也沒有任何聲音，一種壯闊的、千年的沉寂與幽暗包圍著我。望著那些大約需要10個人才能合抱的樹圍，我簡直不知所措。它們多像六個親密的兄弟，千百年來，自小一起成長，互相觀望與照拂，互相傾聽與歌唱；年復一年而手足之情更深，生機也更為堅韌旺盛。它們汲取日月光華，在時光裡走了一千多年，把粗壯的軀體走成了昂然的永恆。它們必然經歷過許多自然災害的磨練，如今大概沒有任何自然無常的巨變可以擊敗它們了。在鄉野傳說裡，這樣的大樹，都該住著「樹精」或「樹神」吧。思之令人既敬且畏的。站在它們的面前，我確實有一種意欲拜伏頌讚之情；這些巨大的紅檜森林能在時光裡走了一千多年，而一個人能走的，不過是數十年或至多百年罷了！也許唯有在這樣「聖



高山溪谷奇岩與千仞湍瀑，是安東軍雄渾的原始象徵之一。

山」裡，才能孕育樹精或樹神吧？從第一巨木區再往南走五分多鐘，就是這次發現的第二巨木區。從稜線左側進去不遠之處，測量的一棵樹圍是12公尺！再往前走約60公尺，測得的一棵是16公尺！從那裡往南走40公尺，測得的那棵最大，樹圍竟達20公尺！離它不遠的兩棵，也分別有14和15公尺。另有兩棵接近懸崖，沒有測到。這八兄弟成長的圓周範圍比六兄弟大一些（約200公尺），但林間仍然濃蔭蔽日，無法以自然光拍照。和在第一巨木區時一樣，我拍這些千年紅檜，都需支立三角架，以快門線拍攝。

至於稜線右側與第二巨木區相對的大片原始林，都密生在45度的險坡上，很難進去丈測。站在稜線旁往裡望，只有一片千百年來的陰暗，

但見一群巨大的樹腳似乎緊密簇擁著，再往深處則也許都擠在一起了吧？

11月10日傍晚，我就在稜線旁的巨木區內搭篷過夜。白天陰森安靜的森林，到了晚上竟熱鬧起來了；飛鼠在樹桠間跳躍吱叫，其他許多不知名的野生動物鳴叫之聲，此起彼落的唱和著。也許森林和依附著森林生長的一切生命，在夜的懷抱裡反而活得更為生機旺盛吧？

啊，寶石溪谷！

從安東軍下山的途中，有一條由安東軍源流而出的高山溪谷，裡面遍佈著許多美麗的石英、水晶、大理石和蛇紋石等各色斑斕的岩石。我稱它是一條「寶石溪谷」。事實上，石英岩和水晶石也是能高山區的特色之一。從卡賀爾山前到能高



主山前，有一小部分崩解的黑色硬砂岩和頁岩，其餘整段山區裡，都是白色石英岩，尤以光頭山至白石山之間最多。它們大都被箭竹草原覆蓋著，必須把矮箭竹撥開，才看得到白如凝脂的美石。少數一些沒有被草覆蓋的石英岩，更有純白的水晶柱狀結晶。這些深藏在高山草原和高山溪谷裡的各色岩石，是從何處來的呢？它們在那裡已存在了多少時光？這也是相當值得我們珍視和了解的。

溪谷奇岩二景。

請把這千百年生發起來的自然教室保衛起來吧！

台灣光復後的伐木型態都採皆伐式。經過40年來的砍伐，如今台灣存留下來的原始純林，已所剩無幾了。而有巨大材積的原始林相，更是少之又少了。能高山列的原始林相，至今還保持得相當完整，也還沒有林道闖入。在它東側的木瓜林區和西南側的千卓萬林區，則都早已闖有林道，進行伐木作業，但樹林所餘不多，伐木已近尾期。我很擔心緊鄰的安東軍巨木區，是否有一天會成為下一個貪慾的砍伐的目標？

林務局已把原本可列為國家公園的雪山山群列為森林遊樂區，並擬定在雪山展開旅館等遊樂區設備的建築工程。而能高山如今也被列進森林遊樂區預定地。林務局這種完

全沒有保護森林的觀念，和維護大自然珍貴景觀的做法，十分讓人痛心。如果預定的計畫不改，預料不久之後，能高安東軍的稜線草原，可能被車輪或雜沓的人跡踐毀。水色清澈的高山湖泊，也可能被沒有公德心的遊人亂丟廢棄物，汙染為一池髒水。而那些千百年來自然的異變都無法擊敗的千年巨木，一定也無法抗拒人力與機械的破壞，不數年而夷為滿山的滄涼與荒廢！

我不禁要焦灼的問道：這一座如此龐大、珍貴的自然生態教室，真的要在我們這一代手裡毀掉嗎？

能高山列距太魯閣國家公園僅一路之隔。筆者懇切地希望內政部能再慎重考慮和考察，把能高安東軍也正式納入今年11月28日宣告成立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內，受國家的長久保護，免於汙染、毀損之害。國家公園法列明選定「國家公園」標準的第一條，是這樣寫的：「具有特殊自然景觀、地形、地物、化石及未經人工培育自然演進生長之野生式子遺動植物，足以代表國家自然遺產者。」以這個標準而言，能高安東軍的高山湖泊、高山草原、高山瀑布和巨大的千年紅檜原始林，都絕對符合列入國家公園的標準。而今竟未被列入國家公園，誠然讓人不解和惋惜。

據說，當初參與規劃國家公園的內政部有關人員，認為現已列入的太魯閣國家公園和能高安東軍東都很壯麗，難以取捨；如全部列入怕範圍太大，不被接受，又怕所需經費超出預算；同時對能高安東軍的勘察不夠深入，沒有翔實完整的資料可參考，最後才忍痛捨棄能高安東軍。

對於一個極力提倡生態維護的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組而言，其規劃太魯閣國家公園作業就不免顯得不負責任而又荒唐草率了。



人為的界碑和大自然雲彩起伏的山脈，組合成一幅曠壯雄美的山河圖。只有在這令人伏拜頌讚的大自然中，人才回到人的自然的原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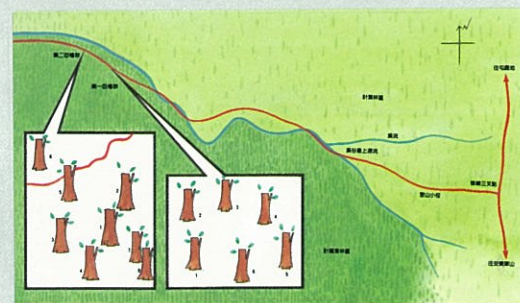
相信對兩個地區有深入了解的人，都會深深懷疑內政部的這個決定的。譬如高山湖泊，太魯閣國家公園根本就沒有；太魯閣國家公園裡唯一號稱「天然湖泊」的蓮花池，事實上以前只是一個窪地，經過人工挖掘擴大再引水成湖的！

為了挽救能高安東軍的命運，我這次特別花更長的時間去做更深入的調查和記錄，希望作為內政部有關人員的參考。我更希望內政部邀請專家學者去實地勘察，提出比我更具學術性與說服力的專業報告，以供有關單位重新考量。

如果限於經費預算而無法把能高安東軍納入太魯閣國家公園，至少也需像南台灣的大小鬼湖，同被列為「自然生態保護區」。

像位處平地的苗栗火炎山區，都能因它的惡地山岳景觀與馬尾松而列為保護區，受到國家的長期保護，能高安東軍擁有那麼多珍貴的自然生態資源，怎能讓它坐等文明的手臂去破壞呢？

能高安東軍的自然造化之妙，是歷經千百年大自然的孕育，錘煉和雕斧而成。而一旦被貪慾的開發之手破壞，將永永遠遠無法再生和復原。到過能高安東軍，到過台灣之高山百岳的人都知道，台灣高山、高山草原、湖泊和高山森林之美，在全中國、在全世界，都少有匹類。如果在我們飽食的一代手中，無情地摧毀這鍾靈毓秀的山河，這一代在台灣的中國人，就對天地神靈和祖國河山犯下永不能補贖的大罪！



巨木群的發現報告

時間：11月8日至12日共五天。

一：從三叉點到最上溪谷源頭一針葉林區。

樹科：雲杉、鐵杉、紅檜等。

在一個小時半的行程中，登山小徑兩旁，樹圍在700公分以上之巨木，達一百棵以上。

二：溪谷最上源流到第二巨木群一針闊葉混合林。

樹科：紅檜純林。

此山段路距為一個小時行程。滿山遍野所見全是大材積紅檜巨木林。以下所提之第一與第二巨木群，只是在這一片紅檜巨林中較大者而已。

第一巨木群：

六棵碩大的紅檜，等距成長在50公尺見方之高坡上，檜木樹圍在10公尺至14公尺之間。

第二巨木群：

距第一巨木群有5分鐘的路程。

第一號巨檜：樹圍20公尺，樹之直徑5公尺。

第二號巨檜：樹圍16公尺，樹之直徑4公尺。

第三號巨檜：樹圍15公尺。

第四號巨檜：樹圍13公尺。最接近小徑旁。

第六、七、八號巨檜因地形險惡未測量。（但目測其樹圍應也在十數公尺之間。在第八號巨木以上之山稜，尚見許多懂懂巨大樹影，因坡度險陟，林區危暗，不能深入。但相信如經詳細探查測量，在這片巨檜純林中，必然尚能發現無數巨大紅檜。測量器材：捲尺一個、登山輔助繩四條。

探測者 ■ 賴春標

民間劇場 回顧 反省 和展望

5年前，民間劇場從配合國家「文藝季」開始試辦，從10項24場節目，20個棚攤，發展到5年後43項67場和100個棚位。經費也由5年前的60萬，增加到今年的400萬，終於在「以後不再續辦」的宣告中落幕。在這裡，我們回顧5年來一些動人的成績，一些值得深思的思想和工作上的問題，重新探索一個新的、更具主體性、更有創造性和啟發性，也更為實事求是的民間劇場……

攝影■林柏樑
撰文■江武昌



斗

南石龜國小
學生表演的車鼓小戲，
充滿詼諧天真的趣味。



蓄

勢待發的台南七股
龍山宮宋江陣，
能不能在現代社會裏
重新敲響民間傳統戲曲的鑼鼓？

在「愈演愈盛」中叫停的民間劇場

75年(也是第5屆)的「民間劇場」,已經在11月2日正式落幕了。製作人曾永義教授在最後一個節目上公開宣佈,今年的民間劇場可能是最後的一次,以後不再舉辦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也以「耗費過於龐大」,對於繼續舉辦民間劇場,態度上冷淡很多。5年前辦第1屆民間劇場的製作人邱坤良也表示:「5年來的鋪路工作,應該夠長了。往後應該多做些長期性的、有承傳功能的工作。」

回想這5年來文建會的民間劇場活動,在經驗上,由配合國家「文藝季」的草創性、試驗性的舉辦,發展到脫離「文藝季」而獨立擴大舉辦;在風格上,由「臺高韻逸」的野台笙歌,發展到「粉墨乾坤」的廣場獻藝、百藝競陳的大場面;在表演藝術的節目數量上,由第1屆的10項24場,發展到43項67場;在造型藝術(即民藝棚位)的展示上,由原先的20個項目和棚位,擴大到這一次的100個棚位、63個項目;在經費上,也由第1屆的60萬增加到這一次的350萬。而參加表演的人數,則由首屆的200餘人,增加到這一次的2000人。

民間劇場能逐年不斷增加經費預算、擴大舉辦規模,受到文建會一貫的肯定和支持,是個很重要的原因。這5年來,民間劇場受到民間戲曲、技藝表演者及團體廣泛的注意。有許多民間戲曲、民藝表演團體或個人,以能夠到這民間劇場上一展其技藝為榮。

這幾年來,由於這民間劇場的影響,許多地方政府、大專院校社團和社會團體,也逐漸興起舉辦民俗才藝活動的風氣。有的更直接以民間劇場為模式,把規模縮小舉行。今年高雄市政府為了要使區運增色,



在觀眾不絕的口哨聲中,
台南關廟女子大鼓陣
演出高難度、
帶有民間「性」暗示的特技。

曾經向文建會申請把擬定在台北舉辦的民間劇場,轉移到高雄市舉行。但是由於執行工作上有諸多難於解決的困難,文建會遂在高雄市另闢了一個小場,卻仍舊以「民間劇場」之名舉行。

因此,基本上,民間劇場已經是廣受社會、藝文界矚目與肯定的一項由政府文化單位領導,由民間戲曲和民間藝術界支持與參與的文化活動。如今,連續舉辦了5年的民間劇場,面臨著從此停辦的局面。為什麼會在形式上一屆又一屆「愈演愈盛」的情況下叫停?這本身就說

明著5年來的民間劇場，也包藏著若干急待分析、面對和反省的問題吧。熱鬧的5屆民間劇場已經散場。那麼，從回顧這5年來的工作開始，讓我們共同檢視和反省這5年來的工作吧……

官辦民演的民間藝術活動

民間劇場的褓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是在民國70年年底正式成立的。由於長久以來，國內一直沒有一個全面規劃文化建設的機構，文建會的成立，為台灣藝文界帶來審慎的期望。主任委員陳奇祿在文建會成立之初，提出「締造生活文化」做為工作目標。陳奇祿的專業，是人類社會學，所以在文化建設方面，特別有文化藝術的「傳承與創新」並重的認識。在他從事大學教育工作期間，他經常帶領學生做台灣民俗文化和山地文化的田野調查與研究。因此，他有這工作抱負：希望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不斷沒落的台灣民俗藝術這個「小傳統」所蘊涵的地方精神與民族創造力得以延續不斷，為中國傳統戲曲、技藝和文化的傳承與發展，提供一個可以生存發展、創新和繁榮的條件。

5年前，在由文建會統籌規劃的第1屆「國家文藝季」中，文化大學國劇組副教授，研究台灣地方戲劇和民俗文化多年的邱坤良提出一個露天的開放式民間戲曲活動——「民間劇場」的構想。文建會同意了這個構想，但是因為缺乏舉辦這種露天的、大場面開放式劇場的經驗，文建會不敢貿然做過大的投資。邱坤良遂安排他負責統籌的「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出面承辦並補助一部份經費。而民間劇場一切節目內容的安排，都透過邱坤良私人與台灣戲曲藝術家和團體的關係而逐步展開。

由於民間劇場是一個新開創的官辦民間文化藝術活動，沒有任何過



葉 錫露老先生用薄木板書寫的字畫，以一幅300元的價格在現場出售。「幾天寫下來，手酸得不得了」他說。

去的經驗可供參考，許多大小事務，都由邱坤良和他的助理人員蕭惠卿、王麗嘉花了很大的心力去籌劃、推動和實現。

台灣民間戲曲藝術史上一次空前大團結與大動員

由於邱坤良在施合鄭民俗基金會的工作，長期以來，和台灣民間曲藝界建立了極為友好的關係，這時候，他們以令人敬佩的熱情，出面為民間劇場的展開，鼎力相助。

許多北管戲的藝人，衝著與邱坤良的深厚交情，暫時放棄自己演戲賺錢的檔約，在民間劇場一個多星期以前，從南北各地趕到台北來，

在台北靈安社會會，共同排戲。台中「新美園」北管劇團更是在民間演戲的旺季停止一切演出營業，一下子動員6、7名要角北上助陣。而在後台文武場方面，也會集了來自南北各團各社的北管子弟戲老師傅。此外，邱坤良並動員了文化大學地方戲劇研究社的學生，擔負起跑龍套、搞雜役的工作。

在南管戲方面，僑居菲律賓的南管戲大師李祥石也專程回台指導台南的「南聲社」、台北的「閩南樂府」、台中的「清雅堂樂府」的人員，共同排練「陳三五娘」。

就這樣，南北管戲各分南、北兩地，十分緊湊地開始排戲。藝人們

犧牲了自己的時間和金錢，鼓足沖天的幹勁，全力團結排戲，不計較個人的酬勞，只為了開創「民間劇場」的新局面，為了他們的好朋友「邱仔」的面子，為了通力展示台灣民俗藝術的精緻面貌與樸實風格。回想起來，這在台灣民間戲曲藝術史上，是空前一次大團結與大動員，充份表現出台灣民間戲曲藝術界認真嚴肅的風格，令人敬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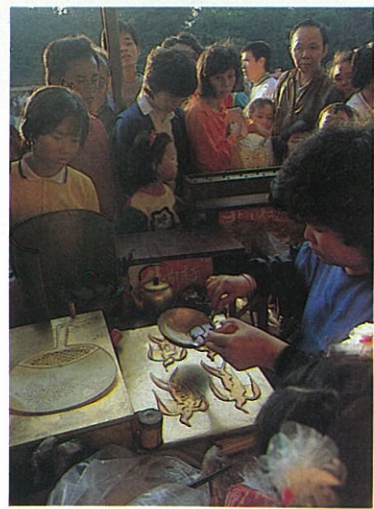
在場面景觀部份，文建會撥出了40萬的經費，經表演開支，已所剩無多。因此劇場的搭建，是由雲門小劇場的詹惠登負責提供不計酬償的人力。而建築師李乾朗負責出面劇場搭建的規劃工作，所有的經費20多萬元，皆由久光製藥關係企業董事長施合鄭負責提供。施合鄭先生並且以台北「靈安社」社長的身份，出動了大批靈安社的人力及物力（舞台設備，劇場兩旁數十面具有百年歷史的錦繡大旗），擔負起佈置的工作。

像這樣一個盛大而開創新格局的演出活動，絕不單是文建會的力量，或僅僅是金錢的力量，就可以推展起來的。沒有台灣民間戲曲藝術界自動自發地發動起來的無限積極性，第1屆民間劇場的誕生與展開就絕無可能了。而第1屆的民間劇場就在71年的10月10日，配合中秋佳節而堂堂地展開了。

藝術生活化·生活藝術化

民間劇場的精神和重要性是什麼呢？

邱坤良在第1屆民間劇場舉辦之前說，民間劇場是中國幾千年來民眾主要的娛樂與生活方式。它的基本精神，是在於把台灣民間曲藝開放給全民參與。它有獨特的活潑性和生活性，是封閉的室內劇場所無法取代的。「目前的民間劇場，似乎沒有達到應有的效果。那是由於缺乏周全的規劃、沒有做妥善的管理，



尋常的糖汁，在畫糖人的絕藝下，有了更豐盛而耐人品味的香甜。



以致使人感覺到民間藝術活動比美術館內的文藝活動低了一等。」邱坤良說：「事實上，這些傳統劇場的弱點，是可以改善的。如果經由妥善規劃與安排，一方面使民間劇場呈現出它獨具的、高度的藝術性，另一方面，保留它人民的生活性格，讓對於民間表演藝術有興趣的人，甚至從來未接觸過民間劇場的人們，有一個良好的環境，去了解我們中國傳統社會的藝術生活。」

邱坤良認為，基本上，民間劇場

今年獲得教育部頒贈「薪傳獎」的「東華皮影戲團」團主張德成，現年67歲。他的大半生都獻給了皮影戲。在他渾厚蒼涼的吟唱聲中，我們彷彿也聽到民間傳統曲藝日趨式微的無奈……。

是一種把藝術生活化，把生活藝術化的演出和活動的方式。他相信任何好的藝術、新的藝術，都應該可以跟傳統藝術一樣，在民間劇場裡呈現出來。

「我們的目的不是在『重建』一個傳統的『廟會劇場』，而是將傳統技藝帶進現代的社會生活中，讓一般藝術館內的藝術與社會大眾接觸。」邱坤良說：「站在主辦的立場，我們只能從本身的經驗出發，為民間劇場提供一些觀念與做法；

絕對沒有自立權威、或為民間劇場製造刻板模式之意。」

因為正如同每個民族都各有其民族的偉大藝術精神一樣，每個地方也都有其地方的藝術特性與活力。各個地區的民俗民藝活動，應該配合地方性格與當地的特質，發展出一套適合當地的發展方式來。

「這次規劃民間劇場，我們最誠摯的意願，不外是希望引起社會的關注，擴大人民的參與層面，讓大家一起來為台灣民俗文化藝術的發



填入過多的現代聲光特技，黃俊雄的「金光戲」和傳統布袋戲的距離，愈來愈遠了。

皇與傳接，盡一份心力。這就是民間劇場的初衷與目標。」邱坤良說。

在青年公園裡，第1屆民間劇場連續登場了4天5夜。這段期間裡，青年公園裡人潮洶湧，南腔北調、優雅溫文與高亢激昂的民俗曲藝各自展現它們豐富、驚人的文化內質。傀儡戲、皮影戲、蘭陵劇坊、聾劇團等這些平日難得一見，或者平時非在室內劇場無緣欣賞的新舊民間戲曲和藝術，透過這民間劇場，自由、活潑地呈現在廣泛民眾之前。在那幾天裡，人們一進入民間劇場，便可重享傳統台灣的民間藝術生活的情趣。在自由瀏覽欣賞當中，誰也不用擔心一聲咳嗽或幾句讚嘆的吆喝聲會破壞場內的「氣氛」，觸犯文明教化。人們可以隨興跟著台上的歌謠一起高唱，也可以坐在草地上靜靜地欣賞優雅而活潑的陳三五娘故事，聆聽高台上韻逸而古老的台灣民間唱腔曲藝……。

第1屆民間劇場演出的盛況與成功，使文建會對每年繼續舉辦民間劇場產生了極大的信心，並且決定把民間劇場列為文藝季裡的重頭戲。嗣後，由於受到民間劇場成功登場的影響，國內許多藝術活動中，也開始增加傳統民間藝術表演的比重。



摩登的女歌手，也參與了民間劇場的演出，令人啼笑皆非。



許多學生在觀賞了民間劇場之後，開始在各自的學校推展起台灣民俗和民藝活動。當然，台灣民俗藝術的活動古已有之，絕不是在民間劇場登場之後才開始。但是民間劇場所鼓舞起一股民間曲藝、民間戲曲和藝術的熱風這個事實，是不可抹煞的。許多大專院校紛紛成立了民俗民藝性社團，也是民間劇場登場後的最近幾年內的事。

踵事增華的第2屆活動

民國72年的民間劇場，因為邱坤

傳 統劇藝項目中最難學的傀儡戲，目前在台灣以宜蘭「新福軒」的林讚成的手藝、唱腔較佳。

良到美國和法國深造，他向文建會推薦他的好友曾永義出來負責統籌第2屆民間劇場的工作。曾永義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對中國俗文學、中國傳統戲劇有專門的研究。他個人不但喜歡民俗藝術，並且指導學生寫碩士、博士論文時，也常常鼓勵他們以研究廟堂文學的基礎，去研究中國的民間文學。

第2屆民間劇場的製作的總方向，曾永義謙稱是蕭規曹隨，大致上是以第1屆民間劇場的經驗為模式而稍予擴大。曾永義久居校園，對民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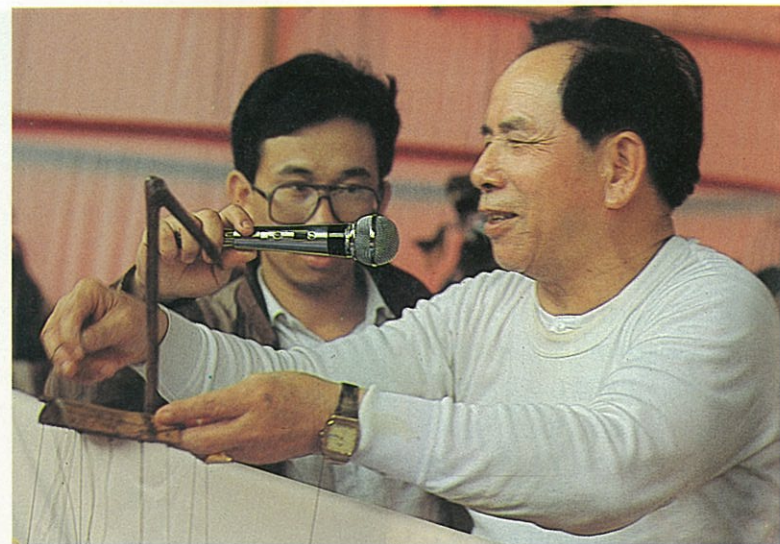
藝術團體自然不甚熟悉。但他卻能以他豪邁的性格會同承辦單位的蕭惠卿共同籌劃第2屆民間劇場的節目。這一屆的民間劇場捨去第1屆的重頭戲——南北管戲，而以台灣掌中戲的3位國寶級老藝人——王炎、黃海岱、李天祿，和中年一輩的優秀掌中戲師傅許王、黃順仁，再加上以大陸地方戲的紹興戲及豫劇，與傳統台灣歌仔戲及其最新形式的「明華園」歌仔戲之間的比較，做為主要節目內容。此外，他又增加了台灣民間說唱、李棠華民俗技藝表演、猜謎、台大中文系的俗曲演唱、新式兒童戲劇「方圓劇場」、新舊皮影戲以及新舊傀儡戲的表演。另外，在民俗手工藝的教學與展示方面增加到了30項之多。

這一屆的民間劇場，除了節目內容有這些不同之外，時間上的安排，仍照上一屆的模式。節目安排上是一個接一個，只要觀眾有足夠的時間，便可以從頭到尾欣賞到每一個節目。

在經費使用上，政府的文化建設機構自然不能老是叫藝人們犧牲時間和金錢到民間劇場來演出。而文建會也對民間劇場有了信心，因此第2屆民間劇場的開銷增加了，總共大約花了120萬左右。儘管如此，來參加演出的民間藝術團體，仍然是在賠本的情況下演出的居多。

從山歌里謠到粉墨乾坤； 從意外事件到新聞話題

民間劇場從第3屆起，開始展現曾永義個人的製作風格——繁複多樣，熱鬧紛雜。他個人對民間劇場的理念是：「廣場奏技，百藝競陳」。節目總共增加到30個場次，表演總人數在500人以上，而民藝展示單位增加到35個。曾永義表示：「其中有關藝能（表演藝術）的7大類（即歌謠、說唱、雜技、小戲、偶戲、大戲、工藝），表面看來，各自不



經過林讚成靈巧的操控，傀儡便有了鮮活的生命。

同。但稍具慧眼的人，必然可以看出從『山歌里謠到粉墨乾坤』，其實是血脈一線，具有逐次融合發展的密切關係。每類所含的數種之間，也都互相具有傳承關係。這是我們在第3屆民間劇場中所要寄託的一點『學術思想』。

在第3屆民間劇場中，發生了兩件偶發事件。一個是兩個民藝棚的人員因酗酒而動了拳頭打架。雖然馬上被勸住，卻被報紙藝文版記者渲染成「民間劇場是暴力場所，不辦也罷！」另外一件是屏東來的「雙獅雙龍陣」在演出前，按民間傳統信仰習俗，有乩童先行開光點眼的儀式。乩童突然出現在官辦的民俗活動中，引起了一陣驚訝。這兩個事件的發生，幾乎叫新聞界全面否定了三年來民間劇場的成就。

藝人之間發生鬥毆，原是個別、特殊的事件，民間劇場的製作群，自然無法全面有效地管理藝人的私人糾紛及道德紀律。而「乩童」開光點睛，是整個民俗和民藝文化中伴隨的宗教信仰問題，官辦的民俗活動，是否一定要避免乩童的出現是另外的論題，但既然出現了，也不值得如此大驚小怪吧！真正的問題在於主辦單位與演出單位的協調

不足，但是以這偶發事故，全面否定花費了巨大心血、在民俗民藝迅速崩頹的現代社會中極力復興民間曲藝的民間劇場，暴露了文教記者和文化機關對民俗民藝驚人的陌生。

場面最盛大壯觀的第4、第5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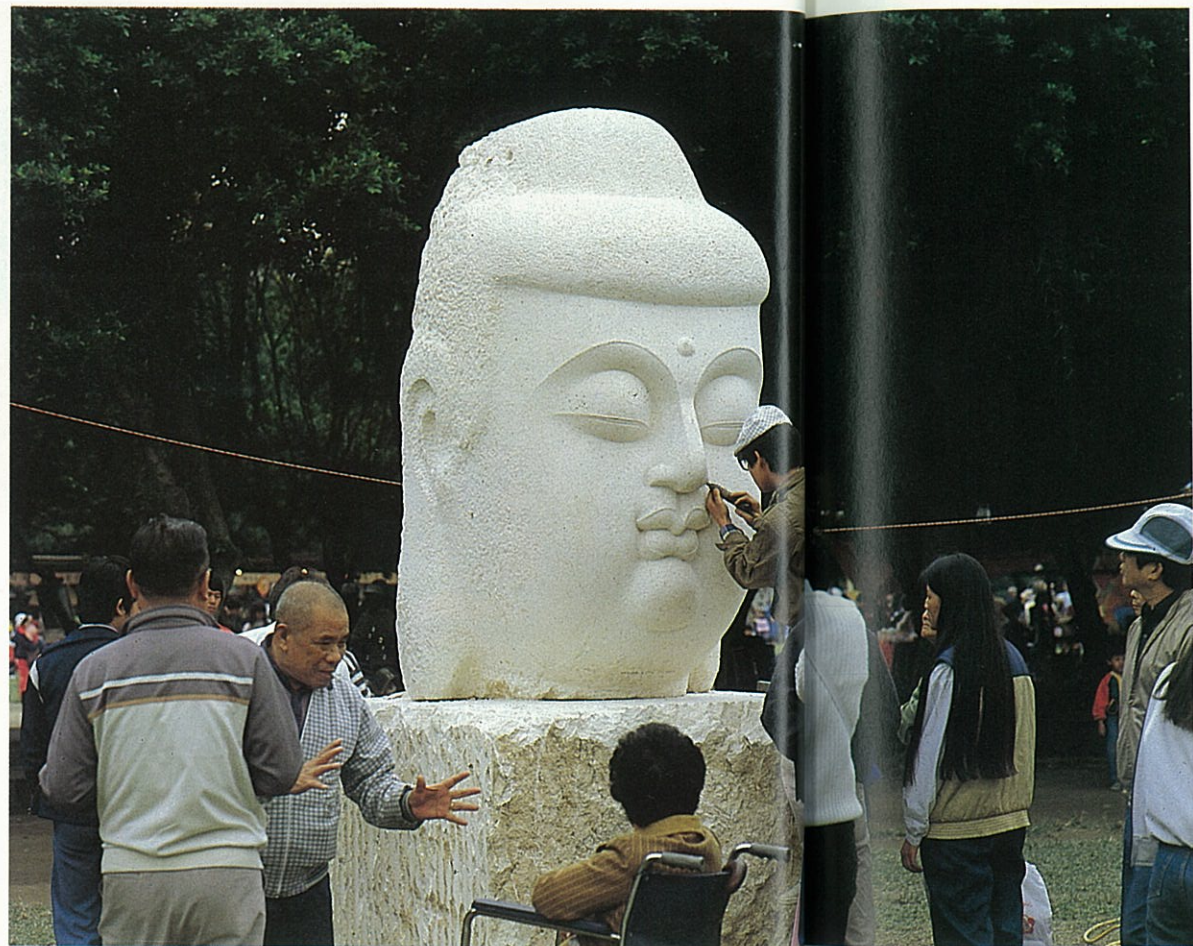
民國74年和75年的民間劇場，可說是場面最盛大壯觀的兩次活動。在第4屆民間劇場中，藝能表演總共有50種56場，工藝棚有46種80棚，參加表演的人數超過1500人！第5屆的表演共有42項67場；登場的工藝共有63項100個棚位，表演總人數在2000人以上。這兩屆的活動經費，如果再包括劇場景觀的搭設，第4屆在360萬元，第5屆則超過400萬。這兩屆民間劇場除了因過份擴大、繁複所產生的各種弊病，仍有其價值：

一、許多學校團體的民俗藝術參加了表演。從小學到大專都有人派人、派團來參加演出。曾永義說，這一屆民間劇場裡，我們「希望看出民族傳統民間曲藝的薪傳，如何在我們的新生代裡點燃，同時也藉此來表彰這些將民俗曲藝融入教育的學校團體。」

二、將掌中戲、傀儡戲作一全面性的展現。傀儡戲在台灣有南北兩派的不同。掌中戲又有幾個不同的派門，各有各的絕技及特色。這一回，連黃俊雄的電視布袋戲團也作了示範演出。

苦心孤詣的努力

民間劇場歷經5年來的成長，從第1屆小品式的欣賞，到最後3屆的繁富多樣目不暇給，是一個發展的過程。當然，要指出一些缺點，也是有的。但是連續5年的民間劇場，成績應該還是主要的。站在主事者舉辦活動的立場來說，5年來的民間劇場是盡其所能的把台灣現存的民間傳統曲藝展現在觀眾面前。但如果要問這些演出到底有多深、多廣的



詹文樾先生用花蓮出產的帝王石雕刻一座充滿北魏風格的佛像，給民間劇場添加不少莊嚴的氣氛。

影響，恐怕十分難於評估。但是在現代電視、電影、西洋歌曲的龐大影響下日漸衰微的台灣民間曲藝和技藝，能在國家領導和支持下，經過兩位優秀的民藝學者的籌劃和執行，有了相當豐碩的收穫。即此一端，民間劇場將永遠受到人們的懷念。

邱坤良與曾永義兩位製作人，真可說是苦心孤詣。兩人雖然在做法上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用意苦心，都是值得敬佩的。曾永義是在推廣民間文化，從發揚傳統藝術的立足點上出發。他是急欲於把我國優良的民間藝術全部展現在國人面前，以復興民間藝術的生命力。邱坤良則希望藉著民俗文化的活動，用以提高生活素質。他在舉辦第一屆民

間劇場，「並不是要以民間劇場來挽回民俗文化活動的頹勢。」邱坤良說，「主要是希望在台灣傳統曲藝日趨式微的現代社會中，提供一個讓現代人重新接觸台灣傳統曲藝，進而了解台灣傳統曲藝，享受民族情趣的場所」。

民族音樂學家許常惠也認為：民俗曲藝的可貴，在其民俗功能。它在潛移默化中教化了我們做人處事的道理。中國人的人生觀和感情思想，盡在其中，成為我們民族精神團結的基礎。「我呼籲維護民俗曲藝，但絕不主張民俗曲藝照百年前原貌演出。因為我們要維護的是精湛的曲藝技巧與沈潛其中的民族精神，而且藝術文化的創新與發展，若不根據傳統的技藝與民族風格，



如何讓民間傳統曲藝在現代生活紮根？文建會除了定期舉辦活動外，似乎還須有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吧！

就是無根的文化了。」許常惠說。
苛評下的思省

曾經有人嘲諷地說，每年一度的民間劇場是一場「大拜拜」、是一場「民藝大趕集」。這種嘲諷，自然失之輕率苛刻。但是在這酷評的裡層，卻也反應出越辦越盛大的民間劇場的一些問題。在有限的時間裡表演及展示過多的、難以消化的節目，即使對於一個真正喜愛民俗藝術的人來說，也未免過於「舖張浪費」。在同一時間裡推出多場表演，場場精彩，而觀眾卻只能選擇一項來欣賞。我就記得一位大學影劇系畢業的陳君說：「我原本對民俗藝術認識不深。從民間劇場裡我才驚訝地發覺到台灣民俗藝術動人的健康、活潑與豐富。但是第4、第5屆民間劇場的節目排太多了，我雖飢渴地想要欣賞每一個節目，無奈分身乏術。這樣的節目安排，很像暴飲暴食，讓人無法消化。」

「（民間劇場的）熱鬧與新奇，使我們忘記了優美與文雅的內蘊。」名建築師漢寶德說。

如果能充份設計和籌劃節目，數量和秩序適中，配以深入淺出的解說，讓民眾能細嚼慢嚥，應該會有更好的效果吧。

民間劇場所揭，維護和發揚中國傳統文化、增進生活的藝術化和藝術生活化這些目標，一定不是僅僅舉辦4、5次民間戲曲和藝術活動就可達成的。民間劇場應該只是整個傳統民間戲曲和藝術復興運動（如果真有這運動的話）的一個起步，必須有時間上的持續動力，也必須進一步將傳統藝術同現代生活結合起來，使傳統藝術紮根和發展於我們每天的具體生活之中。但我們的民間劇場一直不曾超越辦活動的範圍，對於民間曲藝和藝術的研究、發展和培育創新的人才，幾乎沒有絲毫的計畫。老實說，辦活動、表成績，久而久之很容易落入官僚主義的陷阱中，對於民藝復興，反而有害。

此外，民間藝術有民間、草根和地方的特殊生態環境，把這些民間藝術文化從它地方、草根環境中抽離出來，偶一為之，或甚美善，但長久下來，成為一種官式文化建制和儀典，反而窒害民間藝術的生機。因此，民間劇場如果能盡量配合台灣每個地方原有民俗藝術的環境——例如彰化地區的南管、北管及陣頭小戲；宜蘭地區的传统台灣歌仔戲和北管子弟戲及傀儡戲；桃園、苗栗、新竹一帶的客家採茶戲、客家山歌和民謠；雲林縣的掌中戲和陣頭小戲；台南縣市的掌中戲、車鼓小戲和南管。分散在各地集中個別登場，一定會使這些戲曲更具鮮活的生命力量。

然而，最好的方式，也許是由政府出面輔助各地原有的民俗節日活動，一來可使台灣各地民藝文化活動蓬勃發展起來（但政府只可站在

民間劇場在「以後不再續辦」
的氛圍中落幕了，
讓我們開始共同反省，
檢視這五年來的工作……。



輔助的立場，另請民俗學家從旁協助。切不可行政命令、官僚主義橫加干預）。再則可間接地鼓勵各地演出團體或地方民藝性社團及民眾的熱烈參與。最後，也可配合原有的民間節令，舉行各種民俗藝術活動。這樣，不但民俗文化的意義得以更加彰明，又可大量節省經費。在個別細部上，經費反而更為充裕，可直接用來鼓勵及培育優良的民俗藝術表演團體。若是民辦的歸民辦、官辦的歸官辦，雙方經費都有限，而且也造成重複支出的浪費。而民辦的活動弊病百出，官辦的活動參與層面又不廣，兩相失利，更為不美。

抑不住的期待和感激

第5屆民間劇場，在「以後不再舉辦」的氛圍中落幕。5年來一屆比一屆熱鬧的民間劇場，是不是從此成為歷史的陳跡，是不是使年輕一代和廣泛民眾重新發現和認識了台灣傳統民間曲藝的偉大力量，是不是直接或者間接、或淺或深地影響了我們的藝術文化工作者，讓他們重新思考了文藝、戲曲創作的民族根源，是不是不要過多久，我們在充份反省的基礎上，重新展開一個更有主體性、更認真、更有計劃、更有教育性的，規模小些、花錢少些、更加實事求是的民間劇場……

這些都不是目前容易解答的問題。但回顧這奇蹟似的5屆民間劇場，我們怎也抑不住心中的一份激動。因為在外來通俗的聲光文化排山倒海而至時，我們對主辦單位，對製作人，特別對無數在掙扎中的台灣民間藝人和曲藝團體，充滿了由衷的欽敬與感激……

讓

我們也像這小男孩一樣，
用最深的情感，
凝視屬於自己民族的
民俗民藝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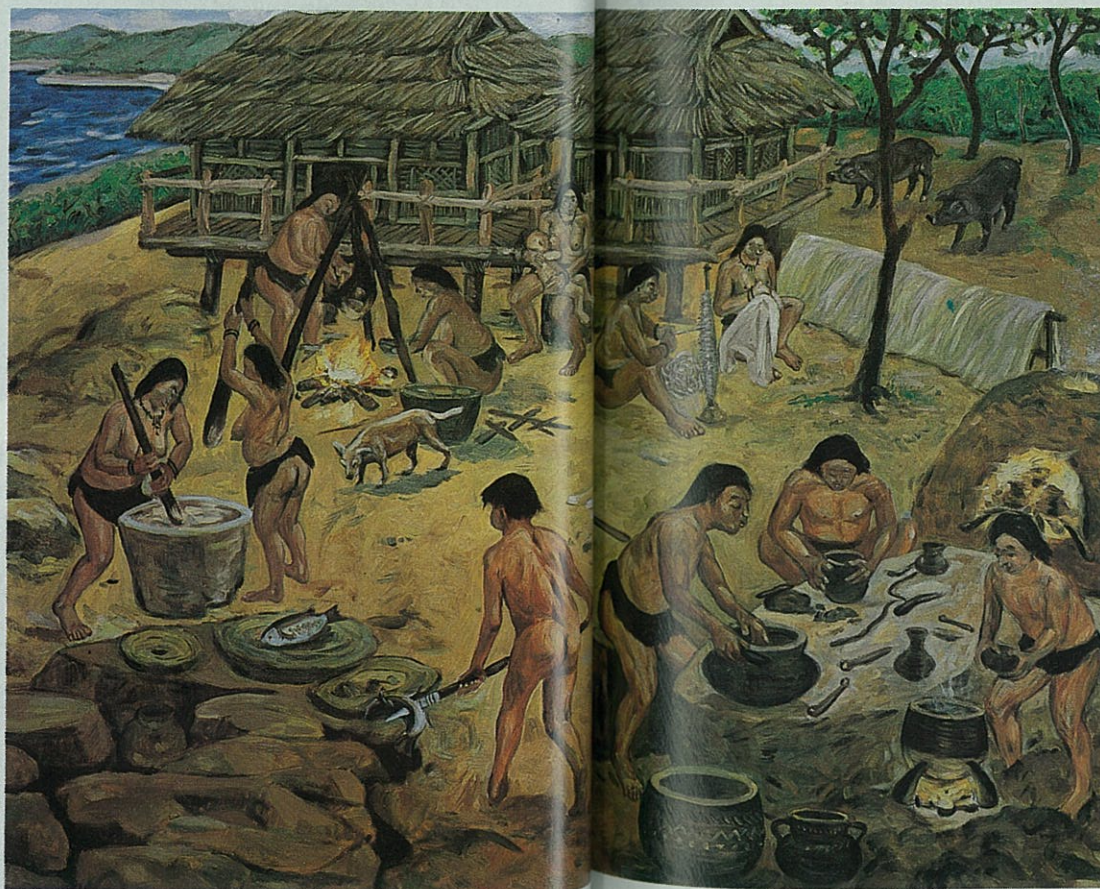
搶救圓山遺址

圓山貝塚的貝殼在美國耶魯大學放射性碳素實驗中得到台灣考古學上第一批碳十四的年代，證實了圓山文化的年代始於公元第三個千紀，距今4000多年！這樣的史前遺跡，却一直受到最無知、粗暴的破壞，我們難道願意生活在一個物質條件極端豐富，却完全缺乏歷史標誌的社會嗎？

張光直先生台北縣板橋人，他的父親是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重要作家。張光直從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畢業以後，赴美留學，曾任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現任職哈佛大學教授和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張光直的學術研究斐然有成，在國際上享有崇高地位。曾在民國61~63年間回台灣主持「台灣省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考古調查」。最近正積極推動「台灣史田野調查研究計劃」。

撰文■張光直
繪圖■周孟德



以下三張復原圖是以圓山文化時代台北盆地的自然環境和經由考古材料復原的人類生活情景所構成。當時人類在河、湖的邊緣較高處聚居，成爲一個村落，利用附近的各種自然資源維生，長期居住，因此留下很多人類製造、使用後的遺物和遺迹。



- ①干欄式房屋是一種架高的房屋爲新石器時代中國南方系文化特色之一，至今於台灣原住民的部分建築仍可見到。
- ②撈取貝殼後煮食。煮東西的器具是圓底陶罐，配合三個陶或石的支架。
- ③舂米：主要糧食可能是稻米或小米、或芋頭。
- ④製陶：陶器主要是手製而且以露天方式燒製而成和台灣早期的原住民如阿美族等相近。
- ⑤紡線是織布前的一般工作，爲婦女的主要工作。

最近回到久違的台灣，正逢圓山動物園的大門開放的最後幾天。不久這裏面的「住客」便要搬移到木柵新居去了。屬於台北市的圓山動物園這一塊土地如何處理，據說還在商議討論之中。無論將來作何決定，目前這一段時期正是舊新交替的階段，對於圓山動物園內的「在台灣史前考古學上極爲重要的圓山考古遺址」，應該如何保存或處理的問題，目前正是做一個明智決定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一個 4 千多年前的廢墟遺址

圓山這個小丘在遠古時代台北盆地還是沼澤的時候，就已是一個面積很大、持續很久的聚落。當時住民的文化已相當具有特色，且頗爲發達。後來台北盆地底部形成肥沃的平地，圓山的村落漸爲人所棄，而成爲一個考古學上的廢墟了。這個廢墟到了 19 世紀末，日據時代的初期，爲日本考古學者所發現。嗣後並經過不少的調查與發掘。這個重要遺址的發現與調查經過，以



- ①部落附近的河流湖泊都有豐富的魚類，當時人利用骨製的魚叉，
- ②或用漁網進行捕撈工作。
- ③食用後堆積而成的貝塚。

及這些調查與發掘所揭露出來的古代文化之重要性，中央研究院的劉益昌先生曾作過詳細的討論，而且最近台大人類學系的連照美教授也在為國家科學委員會所做的調查報告中提供了客觀的說明。

我自己從事台灣的考古工作已有三十多年了。我的這些工作也可以說是自圓山這個遺址啟蒙的。民國42年初，我是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三年級的學生，上石璋如教授的考古田野實習課，正好是以圓山遺址為實習發掘對象。我們相信古代住民的主要生活活動和他們的房屋都

是在圓山頂部比較平坦的地面上的。但是這片平坦的地面正是動物園的所在，不是蓋了有鐵欄杆的水泥房屋，便是供遊客使用的場所和道路，是不可能作發掘調查的。我們的實習工作便集中在山坡上面的所謂「貝塚」區域。古代的圓山距離河岸很近，當時的住民喜愛河水中大量生產的幾種蚌類，所以他們的食物垃圾裏面有大量的貝殼。這些垃圾常倒棄在沿着山頂的斜坡上，沿着斜坡堆積得很高很厚，所以有「貝塚」之稱。我們在貝塚中挖到當時人類生活和活動的許多殘餘物品，包括石器、骨角器、玉器、陶器碎片，以及魚獸骨骸、貝殼等等。過去日人的調查物品裏還有小件銅器，可是我們沒有找到。從這些器物的形制裡，我們得以了解「圓山文化」的特徵及其鄰近其他文化的關係；從這些器物的用途和製作，以及同時發現的骨骼等遺跡，我們可以推測當時的生活方式。在貝塚的一區我們還發現了幾具墓葬。從這墓葬中的頭骨看來，圓山時代的住民有拔齒的習俗。

台灣考古學上第一批 碳十四的年代

關於圓山時代文化的詳情，對當



- ①當時人利用裝柄的石槍進行狩獵。
- ②頭部運搬是台灣原住民主要搬運物品的方法。
- ③使用石鋤或石鏟翻土。
- ④用鐮刀收割作物（主要的作物可能是稻），農業是他們主要的生產方式。
- ⑤大砥石：是一塊大型磨刀石，為部落社區中磨製石器的所在。

時人們生活的復原，以及圓山這個遺址的全部歷史，要談起來恐怕一時談不完，還是留給專家們去談罷。但在這裏應該一提的是，在民國52年我和台大的宋文薰教授一起去圓山貝塚採了幾件貝殼送到耶魯大學的放射性碳素實驗室去分析，得到了幾個碳十四的年代——這是台灣考古學史上第一批碳十四

的年代——而知道了圓山文化的年代始於公元第三個千紀，距今四千多年！

52年去採貝殼時，看到圓山貝塚又已遭受到嚴重的破壞，只剩很窄的一條了。如今又過了二十多年，據說這個遺址又遭受到進一步的破壞，所存已經無幾。最近關心這個遺址命運的人們正在大聲疾

(續前頁)

呼，希望有關的政府單位——不論是內政部、教育部、文建會，還是市政府——執行71年總統府公布的文化資產保存法，將圓山貝塚的僅存部分加以有效的保護。

不消說，我對這種呼籲是全力贊同的。更進一步，我還希望市政府趁動物園遷居，新建設尚未動工這個良好的機會，委託考古學者把圓山頂上平坦地面做一番澈底的調查，看有多少遺址遺物還值得發掘保存。如果我們的猜測不錯，這上面是當時村落房屋所在，而當時的遺跡遺物還有保存的話，我建議市政府考慮在這裏建蓋一所永久的博物館，把部分的圓山遺址不但加以保存並且加以復原，使它成為國民教育的有力工具。

保存史前文化的積極價值

古蹟的保存有它消極的一面：那塊地作為指定保存的古蹟，便不能用來做經濟的建設。但是只要是值得保存的古蹟，必定有更大的積極價值。我們難道願意生活在一個物質條件極端富裕，但是完全缺乏歷史標誌的社會裏面嗎？例如北平城牆的拆除，在城市的現代化上面也許是有必要的，但是我到今還沒有碰到過一個對這事不表極度遺憾的人。圓山遺址是台北市最大最重要的遺址，也是全省最大最重要的遺址之一。它在台灣考古學史上有獨一無二的地位。今天我們如果坐視它的湮沒，將來再覺得悔恨、遺憾，便來不及了。可幸的是，現在正是有所作為的良好時機。 ♀

圓山文化4000年前的台北人和文化

2000年到4000年前，
在考古學上的「台北湖」周遭的階地上，
生活著最早的一群族的台北人。
他們吃剩丟棄的貝蜆殼，
經2000年的積累，形成了現在的圓山貝塚。
他們同時以農耕、狩獵和漁撈生活；
他們知道紡織、知道木構欄干建築；
他們儼然有一套面對人生和死亡的智慧……

根據地質學者的研究，在距今約6000年前，今天的台北盆地是一片很大的湖泊。那時期，今日淡水河出口的關渡附近，仍被大屯火山流下來的熔岩所封閉。這大湖的湖水本來是淡水河、新店溪、基隆河帶下來的淡水。後來由於海面上漲，海水入侵，使得台北湖變成鹹水湖。這就是所謂「松山期台北湖」。在這時期，這個考古學上所稱的「台北湖」內，逐漸沈積了很厚的堆積泥，盆地周圍也被侵蝕出許多平坦的階地，成為後來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場所。

兩千到四千年前的台北人

在「台北湖」的後期，盆地外的大坵坑已經有小型的聚落出現。後來，海水面下降，湖水沿著關渡附近的小缺口逐漸流入海中，湖底盆地地面慢慢顯露出來，河流流灌其間，

攝影 ■ 廖嘉展
撰文 ■ 劉益昌



在圓山動物園的後方，盧錫波走在被挖土機翻出的圓山遺址的土堆上搜尋著史前遺物。像這樣被經濟建設與開發任意破壞的遺址，在台灣共有60處之多。



走在天天遭開發破壞的芝山巖遺址，盧錫波認為這是搶救被挖土機掘出的古物，不是破壞遺址，「有人撿總比全毀好吧。」他說



關渡遺址／植物園文化拍紋陶罐
(盧錫波先生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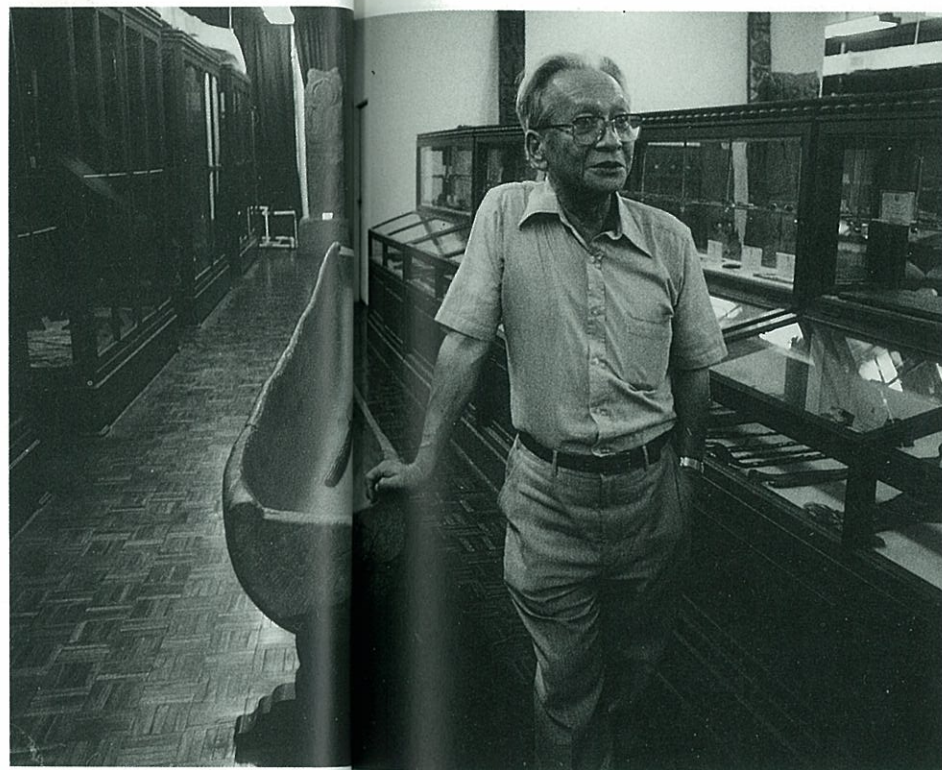
到處形成許多的沼澤和溼地，水邊植物繁茂的滋長著。這時，製造繩紋陶器的人類，首先進入了台北盆地，他們選擇地勢較高的圓山、芝山岩等地做為居住地，開始生活和勞動。又過了數百年，有一個新的族群，由今日廣東南部沿海附近，乘船渡過台灣海峽，來到了台灣北部，並且開始向今日的圓山一帶殖民。他們可能征服或同化了繩紋陶文化的圓山早期居民，在圓山安居下來，扮演著台北盆地開拓者的角色。

圓山文化大約起自西元前2200年，止於西元前後。相當於華北地區的龍山文化後期，歷經商、周兩代，而終於兩漢之交，一共持續了兩千多年，是一個高級農耕文化。早期，他們以圓山遺址為中心，並且沿著今日基隆河、新店溪拓展其勢力，最北曾到現在的基隆。晚期，可能受到另外一個族群的壓力，而向淡水河下游的關渡以及大坵坑等地遷移。

這一群人究竟屬於那一種人，就目前的研究看來，尚不十分清楚，他們最後是演化成那一種文化，或者遷移到何處，也仍然是一個考古學上的謎題。也許他們就是今日台灣土著祖先的一支，代表著2000到4000年前的台北人。

這「圓山文化人」可能在來到圓山後不久，就發現四周的基隆河、淡水河水域之中，產有豐富的貝類——主要是烏蜆。因此，他們大量採集這種雙殼貝，帶到居住的小山丘上煮食。吃完之後，就將貝殼和其他食物殘渣以及各種用壞的工具，往斜坡下丟棄。經過了2000多年，這些丟棄的貝殼終於堆積成一個厚達兩、三公尺的貝塚。簡言之，貝塚就是當時人類丟棄物品的場所。但是圓山文化人同時也將人類的屍體埋葬在貝塚之中，可以說，貝塚也

在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的博物館裏，珍藏著許多在台灣各地搶救、挖掘回來的先民遺物。宋文薰教授表示，這裏是全世界保存台灣史前遺址古物最豐富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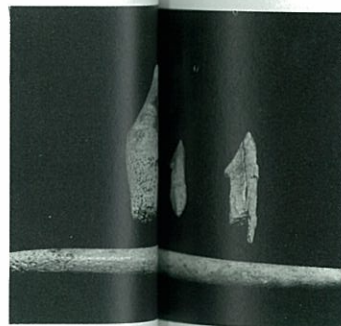


是他們生活範圍的一個重要構成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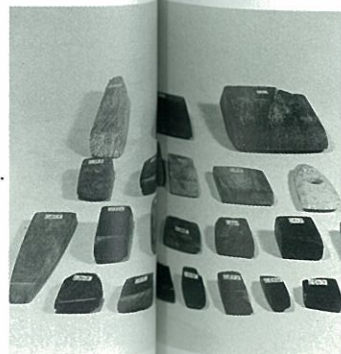
農耕、狩獵和漁撈的經濟

看來，我們大致可以推測，圓山文化是同時依靠農耕、狩獵和漁撈維生的人。再從大量出土的有肩石斧、大型石斧、匙形石斧、大型石鏟來看，這些工具都裝著把柄，可見當時的農業已經進入鋤耕農業的時代，耕作技術應該相當進步了。他們可能在沼澤地或水邊一帶種植稻子，也可能像台灣的原住民一樣，種植小米、樹豆，或芋頭、薯蕷等根莖類作物。採收之後，經過乾燥處理，就儲存在大型的陶容器中，以備一年之需。這圓山文化人可能也和台灣現在的原住民一樣，在每一年的播種和收穫期，舉行各種祭儀典禮，慶祝豐收，也向神祇表達敬畏感恩之情。

除了農耕，圓山文化人會利用石頭、獸骨和鹿角來製造箭鏃、槍頭，



圓山文化／魚叉 (盧錫波先生藏)



芝山岩玉磬 (盧錫波先生藏)

裝上把柄後，就在附近的平野、山區狩獵水鹿、花鹿、山豬、羌等動物，一方面食肉，一方面取皮。他們還會飼養狗，做為狩獵或家居、閒暇時的伙伴。

圓山文化人可能在大陸沿海居住時，就對漁撈技術非常熟悉。除了到淺水的河中撈起烏蜆食用之外，他們會利用漁網或帶有倒鈎的魚叉、魚槍來捕魚。在貝塚中，我們曾經挖出徑達5公分的魚脊椎骨，可以想見，當時人類合力圍捕大型魚類的情景。或許他們還乘船到較遠的湖中或河口附近的海域去捕魚。

「圓山文化人」的精神面貌

在衣的方面，從繩索網子和陶製紡錘的出土，也可以判斷，他們已經有良好的織布技術。冬天來時，則以動物皮革取暖。部份石磬就是用來刮掉動物皮上油脂的工具。

在遺址中，雖然沒有留下住的痕跡，我們從遺址內文化層的分布和

貝塚堆積的位置看來，可以猜測他們是住在小山丘頂上的避風處，也許後來逐漸往下遷移。建築的型式可能就是華南地區早期的木構干欄式建築。

至於精神生活方面，以目前的資料和研究，還比較難以復原。不過從發現的五座墓葬中，我們知道圓山文化人有生前拔牙的現象，也應該有固定的埋葬方式，即仰身直肢的埋葬方式。

再從冠頭石斧、小型玉磬、玉箭頭等精緻的器物上觀察，這些器物顯然沒有實用價值，應該是農耕、狩獵、捕魚時節，舉行各種祭典的祭器。據此可以猜測，圓山文化人已經具備一套完善的人生儀式了。

另外，從出土的陶器上的彩繪、捺點符號、動物形象的把手、雙口罐的造型，以及一些細緻精巧的塊狀耳環以觀，都可以說明當時人類已經有成熟的美學觀念和相當進步的工藝技術。大坵石就是社區內共有的製造工具場所，它的出現也顯示了社會分工合作的現象。因此，我們可以說，圓山文化人是一個具有相當繁複社會組織，優越的工藝水準，豐富而完整生活型態的民族。他們在距今4000年前就已經遨遊在台北盆地之內，繁衍生息，過著悠游自在的日子。

從恢復圓山文化人的各種生活面貌中，我們可以瞭解當時人類是如何的利用自然環境，如何去組織社會，甚至如何面對人生和死亡……等等重要課題。如今我們又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在面臨都市人口膨脹、交通紊亂、生態汙染等種種危機壓迫下，前人的經驗和智慧正是我們最好的借鏡。如何從過去的歷史中，反省調整文明的方向和腳步，選擇一個更聰明、更允當、更符合人性的生存樣式，該是考古遺址對現代人類最大的貢獻了。



圓山文化／芝山岩雙耳罐。
(盧錫波先生藏)



圓山文化／陶塑，有著非常奇特的人頭獸身造形。
(盧錫波先生藏)

從圓山貝塚遭到破壞想起的……

圓山貝塚任人盜挖；
任建設和開發工程大規模、嚴重破壞的背後，
曝露了一整個時代對歷史和文化的智能障害。
往後，我們不知道從歷史、人類的步跡找尋智慧，
面對當代，我們在過剩的飽食中
變得倨傲、粗鄙、愚騷和貪慾，
向前，我們失去了展望、希望和理想。

圓山遺址，是一個在台灣史前史上具有極為重要意義的史前聚落；也是第一個引起日本領台後日本學界重視、研究的台灣史前遺址；更是台灣考古學肇始，瞭解台灣史前歷史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性遺址。但是在距離初次發現與發掘引起震驚之後的90年間，特別在近20年間，由於相關法律的闕如、政府有關機關的無知，以及整個台灣社會為物質成長狂奔中，在文化、精神面貌的荒廢化和粗鄙化，在「開發」和「建設」行程中，不斷的受到各類嚴重破壞，如今這圓山遺址已面臨毀滅的邊緣了。

因為我的專業是考古學，對於台灣史前文化有一份深沉的關注，多年來，每隔一段時間，我總會抽空

到台北盆地和附近的遺址走走，除了勘查遺址的考古現象，也用文字和相機來記錄遺址保存和變化的情形。令人浩嘆的是，隨著國家的經建發展，台北近郊景觀，以令人目眩的速度發生地覆天翻的改變。近20年來，看見一大塊山坡地忽然就被推掉了，有些地方又會突然冒出成排的公寓建築，而我的記錄速度與內心感覺，似乎永遠跟不上外界變化的飛快腳步。

慘不忍睹的景象

今年1月23日，和往常一樣，我又去探望台北近郊的遺址，同行的還有兩位美籍考古學家——高有德（Jeffery Y. Kao）和鍾雅倫（Robert A. Jones）。那時高有德初次來台灣



劉益昌聚精會神地審視著在泥地中發現的陶片。
（劉益昌先生提供）

任職，我為了略盡考古的「地主之誼」，帶他去參觀台北附近幾個國際知名的遺址。早晨七點，台北市剛剛鮮活起來，我們一行已從圓山火車站對面的「臨濟寺」爬上了正在擴建中的廟舍，遺址就在我們的

腳下。

圓山遺址是早在1897年由日籍學者伊能嘉矩首先發現的。它的面積相當大，包括目前動物園，兒童樂園所在的小山丘，以及小山西側的某陸軍營地和臨濟寺的一部份，可

撰文 ■ 劉益昌 攝影 ■ 廖嘉展

能也包括基隆河對岸劍潭的部份地區。由於它的主體是一個貝塚，貝類富含鈣質，在通過三千多年漫長的時間流程以後，仍然非常難得地保存了相當多而完整的遺物，甚至包括少數一些容易腐蝕的有機物質。可是自從日據時代臨濟寺的興建以來，到光復之後各種公私建築的營造，這圓山遺址不斷遭受嚴重的、摧毀性的破壞。近年來，臨濟寺和地藏庵更向遺址的中心切割，拓建廟舍，使得貝塚斷面清晰的暴露在外。去年5月和10月，我看到寺方為了防止貝層斷面崩塌，而加設的木板，心中就有一股難以言喻的哀痛。

我領著這兩位美國考古學界友人，走出以摧殘圓山遺址而擴建中的房舍，映入眼簾的竟是一大片貝殼、陶片，和獸骨，由上而下鋪瀉在貝塚的小山坡上。我們當場都愣住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我急忙往山坡上爬，聽到腳底下「喀啦！喀啦！」的貝殼破碎聲，心情沉重得說不出話來。

終於，我們見到一幅慘不忍睹的景象：由貝塚所堆積而成的斜坡中央，不知何時被掏挖出了一個大洞，長約10公尺，寬2到3公尺，深2.5公尺。面對這樣的情景，三個考古學家面面相覷，沈默地呆立著。記不清由誰開始的，我們各自拍了照，做好了記錄，再憑弔一番，就黯然離去。

臨走前，我們請教了正在建築廟舍的工人，是否看過有人來挖坑？一位老工人說，他看見有一個年輕小伙子常常來，在遺址上掏掏挖挖的，並且每次都拿走一些東西。我們因為還要去其他的遺址，來不及深究，就匆匆的離開現場，轉向「芝山岩遺址」。

制度性的摧殘

芝山岩是臺灣第一個發現的史前

遺址，可惜目前地表已經分別被陽明醫院、兩農國小、芝山岩公路的大排水管和公寓建築所掩蓋，整個遺址幾乎已經完全毀滅！我只好以口頭說明，讓兩位朋友過過乾癮，請他們用自己的想像，去還原芝山岩遺址的面貌。

接著，我們行過關渡，往八里鄰觀音山山麓，去看因張光直先生一部蜚聲國際考古學士林的著作而吸引大批學者來參觀的「大坌坑遺址」。走過田間小路，大坌坑遺址就坐落在山腰上。由於先前的經驗，我一邊走，一邊向高有德解釋，這個遺址遠離市區，又位於山麓竹子園內，應該會保存得比較好些。誰知道一走上山坡，赫然看見成群的墳墓佔去了遺址的一側。望著兩位美國友人訝異、悲傷的表情，我心中也湧起一陣不快，還揉雜著家醜外揚的羞怒。

再下來的「十三行遺址」，我們已經無心觀察，隨意繞了幾圈，就離開了。回到台北，我心中一直怏怏不樂，難以釋懷：是什麼因素，讓我們漠視史前人類在台灣島上留下來的、極為珍貴的生活痕迹，而加以粗鄙、無知的制度性摧殘呢？

當晚，在「自然生態保育協會知性之旅」義工們的聚會中，我激動地報告了這一次不愉快的調查活動，並且特別提出圓山貝塚盜挖事件，引起了大家的關切。於是我們公推劍潭國小一位羅老師就近去觀察，看看圓山遺址的破壞是否有任何後續發展。2月初，羅老師打電話來，焦急的說，遺址的破壞正持續進行著。我趕緊抽空，再去探勘。果然，挖的洞又大了一些。同時，我在貝塚下方的水泥地上，發現了一雙擺置整齊的鞋子。問了臨濟寺的建築工人，證實就是那位年輕的盜挖人每次來換穿的鞋子。再仔細詢問，工人描述那人「差不多二十歲左右，中等身材，瘦瘦的，而且就只有他



圓山遺址內新被挖開的土壁，中間的小洞另一處貝塚，還出現一塊人骨。
(劉益昌先生提供)

一個人」。這倒是出乎我意料之外，原來，這整個持續的盜挖，前後就只有「他」一個人幹，這麼有耐心的挖了三、四個月之久！我心中不禁興起會一會這個神祕的古蹟盜挖者的念頭了。

神祕的盜挖人

於是，我一方面打電話給台大人類學系系主任李光周先生，請李先生轉告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希望官方能早日得知這件事情，並且採取必要的措施。一方面自己又接連在不同的時段內去了好幾趟現場，可惜始終緣慳一畫，無法當面勸阻他的行為。甚至在一次照相工作中，把自己吃飯的傢伙——一把由國外進口的，田野調查必備的鏟子，忘在現場。等我慌忙來尋，鏟子不見了。天，我竟然把那一把精巧的專業鏟子送給了盜挖的人！

我仔細地研究過被盜挖的現場。從他挖掘的情形以及挖掘出來堆在

坡上的貝殼和泥土堆來觀察：貝塚被切的斷面非常平整，可見他技術相當好；而他只撿拾精美或完整的石器、陶器、骨器等人造標本，卻遺棄滿地破碎的陶片和貝殼等，可以判斷，他是一個道行不壞，然而缺乏考古學認知的「業餘」標本採集者。我心中隱隱泛起一個熟悉的身影，但是他的身材和工人的描述略有不同。他，究竟會是誰呢？三月下旬，民生報首先以「救救圓山貝塚吧！」為題，揭露了這則盜挖圓山遺址的事件，接著是市議會的質詢，華視、中視新聞也跟進報導。或許是覺得自己被發現了，或許是已經滿足於既有的收穫，臨濟寺的工人說，「他」從此就再也沒有出現。終究，我沒能在現場遇見他，竟也感到一種複雜的惆悵。

沒想到，事隔幾天，我在中國時報發表「古蹟保護的陰影——從圓山遺址遭破壞談起」之後，一位業餘的標本採集者主動和我聯絡，告訴了我他確知那盜挖人是誰。我也想起一個業餘標本採集者師徒相傳的脈絡。

標本採集人與考古

所謂的「標本採集者」，指的是一群未經學院訓練，完全憑著興趣自修或私淑，自行在遺址上撿拾石器、骨器、玉器、陶器等較為精緻或完整標本的人。最初，他們大概都是以「挖寶」的心態去採集考古遺物。有些人會將挖出來的遺物據為己有，以收藏骨董的心情採集、把玩、炫耀他採集的東西。有些人則出售圖利，例如卑南遺址，或其他遺址出土的部份極為珍貴的標本都已經落入一些積極地以重金來台收購的日本人手中。還有極少數的人，他們會在「挖寶」的漫長過程中，由於點點滴滴積累了對遺址、古物的知識，不知不覺間對史前遺址、遺物油然產生敬畏之情，因而

竟也成為保護遺址的熱心份子。

現在已經判明，這一次來圓山「挖寶」的，是一位相當年輕的陳姓小弟弟。據說，他是在一次游泳中，聽到一個差不多同年齡的王姓朋友，向他講述採集標本的樂趣和心得，使他也產生嘗試的念頭。於是，在學得一些簡易的知識和技術之後，就冒然展開了他的採集行動，卻對於這樣的行為，會產生什麼樣嚴重的破壞性後果茫然無所知。雖然他知道在每一件出土的遺物上標明採集的時間和器物名稱，可是他並不懂得測量挖掘的坑洞在整個遺址中的位置，也不會記錄遺物是在哪一個文化層中出土的，更遑論繪製各種器物彼此之間的關聯位置等等了。而缺乏了這些背景資料，考古學家就無法讀出這些標本背後所潛藏的文化訊息，也無法藉此復原當時人類的生活型態，這對於我們後代子孫，是多麼大的損失啊！再說，圓山貝塚在經過歷年來層層的破壞之後，好不容易只剩下動物園西面這片坡地保存得比較完整，如今精華區域又因一個孩子的魯莽，毀於一旦，怎麼不令人痛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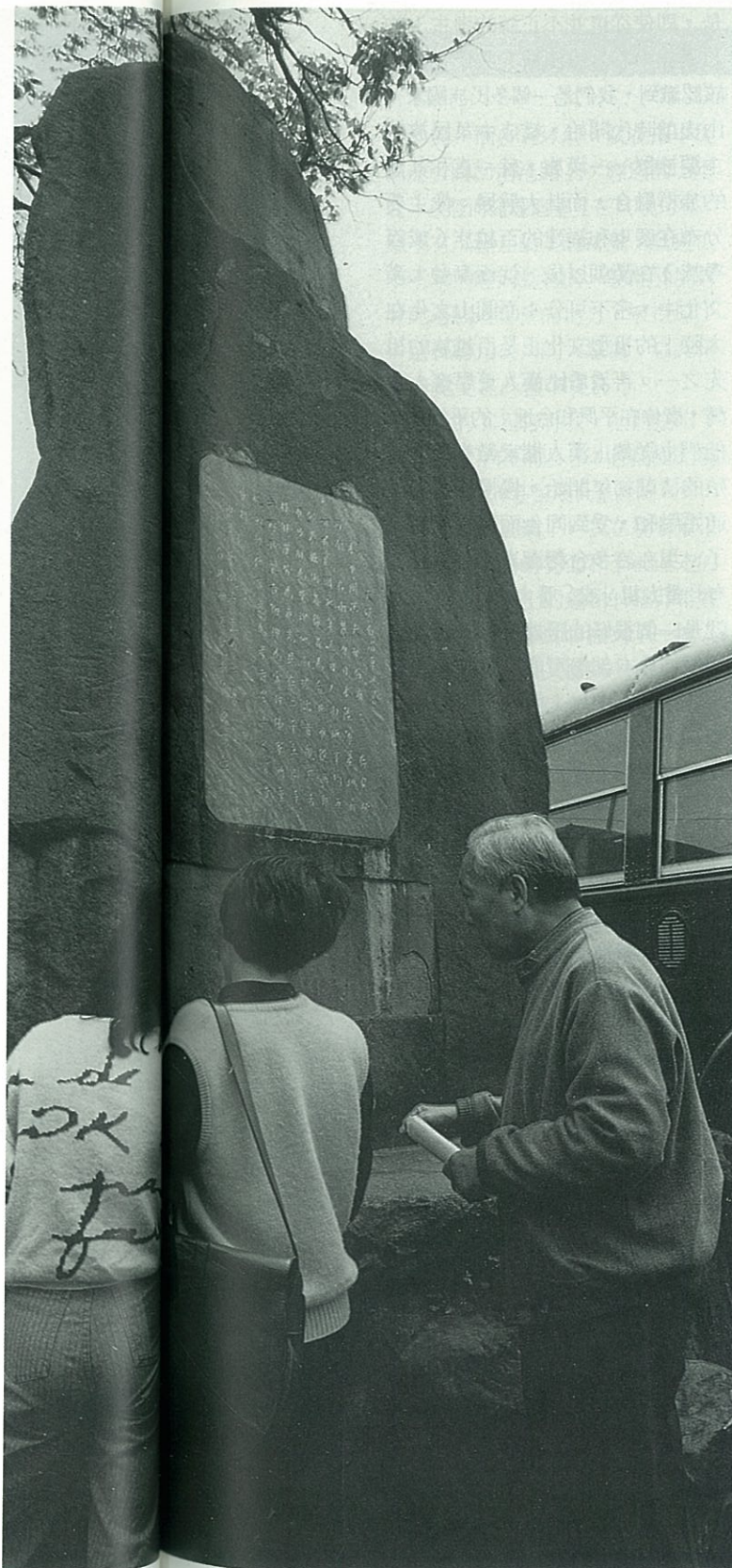
話說回來，這位影響陳小弟的王小弟，師承又可以遠遠追溯到日據時代的知名史學家尾崎秀真。尾崎是當時日本總督府制定和說明「台灣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的委員之一。或許是因為那時學者有跨行的風氣，尾崎也在台灣全省各地進行採集標本的工作。然而，他卻是一位不及格的業餘考古家，從他所撿拾的、三十箱至今仍留存在台大人類學系的標本來看，我們發現，沒有一件標本註明了出土的地點和層位，倒是每一件標本都用毛筆寫上「尾崎」兩個字。這樣的標本，除了供陳列展覽之用，或者讓學生學習辨認器物之外，沒有任何學術研究的價值；在考古學家眼中，簡



「觀其古樸壯麗，皆為我先民在2000至4000年前所製古物，亦為當時佛家所重視，就現代而言，尤為考古學上之寶貴資料」這是北市文獻委員會在立於大鵬劇校前的圓山大砥石背後所撰的一段文章。可是，在其前面却刻有「無住生心」四個大字，出土的古物仍無法逃過被破壞的命運。

直就是一堆廢物。

事實上，考古學上的挖掘，未嘗不也是一種對遺址的破壞。只是它是一種有原則、有計畫的破壞，目的是藉著發掘時的觀察和記錄，來深入瞭解這些殘存遺迹、遺物和它們彼此之間的關聯，進而復原當時人類生活面貌。從瞭解過去，我們才能更充分的瞭解自己，展望未來。否則，我們每一代都只是這地球上短暫的過客；我們也不過是偶然寄居於台灣島上，我們既沒有資格在時間流裡，聲稱自己是這塊土地上



永恆的主人，我們又有什麼權利去抹滅別的族群在浩瀚的時空裡，所努力要留下來的一點痕跡呢？

高成長社會的文化破壞

貝塚的盜挖事件，比諸臨濟寺、地藏庵等工程對遺址的大規模嚴重破壞，的確微不足道。但是這種行為的背後，卻暴露了政府機關的顛預無知與我們整個社會精神、文化面貌的荒廢。在轟轟然向前飛躍的經濟成長中，我們只知道重視有形、能迅速回收的投資，汲汲於當下此刻的物慾追求；往後看，我們不知道回顧和尊重歷史，從歷史的步跡中學習豐富的啟示；面對當代，我們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飽食的社會中變得倨傲、粗鄙、自滿、愚駭和貪婪，對我們面對的當代生活和文化，毫無批判和反省的力量；向前看，我們失去了展望、理想和目標。我們對於台灣史前遺址保護的極端落後、冷漠和無知的態度，比什麼都生動地說明了今日台灣，在奔向高成長社會的途中，不但付出人間破壞、自然破壞等慘重的社會成本，也付出了以漠視遺址、破壞遺址為代表的，慘重的文化破壞這個代價。

我們試比較當年日本人對圓山遺址的態度：西元1922年台北醫專（台大醫學院前身）的一位日籍教授宮原敦，因為不忍心見到遺址日益毀損，大砥石受到風吹雨打的侵蝕，自己出錢蓋了一座磚造保護亭，並且向臨濟寺買了該寺所屬的部份地權，將砥石、保護亭和土地都贈送給台北市，希望利用政府的力量來保護這個珍貴的遺址。後來，在日本學術界的鼓吹之下，到了1935年，台灣總督府正式將圓山貝塚和大砥石指定為「史蹟」來保護，在說明文件上並且肯定圓山貝塚是「到目前為止，台灣所發現的貝塚中，無可比擬的一個遺址。……就目前出土的遺物來看，形制非常多樣，而

且頗為精巧，以此而言，像圓山貝塚這樣的遺址，算是非常罕見的了。」

可惜，台灣光復以後，遺址又陷入無人聞問，無人管理的狀態，種菜的種菜、蓋屋的蓋屋，遺址受到嚴重的毀損，連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大砥石也下落不明。雖然台灣大學考古系在1953年發掘過一次，翌年又與台北市文獻會合作發掘過一次，1964年更為了測定遺址的年代三度發掘；學者也一再呼籲，請政府重視圓山貝塚遺址的重要性，內政部卻仍未將它列入受保護的古蹟之內。台北市政府更荒謬的將它當做「已消失古蹟」，立碑說明了事。碑文上反諷的寫著：「對台灣人類學上之貢獻，厥功至偉。」

批判考古學上的漢族沙文主義

圓山遺址的確已經被破壞了很多，而且目前正持續地受到破壞當中，可是它畢竟仍然保存了一部份，怎麼能說是已消失呢？或許，它真的在某些官員的心目中消失了，然而，每一個關愛這塊土地，珍重它歷史的人，卻不會，也不肯輕易將它淡忘！

遺址本身的存在對於現代人的日常生活，或許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但是遺址說明的是人類的歷史。史前人類各種生活方式的殘迹點點滴滴的都凍結在已經逝去的時空裡，而保存在地下的遺址和出土物中，等待後人以專業的訓練和知識去解釋它們蘊藏的訊息，進而獲取教訓和啟示。尤其像圓山這樣具有多樣性和豐富內涵的遺址，不僅關係著台灣本島的史前歷史，也是研究華南遠古史和太平洋遠古史的關鍵性遺址；推而廣之，它亦是人類整個文明史中的一個環節。生活在現代的我們有什麼權利任它湮滅毀壞呢？也許有一些官方的文獻、史蹟單位，認為這些遺址不是漢人的歷史遺物，而採取怠忽、輕視的對待態度。但

是，即使從這並不正確的考古上的「漢族中心」論出發，我們也還應該認識到，我們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由史前時代開始，構成中華民族的主要族群——漢族，就一直和其他的族群融合，而壯大發展。像主要分布在廣東和福建的百越族（或百粵族）在漢朝以後，就逐漸融入漢文化中，密不可分；而圓山文化在大陸上的祖型文化正是百越族的祖先之一。再看看比漢人更早進入台灣，廣佈在平原和台地上的平埔族，他們也從禁止漢人攜家帶眷來台墾殖的清朝初年開始，慢慢的和漢人通婚融和，受到同化而被稱為漢人了。現在許多台灣漢人家譜中還存有「番太祖」或「番太媽」的字眼，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據。而北部地區的平埔族有部份可能就是圓山文化人的後裔。由以上兩種淵源來看，不管是大陸的漢人或是來台漢人，我們每一個人身上都可能流著圓山文化人的血液，我們怎麼還忍心這樣糟蹋祖先的遺產？何況，對待人類那極可敬畏的歷史時，考古上的中華沙文主義不但限制了我們的眼光，而且對浩瀚的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構成最可笑粗鄙的褻瀆和侮慢。

在圓山貝塚被盜挖的新聞事件以後，由於市議員的質詢，台北市政府很快的在遺址上圍起了欄杆保護。可嘆的是，欄杆是立在貝塚之上的，這又是一次新的破壞！我不曉得政府官員是否真正瞭解了維護古蹟的意義，還是只是迫於輿論，敷衍了事？

現在，國科會也委託了台大人類學系教授做一份遺址現況的調查報告。我們衷心的期盼，政府能拿出誠意來，邀集各方對遺址有深刻瞭解的學者、專家，集思廣益，商量出一個最佳的選擇，共同為保護這塊遺址而努力。畢竟，圓山文化人是台北盆地最早的住民！

後記

約莫一個多月以前，我在搭車從高速公路回南港路上，經過圓山附近。我忽而遠遠地望見在貝塚北端，似乎有工程在動工的跡象。我連忙下了車，趕到動物園，赫然發現貝塚北邊臨近軍營的地方，被挖掉了一道長約10公尺的大壕溝。台北市政府竟要在此蓋個堤防！

施工的工人告訴我，他們挖出了好多「古早的東西」，包括極完整的陶罐、碗，甚至幾具墓葬的人骨，全都被運走去棄了。我在現場走了一圈，從土層的切面和未被運走的泥土看來，出土的遺物的確非常豐富。我在一個小貝塚撿到了一塊人骨。再走一走，又撿到一大片很美麗的宋朝龍泉窰碎瓷片。宋代的東西，是在台灣島上的遺址中可是罕見的遺物啊！

一向在故宮博物院被奉為國寶的龍泉窰瓷器，怎麼會出現在圓山遺址裡呢？是現代人打碎了隨便丟進去，或是宋朝的時候中國大陸和台北盆地就發生了連繫？如果是，來往的情況如何？……由於遺址現場破壞了，無法判斷這瓷器出土的層位，在新的遺物出土前，在考古學上便暫時打了一個謎結。

從發現貝塚遺址再度被破壞到今天為止，我陸續又去了幾次現場，也陸續撿回許多先民的遺物。除了

年代很早的石鏃、網墜、粗砂陶、繩紋陶，還有一些數百年前的、極為精美的瓷器和陶器。這些遺物所代表的不同文化之間，到底關係如何，由於出土層位不明，我們幾乎無法進行研究和比較。有時我看著這些因無法研究比較而在考古學上形同廢物的遺物，想到那些被棄土一般看待，不知被棄置何處的遺址土層，真有一股深沉的悲傷和難言的無力感。

台北市政府明明知道圓山貝塚是台灣非常重要的遺址，卻偏偏要在這上面蓋個堤防。當然，台北市民的安全非常重要，這是無庸置疑的。但，為什麼不在施工前先徵詢專家的意見？在施工之後，明明發現了豐富的史前遺物，為什麼不依照「文化資產保存法」的規定，馬上停工，並向有關單位報備，讓考古學家有機會做緊急搶救考古資料的工作？市政的建設，難道非得這樣裝聳作啞地蠻幹？

什麼時候，台灣珍貴的史前遺址才能在輝煌的經濟成長的虛幕中，得到應有的重視和保護？什麼時候，這飽食而對於歷史和文明顯示出驚人的野蠻和白癡的台灣，才能認識到這些史前歷史、社會和文化僅存的標誌無可估量的價值啊…… ☹



是遺址， 還是廢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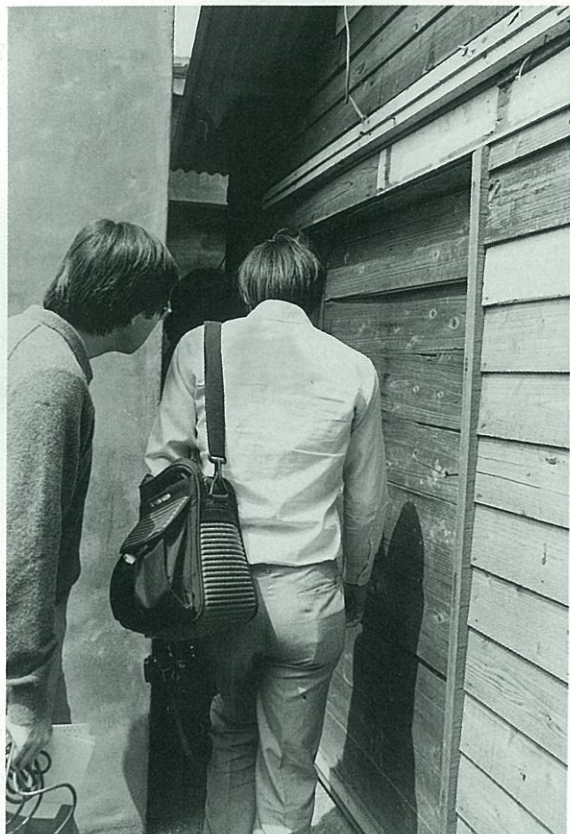
為飽受摧殘的 台灣史前遺址請命

台灣以驚人的任恣破壞史前遺址，
招來國際的怒聲。
對於史前文化和歷史遺產無知和摧殘，
台灣甚至比泰國和其他「落後國家」尤甚。
行政上的顛預，
認識水平的低落和法令的不備，
使台灣在對待史前的態度與實踐上
成為超級的「後進國」。



劉益昌向市議員、官員
和記者們解說
圓山貝塚遭到破壞的狀況，
背後就是臨濟寺興建的宿舍。

攝影 ■ 泰妮
撰文 ■ 吳夫 / 許琳英



通往圓山貝塚的精華地帶，就剩這個僅容一人穿身而過的狹窄通道了。

一個無人顧惜的「棄嬰」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這是唐人陳子昂在獨自登台遠眺時，面對虛茫的時間與廣漠的空間，深深地感覺到個人在湮遠遼闊的歷史中的渺小與孤寂，而興起的著名的感懷之句。在今日，面對著被開發、建設和成長等巨輪輾過的台灣；在看見關係台灣史前文化的考古遺址被怪手大量剷除，山川河流等自然資源被破壞、污染殆盡的可悲情況下，我們不禁也要同樣興起一份「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悚慄與悲愴了。

近幾年來，由於有心、有識人士的奔走、疾呼，自然生態保育之聲高唱入雲，使環境、生態保護的自覺與現況，在草根的基礎上初步播植人心。而對於台灣至極珍貴的史前遺址，即使是在一片努力「提昇文化建設」的口號聲中，仍然是這個飽食而又愚昧的社會裏一個無人



顧惜的「棄嬰」。我們既看不見政府出面「收養」，也聽不到輿論最起码的關心。

於是，許多台灣史前遺址，雖然艱難地通過了漫長歷史時間和自然力的考驗，卻經不住現代工程開發建設所帶來的最無情、殘酷和無知的摧殘，默默地消失在時空裏，一去而永不復返了。單只舉出我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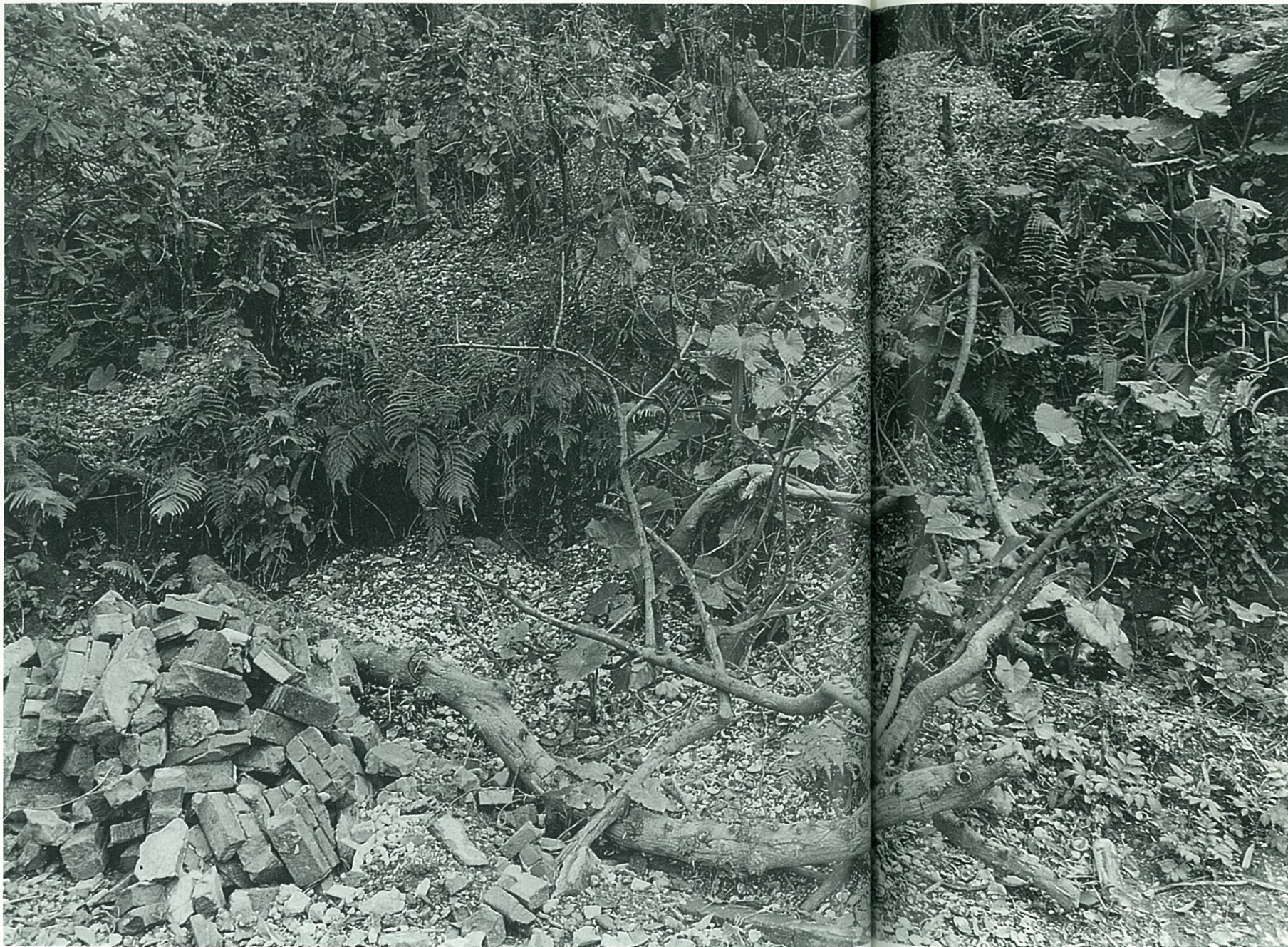
從事考古調查所有的少許經驗，就可以列出多達60個被摧毀的台灣史前遺址名單（參見台灣遺址破壞一覽表），更別談許許多多在大規模建設中被剷除，而無任何人知曉的遺址了。

來自國際的譴責

面對這樣驚心動魄的破壞，誰能

不對物質上豐裕了，却在文化上出奇地野蠻的今日台灣的精神面貌，感到深刻的羞恥呢？事實上，國際上早已對台灣野蠻的遺址破壞發出怒聲了。例如，當年修高速公路時，有一位外國工程師就曾經拿著怪手挖出來的陶片和石器，跑去找台大考古系教授宋文薰先生，質問他：「你們國家為什麼會這樣對待

通往圓山貝塚遺址的通道兩邊，是台北臨濟寺建起的宿舍。



這片零亂的山坡地，正是4000年前「台北人」的老祖宗生活的遺跡——圓山貝塚。

從日據時代發現至今已閱數十年，却落得這般淒慘荒廢。

不知情的寺廟工人在這裏堆滿了建屋時丟棄的破磚廢瓦。

遺址呢？」而卑南遺址遭受破壞時，太平洋地區與東南亞國家的人類考古學界，曾經來信表示嚴肅的關切。他們質問：卑南遺址關係的是整個東南亞與太平洋地區古代文化史，台灣又有什麼權利將它任意破壞呢？

當然沒有人否認開公路，建房子，設學校，修墳墓……等等的重

要性。沒有人會贊成讓史前遺址妨礙了我們現代人的建設和發展，但是開發建設古蹟維護，絕不是一個非彼即此的斷然選擇。我們仍然可以折衷、權衡出一個兩全其美，或者不得已，兩害相權取其輕的辦法來。

就以美國為例。美國是在19世紀下半期展開了保存古蹟的運動。當



從地層露出的貝殼、陶片……，正是考古人類學家探尋遠古人類生活模式的重要線索。但是，這些深埋於土層中的遺物，一旦暴露於空氣中，就開始逐漸毀壞了。

時參與的人士包括建築師、考古學家、人類學家、神學家……等。在多年的呼籲奔走，不斷的諮詢折衝以後，美國聯邦政府終於立法確認了考古遺址的研究和保存，是屬於「重大公共政策」；是關係着全民福祉的。因此，所有聯邦的開發計劃或有聯邦經費補助的建設，法律上規定：都應事先邀請考古學家先做遺址的探勘，並且責成各州政府做全面性的遺址調查。

美國的這項立法規定，如果考古人員在工程預定線上或施工影響區域內，發現了文化遺址，而需要做較長時間的考古發掘，或者評估之下認為應該原地保留，工程單位都必須接受建議；或是暫緩施工，讓考古學家先做一次「搶救性」的考古發掘；或是變更工程設計，以避免造成文化資產不可挽回的損失。

比上不足，比下更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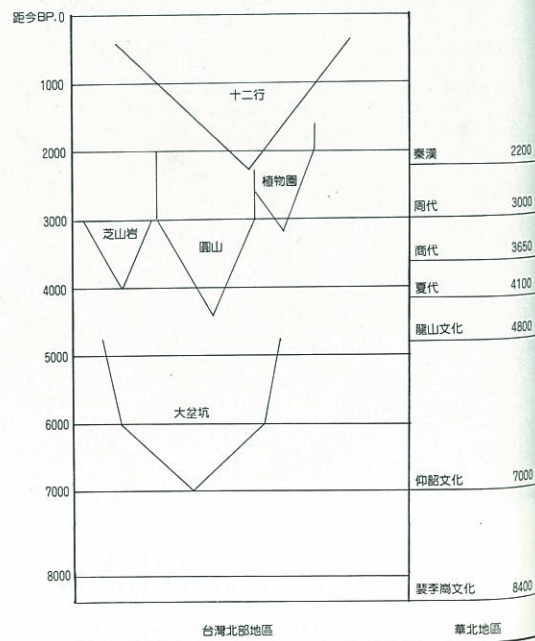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們比不上美國這樣的先進國家，認為我們在遺址保護上和先進國家比較是不公平的。那麼，再讓我們看看比台灣經濟發展落後的泰國吧，他們又是如何對待自己的文化遺產的？今年2



劉益昌向台北市議員及有關當局的官員解說貝塚被破壞的慘狀。其中不少人還是第一次和「貝塚」見面的。

月份，泰國政府在離曼谷約4小時車程的巴真府附近，發現了一個距今約1500年前的聚落遺址。於是，泰國政府馬上邀集專家學者從事考古發掘的工作。到了今年6月份，他們不僅完成考古研究，而且能夠開放讓民眾參觀。現場除了整個遺址的規模，還展出遺址的平面圖和立體模型、發掘時的工作照片；出土的佛印（佛的脚印）也加蓋了防護亭。其他出土器物和佛像則做好分類、鑑定和解說的工作，分別存放在博物館和寺院裏。泰國政府更在靠近遺址的路上，幾乎每隔200公尺就設一個指示路標，引導民眾去關心、注意這個遺址。像這樣尊重自己文化遺產的態度，我們豈僅自嘆弗如，實在是該愧作俯首，無地自容吧。

也許，有人會反駁，我們也有一套「文化資產保存法」。不錯，在民國71年公佈的「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一章總則部份第三條第二款裏，確認了所謂的「古蹟」，包括「古建築物、遺址及其他文化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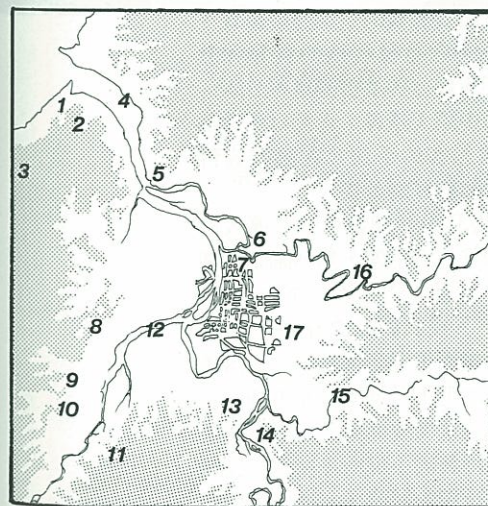


蹟」；主管機關是「內政部、省（市）政府民政廳（局）及縣（市）政府」（第三章古蹟部份第二十七條），其他保護法令也尚稱完備。（參見附註：文化資產保存法相關法律）可惜，徒法不足以自行，我們的政府官員不妨捫心自問：是否遵行了這些法律？就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台北芝山岩遺址既然已經台北市政府立碑認定為古蹟，台北市文獻委員會、省立博物館也曾在民國73年為它舉辦了一次轟動、成功的「芝山岩史前文化特展」，又為什麼今日有關機構還要在它殘存的部分上建蓋一個風雨操場，而不事先徵詢考古學者的意見呢？

嚴重的錯誤與唯一的範例

這，又牽涉到遺址保護的另一個重大缺失了：在文建會接受內政部的委託，制定台灣地區一、二、三級古蹟時，所有的台灣史前遺址不論其重要性或保存狀況如何，居然

圓山貝塚被盜掘、破壞的現場。平滑的自然斜坡被挖成一個長10公尺、寬2至3公尺、深2.5公尺的斷面，藏有貝殼、陶片的文化層，完全暴露在風雨的侵蝕中。



- | | |
|--------|---------|
| 1 十三行 | 9 潭底 |
| 2 大坌坑 | 10 狗蹄山 |
| 3 下雷大埔 | 11 土地公山 |
| 4 淡水河 | 12 大漢溪 |
| 5 關渡 | 13 尖山 |
| 6 芝山岩 | 14 外挖子山 |
| 7 圓山 | 15 新店溪 |
| 8 營盤口 | 16 基隆河 |
| | 17 台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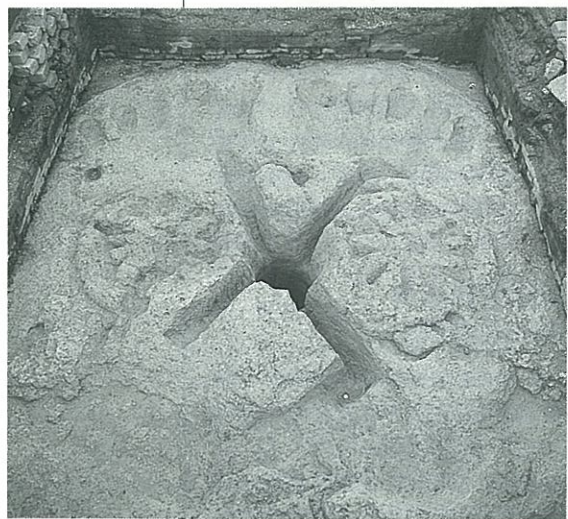
參考張光直「鳳鼻頭、大坌坑與台灣史前史」
（耶魯大學出版）

都被排除在名單之外了。是不是，這些選定古蹟的專家學者和政府官員，都抱持著狹隘而嚴重錯誤的「現代漢族本位主義」心態呢？我們要問：為什麼只有鄭成功來台以後漢人所留下來的建築物，或者和他們關係密切的建築物，才能列入受保護的古蹟之內呢？除非我們全盤否定漢族以外的人類，否則從台灣本島的文化史而言，史前人類、平埔族、高山族也都曾是台灣的主人。他們所遺留的東西，也都應該是我們最珍貴的遺產，否定了這些，不就像日本篡改教科書一樣的無知、野蠻嗎？

不過，我們的政府機關在保護史前文化遺址方面，也絕非一無是處。民國70年4月，墾丁風景特定區管理處在鋪設人行步道時，發現了鵝鑾鼻第二遺址。當時立即停止施工，封閉現場，並且廣邀學者專家去勘查鑑定；翌年和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簽定合約，由李光周先生主持為期1年的考古調查研究計劃。現在這項調查研究已經有完整的報告出版，出土器物也有專館陳列展覽。這實在是保護遺址的一個最佳範例。遺憾的是，主其事者並非主管機關的內政部或教育部，於是它成爲一個難得的特例。

**已開發國家乎？
最落後國家乎？**

從遺址中整理出3公尺見方的佛脚印和法輪，吸引了成千上萬膜拜的遊客。爲了避免風雨的侵蝕毀壞佛脚印，泰國當局特別在脚印上加蓋了防護亭。



然而遺址保護是不能碰運氣的。萬一，不，當絕大多數的主持開發工程的單位都還沒有這種正確觀念時，遺址豈不就要在工程怪手之中全然毀滅了？因此，我們所能寄望的是政府有關機構確實負起責任來，嚴肅體認到遺址是每一個國民的珍貴資產；趁著「文化資產保存法」正在做全面的檢討、修正時，制定更周延的法令，徹底執行，並且聘集真正的學者專家，做一次全台灣遺址的探勘、調查和評估工作，依其重要性，採取各別的保護措施。例如有些遺址應該原地現狀保留；有些遺址在經過考古學家以科學方法做過完整的發掘後，仍然可以進行新的工程。而除了學術研究，遺址也是社會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例如，如果我們能將某些重要遺址，如卑南遺址等現狀保留，恢復它們幾千年前的聚落規模、房舍建築、工程型態、墓葬儀式等生活情形，讓民衆去遊覽參觀，感受幾千年前人類生活和文化的脈動，體悟到人類文明演進令人敬畏的腳步是何其漫長、莊嚴，這將會是多麼珍貴而有意義的一堂歷史教育！事實上，像這種現地的展覽和教育，不僅盛行於歐美國家，日本、對岸的中國大陸等，也都以此做爲招徠觀光客的手法，在國際宣傳上，收到極好的效果。

今年7月份，國建會以「邁入已開發國家」爲主題，熱熱鬧鬧的開過了。不論「已開發」如何定義，反省一下我們對待文化遺產的態度，台灣恐怕還是得列爲「最落後國家」的吧！最近，台北市圓山、芝山岩遺址又要面臨「兒童育樂中心」，雨農國小風雨操場等工程施工全面破壞的威脅了。我們熱切盼望，政府能夠迅速採取正確有效的行動，真正表現出一個自許爲文化古國和大國的風範來，不要使我們對待歷史和文化的態度上極端野蠻、落後的現實，永遠成爲台灣當代精神面貌上的不能見人的恥部啊！



從遺址發現到整理完成的4個月內，由學者專家將整個遺址的規模製成模型，展示出來。

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法以保存文化資產，充實國民精神生活，發揚中華文化爲宗旨。

第三條 本法所稱之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左列資產：
二、古蹟：指古建築物、遺址及其他文化遺蹟。

第五條 古蹟、民俗及有關文物之保存、維護、宣揚、權利轉移及管理機構之監督等事項，由內政部主管。

第八條 各級地方政府依中央主管機關之授權，負責執行各該地區內文化資產之保存及管理工作。

第三章 古蹟

第二十八條 古蹟由所在地地方政府管理維護之。……

第三十三條 公私工程施工中發見古蹟時，應即停止工程之進行，……主管機關認爲有必要時得繼續發掘古蹟，惟對於工程延誤或其他損失應酌予補償。

第三十四條 古蹟所在地都市計劃之訂定或變更，應先徵求古蹟主管機關之意見。

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應先調查工程地區有無古蹟。

收集 台灣史前史 標誌的 倉庫管理員

盧錫波，福建省連江人，47歲。
他吃飯的工作是倉庫管理員。
七年前，一個偶然的契機，
使他成了狂熱的台灣史前遺物的採掘·收藏家。
如今，他是收藏台灣北部史前器物最多的，
自學有成的平民考古家。
是他，頭一個在台北找到長濱文化的歷史證物。
在一個充滿了拜物教徒和歷史白痴的社會裡，
他以無限的敬畏
凝視史前台灣住民的生活、勞動和智慧……

撰文 ■ 陳瑞麟 攝影 ■ 廖嘉展



在簡陋的陳列室中，盧錫波出神凝視著芝山岩出土的雙耳罐。
有時他可以這樣沈浸在這古物的世界裡一整天，渾然不覺時間的流逝。

歷史不再是個概念

盧錫波是福建省連江人，現年47歲。他吃飯的工作是倉庫管理員。他的個子瘦瘦小小的，却有人稱呼他是「芝山岩史前遺跡的守護神」。

每隔個三兩天，盧錫波就會到台北市近郊的文化遺址走一趟，看看是否又有古物在風吹雨打後自然露土，以及是否有別的採集者也在這裡出沒。他既耽心暴露後的古物隨便地散失掉，更不願意其他玩票的採集者分據了這個文化遺址的資產。

好幾年來，盧錫波一直極為熱切地想要完整地收集這兒的古物。對自己這種狂熱，他自我解嘲說：「說不好聽，是一種神經病。」

目前在國內，盧錫波所收集的芝山岩文化器物，是數量最多、類型最齊全的。

幾次帶我們到芝山岩，就著現地現物為我們解釋台北市史前的發展過程和某些器物的來歷時，盧錫波那豐富而條理分明的考古學知識，也令我們大為詫異。

在芝山岩車側的山邊，盧錫波指著因進行中的工程而挖開的一道積了水的溝渠土壁說：「水面上那窄窄的土層，從露出的那幾塊破陶片的色澤和形狀，可以推斷是繩紋陶層，它的年代距今至少4500年以上。更上面的那一層較厚，土色灰黑，露出的陶片外黃中內黑，是圓山文化層的典型特色。所謂松山層，就在水面下了。」

在山坡上，他撿起一個毫不起眼的小石片。「從口沿部切口的色澤和紋路來看，這準是『他們』使用過的礮。」

在雨農國小的花園裡，盧錫波抓起一把硬泥漿土，說，「這就是松山層的土；以前挖地下室時弄上來的。」他並指著灌木叢下一些散亂的白色貝殼片說，「這就是芝山岩貝塚層的遺物了。」

在即物隨機的解說裡，那些石片，泥土和貝殼，似乎忽然活了起來。

芝山岩忽然活了起來，台灣史前的歷史變得不再只是個概念，數千年前古人的生活彷彿就在眼前。

我轉頭看著盧錫波，他一臉專注的神情，滿足而得意。許多行人從我們身邊匆匆走過，他們就像以前的我一樣，根本不知道這座芝山岩的山上山邊，有著這麼多豐裕的歷史標誌，即使看到了那些破碎的陶片貝片，也是視而不見。

然而，盧錫波却對它們有著深厚的感情。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玉管珠是熱情觸媒

其實，從17歲開始，盧錫波一直都在公家機構做事，幾年下來，他也依舊只是個小職員。他的工作和考古全然不相干。是什麼原因，使他這樣地沉迷在這個冷僻的天地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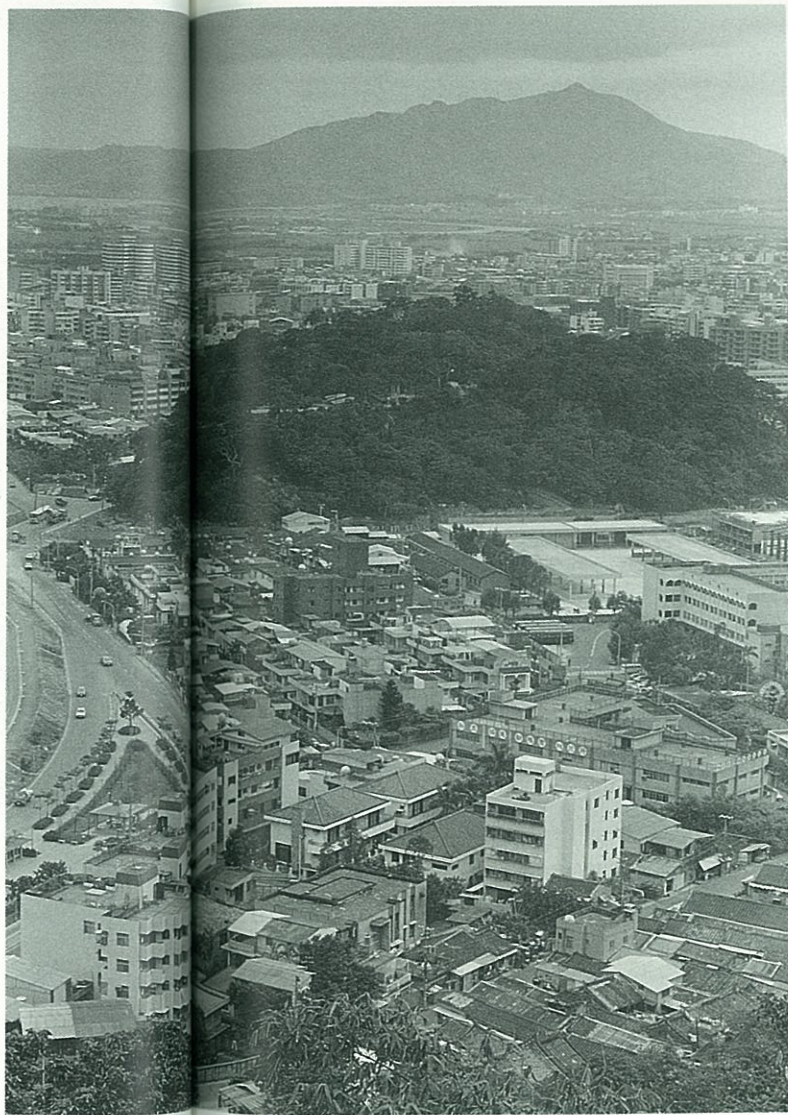
這就得從1979年說起。

那一年，盧錫波因撿到一筆小錢，而被馮潘這一位當時蒐集圓山文化遺址古物最多的業餘採集者知道了。他們成了朋友。馮潘開始點點滴滴地為盧錫波講述他數十年來的考古野趣。也不曉得為什麼，別人覺得枯燥的話題，盧錫波却聽得津津有味。不久，他真的跟著到圓山去了。

第一次的圓山之行中，他很幸運地撿到了一枝「玉管珠」。一直到現在，他仍然十分珍視這枚在他的人生過程中極具轉捩意義的器物。他用一張小紙條標示著Y1兩個字。Y代表圓山，1代表第一件。

盧錫波回憶起來，認為也許每一個人「對某些事物都有著潛在的一種狂熱」，而拾得玉管珠這樣重大的收穫，更成了引發他內心熾熱追求慾的觸媒。他的興致一時間就高昂起來了。馮潘把宋文薰教授送給他的考古資料借給盧錫波。他整夜不眠地看過了那一大疊的資料。接著馮潘帶他去芝山岩。

當時的芝山岩山邊，正因興建雨農國小的校舍和築造地下水道而挖出大量的史前遺物。盧錫波初



芝山岩，這個在史前的台灣會是海中的孤島，有著豐富的先民遺物。盧錫波在這裏採集的古物最多，於是他有「芝山岩史前遺跡的守護神」之稱。

次前去，便在土坡上採拾到了兩個礮。他因此走動得更勤，並且一面向台大的考古人類學系通報遺址遭受破壞之事，一面研讀該處的有關藏書，並問李光周教授器形器物的辨識方法。他說，知識的即時充實，使他的收穫急速增加。

古物給我神秘的感覺

從1979到81年的兩年間，是盧錫波最豐收的時期。建地下室而挖出的泥土經由輸送帶送上來，他則好整以暇地守在帶子尾端，忙著挑撿土中夾帶的史前先民遺物。看著那些數千年前的東西出現在自己的眼前，他常會油然而生一種神秘的

感覺，認為「它們很願意出現出來，好像非給了我不可」盧錫波乾脆結束了先前業餘經營的金鉑加工生意，把時間都給了考古。

82年後，建校與下水道的工程宣告完成，古物不再大量出土，盧錫波也因而不再像往日那樣幾乎天天跑芝山岩了。但他仍會不時地去芝山岩走一圈，尤其是在風雨的天氣裡。他知道，經過了一番風雨之後，地表有時就會露出古物來。他總是在清晨4、5點鐘的時候，搶在別的競爭者之前，帶著自製的一支狀如平口鐵鏟的工具，在山間尋尋覓覓。他自豪地說：「我用現代的礮挖古代的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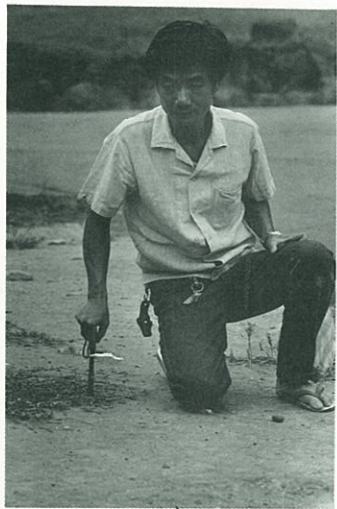
當然，盧錫波以後的採集地區並不限於芝山岩；他的行踪逐漸擴大到台北盆地四周的幾個遺址。其中，圓山也是他常去的地方。大家買門票進動物園去看動物，只有他獨自盯著地面逡巡。「我因此經常撿到錢，」他笑著說，「其實，門票都是別人幫我付的。」

小心翼翼地保存起來

隨著採集的古物日益增多，盧錫波也亟亟於吸收考古知識。與宋文薰教授一起在1968年間從事芝山岩第一次發掘的連照美教授，是經常和盧錫波保持連繫的學界人士之一。她常會主動地送他一些有關考古的研究資料。盧錫波對她說：「我需要的就是這類的營養。只要是中文的，我都要。」

就在這樣的知識增長中，盧錫波發現，自己對古物的看法和整個心態，也逐漸改變了。

原本，盧錫波跟一般的業餘採集者一樣，多多少少存著「挖寶」的心理，認為這樣遠古的器物極為稀罕珍貴，應該是可以牟利的。但是當他和學者專家接觸日久，並逐漸深入地涉獵考古學書籍之後，他體會到自己採集的這些東西，原本對學術研究是很有價值的。盧錫波不再把它們當成待價而沽的古董，而是當成了國家的文化財。他從這些器物中看到了史前台灣先民為了生



「採集古物是一種非常孤獨和自私的行為，」盧錫波說。在圓山兒童樂園內，對於任何露出地面的「點」都不肯放過的盧錫波。

存而奮鬥和創造的過程；他對他們的才智和器物之美，深為驚嘆。他小心翼翼地學習著將採集物加以分類和編號，互相比照排列，然後慎重地分別收藏在各種箱子和保險櫃裡，全部很有秩序地放在一棟舊式大棧房的二樓上。

這幾年來，盧錫波更進而確信儘量

完整地採集古物的重要性，並以此自許。因此，他並不像別的採集者那樣都以精品為主，而「即使是學院派人士認為不需要的器物，我這兒統統有。」盧錫波說：「我的著眼點是為研究的方便。以礮形器而言，從原物到使用後的各種不同程度的形變，以至於破片，我都收集。目的就在於可以讓人容易地看出它從原石到打剝到磨製成形的不同過程，並瞭解它的使用方式。」他認為，先民的器物標本在展示時，若能如此齊全地排列，「即使是門外漢也能讓它一目了然」。

也正由於這樣的自我期許，加上多年來孜孜矻矻的採集，盧錫波成了北部地區收藏史前器物最多的業餘考古者。他指著擺放在棧房二樓地板上的一大箱砮碼形（又稱「蝴蝶形」）網墜石，很得意地對我們說：「光是那一箱東西，就足以讓人寫一篇碩士論文。」

盧錫波提及有幾次，台大學生甚至於包車專程前來看他收集的器物，並請教他對某類器物所作的分析和解釋。「那是很令人痛快的事！」他說，「過癮呀！自己搞了十幾年，可以給大學生上課……」

在所收集的眾多器物中，盧錫波認為較珍貴的，是一個史前陶玉管，一件台灣地區唯一的有孔石礮，以及一件長約二尺的圓刃有稜石刀。骨器、燧石器和兩個可能屬

於舊石器時代的礮石貝器，則是學術界所較為重視的。

宋文薰初次看到他收藏著這麼多燧石器時，興奮地用手抓起一大把，說：「我從來沒這麼過癮過，竟然可以一抓這麼多。」劉益昌也以讚嘆的口吻說：「你有這麼多的燧石器，很難得。」

長濱文化的確實證據

更難得的是，盧錫波在芝山岩總共採集到了兩件礮石砍器。第一件是他在1979年從挖掘的土地上撿回的。他當時從它的形制、表面粘附的原寄生海貝的碎片，以及未曾洗去的泥土的質地色澤，就大膽地認定那是舊石器時代的東西。以前，舊石器時代的文化從未在台灣西北部出現過。他將自己的推斷當作是癡人之夢。雖然有許多專家持保留的態度，他却仍自得其樂地沉醉在自己的夢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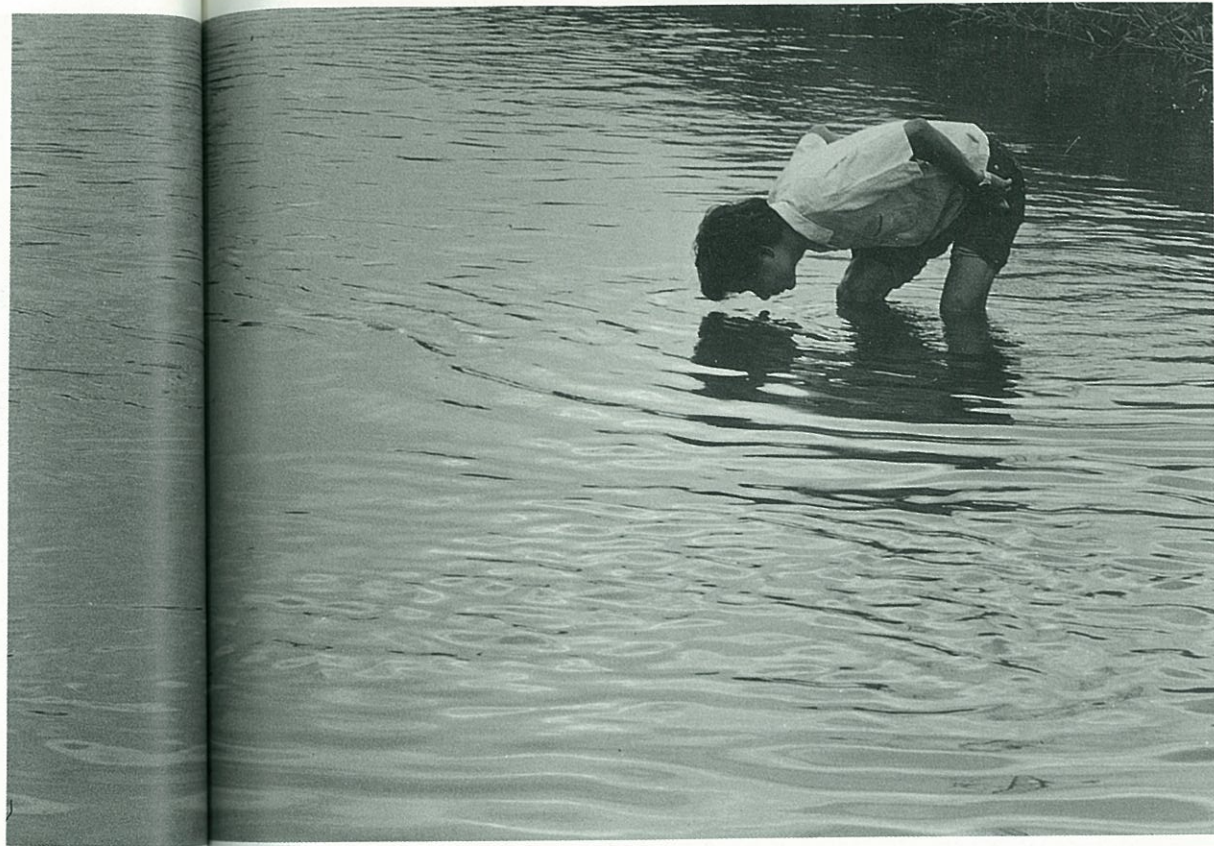
後來，宋文薰教授仔細地加以檢視之後，終於鄭重地在一篇文章中認定：「這一件石器，毫無疑問是屬於長濱文化礮石器傳統……長濱文化終於在台灣西北部出現，其年代應該是在台北盆地為一海灣，而芝山岩為一海中孤島之時。」

這一件石器目前仍存放在台大。另一件則仍留在盧錫波的家中。

諸如此類獨特的器物，以及數以千計盧錫波心目中的文化寶物，全是在他數不清的日子裡採集回來的。他承認，這種採集工作常常是很辛苦、枯燥和孤單的。他的太太便曾好幾次問過他：「你費了這麼多工夫，收集了這麼多東西，却又不能賣錢，幹嘛呢？」

對於這類的問題，盧錫波認為是難以向人說清楚的。他有時覺得，自己的這一生好像並沒有在哪一方面比別人高明，古物的採集正好可以做為一種突破。「採集古物時，我總是希望超越別人的成就，」他說，「像賽跑一樣，我一直想得第一。」

這種心態，更也使得盧錫波將採集看成「一種戰爭」。「我一方面



「攬水自照」？不。在芝山岩前的雙溪河底，仍可發現不少被河水冲刷出土的台灣史前古物。把鼻子貼著水面凝視水底的盧錫波，這回從水底採集到一個陶罐口緣的部份破片。

和時間爭，一方面和別人爭。」他說。他既要在古物因風雨的沖淋吹打而露土却未被再度淹沒之際前去採集，又要搶在其他的好古者和考古學的師生之先，把古物拿回來。所以，他的一顆心常處在一種緊張的狀態。

嫁女兒的條件與心情

對於這種唯恐他人分去一杯羹的心理，盧錫波是這麼說的：「我的出發點仍是為了保護古物。」他表示，有的採集者純是出於圖利的動機，他們撿得的器物，將來很可能流落到國外去；有的人則只是出於三分鐘熱情，等到興致沒有了，以往撿得的器物，往往就會被任意棄置。

盧錫波解釋說，他一直把採集的古物當成女兒般疼愛，而這個女兒勢必要嫁出去的，而且是「整個要嫁出去，全數捐給一個研究機構。」

當然，就像所有父母一樣，關於

女兒出嫁，盧錫波極為關心找婆家的事。他認為，最好是政府能設立一個類似「台北市文物館」的機構，其中則闢出一間陳列室，專門展示他捐贈的全部採集物。

另外，盧錫波「嫁女兒」還有兩個條件：首先，他主張對這個嫁出門的女兒保有監督權。「受贈的機構必須善待和重視這些古物，若是受到冷落，被隨便擺在一邊或束之高閣，我有權利要回來。」他說。

其次，盧錫波要先受贈的單位在展示室「立一個牌子」，上面載明，這些古物是「某人經過多少年的辛苦採集，加上多少朋友的從旁協助而得的」，以茲紀念。他說：「人不是為利，就是為名。這是正常現象。我不求利，求個名兒，不算太過份吧？」

問題是這個心願能實現嗎？有哪個單位或機構重視這一批具有相當完整代表性的先民遺物，並願意妥善地照顧和展示它，使之成為活生生的歷史教材呢？



親愛村報告

長年以來，濁水溪上游的一個山地村落「親愛村」，和台灣其他山地社會一樣，在山產中盤商和雜貨店的高利貸輪轉不息的重債下喘息。可親愛村的悲劇有一個不同：村子裡出了一位山地神父蔡貴聰。他用選票打擊了豪強的政治獨佔；他糾結了新生代山地青年，熱烘烘地組織了一個合作農場，打破了中間盤剝的體制。雖然蔡神父又被平地商人聯手打下去了，但是他和年輕人都知道：合作農場總有一天還要在親愛村裡豎立起來的……



望著烈火燒盡的杉木林，
58歲的潘仁榮略帶感傷的說：
「這些杉木，1株賣不到5塊錢，
我只好燒掉它，
改種些青菜或別的東西。」



盧龍說：「我想留在山上種蔬菜，平價賣給村民。但是我沒有資本，長久以來，我們只能眼巴巴地看著賣菜車賣很貴的菜給我們！」

攝影 ■ 蔡明德

撰文 ■ 官鴻志

第一幕：比娜彎的老人孤單地死了

記者：我4度訪問了南投縣仁愛鄉，走過21個山地部落，參加一次村民大會，前後共採訪35天，主要的採訪地點以親愛村為主。

出發前，我學習一點資料，在我列出來的簡單年表中，描出了一個輪廓。40年來，台灣山地社會經濟的重要轉捩點，應該是在台灣60年代中期，也就是台灣平地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浸透山地社會以後，帶來山地社會的劇烈變遷。如果再把這個變遷，擺在台灣經濟結構中看待，人們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山地經濟被支配與被剝削的依賴性格已經非常顯著了。但台灣平地經濟在鯨吞了大量山地社會的農業資源和廉價勞力之後，究竟回饋了什麼給山地社會？讓我們一起來聽一聽這裡人民的聲音。

山地管制站警員：你們到山區採訪，第一不要收集軍事機密，第二不要把山地人寫得太窮。

記者：我沉默地點頭，走過山地管制站。

仁愛鄉親愛村位於南投縣北面，海拔900公尺，人口約1433人，是濁水溪上游的一個泰雅族部落。作物除稻米、玉米外，還有李子和梅子。



光復以後，早在1948年，政府公佈「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充份表現了政府對山地經濟所採取的「保護」和「扶植」同時並舉的政策。這個政策的最高指導行政單位，是台灣省民政廳第四科，一個小小的單位。也就是說，替本省31萬山胞人口服務的公僕，它的最高長官，只是一個科長。

依照台灣省山地行政工作現況的簡報指出，「山地行政係以促進山地發展為目的之特殊行政，其範圍兼及政治、社會、經濟、教育文化、衛生保護、治安等層面，除有關選舉及教育治安等部分法令由中央主管機關掌理外，其在本府則分別業務性質由本府各有關機關主管，並督導各縣鄉執行之，由民政廳負責綜合協調……」。

(聲音)：人事官，人事官……

記者：山路還沒有轉彎，隔著樹影和陽光，老遠就聽見有人喊我的名字。那聲音好熟，好

宏亮，在這幽渺的山谷裡迴響著。已經退伍3年了，如今只有盧龍才會這樣叫我。果然不錯，就是他，我服兵役時認得的山地朋友。他騎車趕在半路上來接我，他的身後，揚起了漫天的沙塵。

盧龍：遠遠地就認出你來，又來採訪啦。上個月你上山來，我在彰化開卡車。退伍以後，一直忙著賺錢，幫父母親翻造新房子。這一回，特地請假回來跟你敘舊的。

記者：盧龍是我第一個相知的泰雅族青年。他不喝酒，不抽煙。國中畢業後，當過三年捆工，那時，他可是埔里鎮上幾個貨運行老闆爭相僱請的好捆工。印象最深的是，同在一起當兵時，他跑到我的軍官寢室，敲敲打打，自己動手做了一張書桌，一盞紙燈，挨在牆角落，邊讀書，邊練習毛筆字。

盧龍：3年前，你到我們部落裡認識的那位老山胞已經死了。有一回他酒醉後，獨自躺在濁水溪畔，就那麼走了。老人為了信守諾言，還央請人家留了話給你。他說：「撒布，你

送給我的手錶，我依約戴走，一起入土了。」
記者：撒布是我的山地名字。為了這一段已經被我遺忘了的友誼，我驀然地感到一股刺心的內疚。我想起那個獨箇兒在深山孤居的老人，在濁水溪對岸的山腰上，搭起一棟竹寮子生活。老人只有一張竹床，還有幾張撿來的木頭當作椅子，擱在泥地上。他常常靠著爐邊，吧茲吧茲地，抽自己種的土煙。從籬笆牆外打進來的晨光，混著青色煙霧，總是浸漫著一股渺茫的嗆味兒。那口三塊石頭擺起來的爐灶，和他的一雙滿是泥巴的大腳丫，極為配稱。灶上的炭火是終年不息的，沒有晨昏早晚地燒著，夜裡還散透出悶紅的光。爐灶上，擺著一只舊鐵鍋子，幾條細瘦的地瓜，慵懶地躺在沸水裡。使竹寮裡熱煙不時瀰漫著一股野薯的香味……

盧龍：去看看老人嗎？

記者：老人埋在崗子上的墳頭，墓已荒廢，墓背上長著淒淒的野草，難於辨認了。老遠望

耕地偏遠、交通不便、灌溉不足、資金短缺、價格沒有保障，是親愛村農業問題的癥結。村民每天要花上40分鐘的車程，經過崎嶇不平的產業道路，才能來到這塊旱地上工作。



啞巴沒有名字。他終年在高山上伐木砍草。閒暇時，他會獨個兒跑到峭壁下捕獲野山羊回來下酒。



古今明兄弟抬著老式的打穀機，準備翻過一個山坡，去收割二期的稻作。

去，整個墓地只見歪倒頹斜的十字架。站在老人的墳頭，我恍惚地回憶起他第一次看見我的情景。

老人：以為你是公家長官，那種生活過得很好的人。

記者：老人的話令我啞然。老人只靠著一包鹽巴和地瓜過日子。那時候，就是盧龍坐在我旁邊，幫忙翻譯。他說，老人的半輩子受盡異族統治欺凌。他的歷史經驗告訴他，不可隨便說錯話，讓公家長官抓去打人。

盧龍：你的臉孔、穿著都和我們不一樣。外面進來的人，衣服穿得漂亮，看在我們山地人眼裡，都認為生活過得比我們好。

老人：親愛部落還有一個被人遺忘的族名，叫做「比娜彎」，是台灣泰雅族中最弱小的一個氏族。

古早時候，因為爭奪獵場和耕地，時常和曲冰布農族的馬地拿人、霧社泰雅族的巴瀾人發生仇隙糾紛。

那時，我們的男人生下來就是戰士，保衛耕地、獵場和狩獵是戰士的工作。只有婦女下田從事勞動。後來部落發生一場瘟疫，不得不把病患留在舊部落拉比利，其他的族人

全奔向外地逃生。直到60餘年前，日本人來了以後，我們又被迫再度遷村到現址。日本人把各族隔離分治，才凍結了族與族之間長年來的仇殺亂局。比娜彎這個地名，從此消失了踪影。

記者：談一談日本人統治時代你們的生活吧……

老人：那時候，每天吃早飯前聽到哨聲，先集合點名，再解散分配上工。我因為喜歡打獵，有一次，偷跑上山去打山豬，回來時被痛打了一頓。

日本人沒來以前，土地是大家的，也沒有金錢觀念，一切日用品都是手工做來的。村裡只有以物易物的買賣。後來，日本警察帶農業技術員到部落來，分配土地，教我們開水田，種小米和地瓜。採收的農產品可以到交易所換錢，再用這些錢去買日本酒和日用品。因為平地日用品可以用錢買到，山地傳統手工做的日用品，便漸漸失傳了。

記者：日本人命令村民做什麼工作？

老人：因為我們被迫遷村，早先，日本人指揮蓋我們自己部落的房子，後來就被派到山上伐木。那時候，大批大批砍下來的木頭逐水而流，再牽拉到濁水溪對岸，翻山越過一千



多公尺的高峰，山地工人扛了十幾個小時的行程，才運到埔里去。路途上死了許多人，都是被木頭壓死的，肚破腸流，橫屍在路路上。霧社事件就是因為這樣的苦役積下的民怨而暴發。莫那魯道人很好，很忠勇。我們比娜彎的泰雅族人比較懦弱，沒有人敢起來反抗。後來，日本人派遣我們比娜彎人擔任追捕莫那魯道的嚮導和挑夫，一直追到莫那魯道的同志一個一個上吊，跳崖自殺為止。可是如果當時我們敢起來反抗，恐怕我們這一支派早已經被日本人消滅了。那種苦役的日子，能吃饱就好了。

記者：老人走了，只留下孤零零的一棟竹寮。竹寮的屋頂上，爬滿了不知名的樹藤，從杉木林梢上垂掛下來，在山風中搖盪著，招搖著細細碎碎地棟動起來的光影。寮裡那口石

第二幕：冰山的底層

記者：這次又回到親愛村來，覺得這個部落仍是3年前的老樣子。只是濁水溪上渡河的流籠不見了，卻造起一座白色親愛大橋，雄壯地跨過混濁的奔流。

愈是走進村落，內心裡愈發這樣想著：

頭灶上，還睡著冰冷的炭灰和柴燼。我曾經和老人蹲在灶邊烤一條蛇，老人吃一口，我吃一口。

盧龍並不說話，走這一趟，他只是陪我來祭墳。

啊，苦難的民族。在日據時代，他們初步在封山政策下，從燒墾、移耕和狩獵採集的氏族共同體經濟，進入定居農耕的社會，並且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經濟掠奪台灣森林木材過程中的奴工。台灣光復以後，政府雖然有「保護下的發展」這個山地經濟政策，但隨著平地漢族資本主義無堅不摧的發展，政策的「保護」面完全失去了作用。在翻天覆地的平地經濟發展中，台灣山地社會和經濟，快速而無可挽回地編組到平地現代經濟之中，產生了極為複雜的人的和社會的難題……

那一個一個純良落寞的村民，在這時節，是否仍都蹲在屋簷下曬太陽？那個從來沒有名字，長年在山上替林務局伐木砍草的啞巴，偶爾回到村子裡，便爛醉如泥，躺在地上翻滾扭動的他，可曾獵到過一隻野山羊，凱旋

山地部落裡仍保有「換工」的制度。誰家需要幫忙，大家便主動的參與。



今年25歲的巴幹，高中畢業後，自願回到山上的幼稚園工作。她希望能好好照顧山上的小孩。

地歸來喝酒？

盧龍：噢，那個啞巴是回來了。他從一棵高大的樹上摔下來，受一點輕傷。現在政府禁獵，抄到山地人的土槍，人就抓去坐牢。砍木頭也犯法喲，要坐牢的。喏，人事官，這就是我家……

記者：我終於看到了盧龍親手蓋起來的一棟又新又大的房子。木頭牆上，新刷上黑亮的瀝青。盧龍做過三年捆工，當兵的時候，省吃儉用，存了3年的餉，終於攢下這棟大房子，都是他自己畫設計圖，自己親手蓋起來。他也學會了以前我在軍中讀書寫資料卡的習慣，把每一項花費，一筆一筆地填在卡片上，居然也有七、八萬元。

見過了盧龍的爹和娘，他們就開始忙著殺雞，用火去毛，燒出一屋子令人眩暈的焦味。這夜裡，盧龍的家陸續趕來了好幾個朋友。伊勇、比魯、雅偉、巴幹和啞巴，一一都趕到。就在廚房昏黯的燈下，大家扯開喉嚨喝酒。

依勇：喝酒啊……

記者：伊勇只剩一隻眼睛，也不知怎麼受的傷。人說他三餐喝米酒，從不吃飯，每次說話，

也只有簡單幾句單詞。啞巴坐在鼓鼓的米包上，用手筆畫著那一棵樹幹有多粗，有多麼高，然後突然地喇了一下，兩隻手掌，就唏哩嘩啦摔下來，說他摔得很重呀！

比魯從台中體專畢業後，當過一陣子代課老師，現在到萬大電廠的工地上打零工。他說，山地青年的出路問題令人頭痛，究竟要不要留在山上？這個疑問常常令他躊躇低徊。巴幹倒是自願留在山上作老師的女孩，她教書，希望好好地照顧山上的孩子。

(擴音機聲)：各位親愛的村民：明天晚上8點，在親愛托兒所舉行本年度村民大會，請各位村民準時踴躍參加。參加開會時，請不要喝酒，不要穿拖鞋，不要戴帽子，不要吃檳榔……

記者：村幹事林秋松的聲音，透過擴音機在悶黑的山谷中響起。一個星期以來，他每天早晚兩次向村民廣播。因為大會出席率是上級極為重視的行政績效之一。為了鼓勵出席，村公所宣布凡是參加開會的人，每人贈送一塊香皂。

張美雲：我是世界展望會工作人員張美雲，負責協辦這次村民大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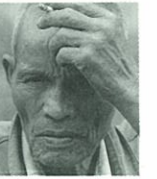


親愛村民對子女的教育，大都懷抱著期望。但迫於經濟的窘困，許多學童在受完國小、國中教育後，便無法繼續升學了。

一年一度，我們村民就只有這次下情上達的機會。開會前，村子內就開始熱哄哄地議論著。有一批年輕人說要聯合起來在會議上質詢問題。現在年輕人和老一輩的人不一樣，

他們有新的想法，已經看不慣村子裡的貪贓枉法。在過去，我們什麼事只知道往肚子裡吞，遇事都有三分懼怕。

記者：下午五點，村幹事林秋松從埔里買些鮮



依勇魯瑪今年84歲。
他說：「以前我們村子派出4名勇士到很遠的地方，把太陽砍成了兩半，從此以後，我們才有了白天和晚上。」

隨著山地經濟結構的改變，泰雅族傳統的高脚穀倉也改變了它的功能。如今，除了堆放雜物外，已成了孩童們嬉戲的地方。



花回來佈置會場。張美雪在村辦公室幫忙包裝禮品。太陽在西邊的山稜冉冉地落下。打從山裡幹活回來的村民，滿身泥土，背著籬筐，夕陽在地上拉起他們長長的身影，三五成群地從入山口踱步而來。黃昏收工，他們準備趕回家漱洗乾淨，好去見見「公家長官」

和開會的場面。

鄉長林春德、鄉公所課員和民眾服務站主任的車子，陸續駛進村子裡來，停在衛生所門口的斜坡上。村長陳昌明的家正忙著張羅吃的、喝的，準備會議結束後款待客人和上級貴賓，這反而是歷年舉行村民大會的慣例，

有許多基層地方的問題，在大會上沒辦妥的，也會帶到這會後的飲宴席上，酒酣飯足，「閑話一句」，獲得解決。

(擴音器)：各位鄉親父老，今天晚上8點舉行村民大會，請踴躍參加，請不要喝酒、吃檳榔，穿拖鞋……

村長陳昌明：今天我們親愛村75年度的村民大會。我要特別感謝上級貴賓在百忙中蒞臨指導(掌聲)。今天簽到的人有97名，各鄰出席率在9成以上，顯示出政府在山地部落推行地方自治，獲得村民重視。我們政府一直以改進山胞衣著、飲食、居住、衛生、習俗及推行國語等6大目標，積極輔導落後的部落社會邁向現代化社會，成績是顯著的。我們要感謝政府的德政，感謝政府對我們山地同胞的照顧。現在，我們宣佈大會開始。

曾春福：我是第八鄰曾春福，第一次發言。別人常常說我們親愛村的人不團結。但是這回鄉公所派人來通知，為了建設本村的簡易自來水廠，徹底解決飲水問題，每戶必須繳1500元配合款裝設自來水。如今我們村民已經充分表現出團隊精神，連窮人家也借錢湊出數目繳啦，我要問：為什麼工程拖了3年多？還不見一滴水影，我們繳的配合款全跑

到哪裡去了？

高萬俊：我是第8鄰高萬俊，第一次發言。我們老百姓在民國73年接到鄉公所的公函，指示萬大段332號土地可以辦理土地承租登記，而且我們早已經繳了測量分割費，為什麼鄉公所到今天還不讓我們耕種。我們那些錢到底跑到哪裡去了？請上級答覆。

曾春福：我是第8鄰曾春福，第2次發言。剛才高萬俊提到的330、331、332號土地，為什麼發生土地糾紛，被政府征收回去？我們老百姓需要土地耕種，以前這塊地可以種，為什麼現在不能種了，也請上級答覆。

柯明成：我是第2鄰柯明成，第一次發言。我們老百姓很聽政府的話，今年開始接受政府輔導種植玉米。當初政府曾經向我們宣導，保證價格每公斤15元，為什麼農會到今天還不來以保證價格買我們種的玉米？現在我們沒有錢買米下鍋，玉米擺著，都要爛了。

鄉民代表會主席何進財：今天早上我和仁愛鄉農會總幹事高德生吵了一架，為的也是玉米放款的問題。高總幹事已經向我保證，從今天10月16日算起，一個星期之內把錢發給各位，請忍耐一下。

鄉長林春德：簡易自來水廠的工程問題是這樣



巴灣諾敏說：「日本人很可惡，會打人，我常常被罰站！」



近年來，經濟條件較好的村民，已有人開始種植具市場價值的甜玉米。然而因為山地地質地形不理想，加上交通不便，經營上倍感艱辛。

的：第一期工程經費由縣政府補助68萬5000元，鄉公所補助34萬5000元；地方配合款34萬2500百元。第二期工程費，由縣府補助37萬元，鄉公所補助28萬6000元，地方配合款由世界展望會提供7萬9000元，總計200多萬元。

這項工程全長11.9公里，在崎嶇的山路上施工，非常困難，再加上人為因素和天災的影響，造成延誤和工程上的偏差現象，我們鄉公所一定會追究查辦失職人員，向村民作一個交代。至於332號土地承租問題，純粹是溫德川先生個人冒用了鄉公所的名義來斂財，根本沒有經過上級核定，因此，懇請大家不要去開墾，等到上級核准以後，再行通知辦理。

記者：自從上山採訪，我漸漸地被幾個重大的

第三幕：張玉蘭

記者：據我在親愛部落進行查訪的結果，村子裡最常被人議論的人物就是張玉蘭和高天思兩個人。玉米放款問題，簡易自來水廠瀆職問題、土地耕作權問題和平地高利貸問題，全離不開親愛村地方豪強張玉蘭和高天思。在這一一年一度的村民大會上，高、張兩人全不曾露面。鄉長林春德在村民大會散場以後，感慨地說：「今天晚上，他們怎麼敢來參加！」可張玉蘭、高天思他們，卻有他們自己一套邏輯。且先來聽聽他們自己對自己，對整個親愛村的看法……

張玉蘭：我是平地人張玉蘭。22歲就嫁到親愛村，今年62歲了，算來到這裡都40年了。我

山地問題所吸引。

在山上，近日來最被村民議論的，就是省府所輔導實施的稻田轉作的問題。當初，鄉公所農業課派員到村裡宣導玉米轉作時，提出保證價格每公斤15元向農民收購。後來因為受到美國進口玉米的影響，農會的幹事說：「人家美國進口玉米的價格比我們便宜，每公斤才4塊多，品質又好。」因而，訂約廠商不肯收購台灣玉米，價格差距太大，結果還是農民吃虧。

眼巴巴地看著囤積的玉米爛了，村民說：「下一回，有誰肯相信保證價格？」

整批被蟲蛀壞了的玉米，後來終於運走了，可是村民仍然沒有領到錢。據說，鄉農會已經派人到埔里鎮租來的糧倉內，大量噴灑殺蟲劑。果真如此，這批帶有黃麴毒素的玉米，毒上加毒，究竟應該如何妥善處理，將是很棘手的問題。如果被不肖商人賣到市場上，豈不是一批2000公噸的毒素大軍。

盧龍：我很懷疑，召開村民大會會有啥用？每年老是提這些問題，有沒有獲得解決呢？

記者：雖然說村民遇事都有三分懼怕，但也有村民坐在位置上，竊竊私語，遇到有人提出平時敢怒不敢言的質詢，便會在會場上偷偷拍手鼓掌。

方才曾春福、高萬俊、柯明成提出來的3個問題，恰恰是本村基層問題的核心，也是山地社會40年來積累下來的冰山一角。在這冰山的底層，隱藏著巨大的結構性的黑暗……

初來時，開一家雜貨店，僱挑工到埔里辦貨進來賣，都是一些乾料：鹹魚，米粉和其他日用品，我的前夫是這裡的泰雅族人，做過15年村長，4年鄉代表。那時候，山地人很落後，三餐吃地瓜和鹿肉，也不懂得生意買賣。他們種稻子、蔬菜、豆類和花生，因為山地人看不懂斤兩，也不知道怎麼花錢，我出來收購他們的農產品，他們把全部的錢存在我這家雜貨舖。我這家雜貨舖子就權充農會吧，我可規規矩矩算一點銀行利息給他們。他們山地人如果生病，或是需要現金，便拿圖章到我這兒蓋章領錢。現在有人批評了，說是我靠賤買貴賣山地農產，靠侵吞山地人

存款起了家。你說說，好人能當嗎？

張元再：我現在和張玉蘭是夫妻，苗栗人，在南投縣政府做過事。可憐啊！山地人這個民族，有一天他們非滅亡不可。我親眼看過日本人理番課的文件，日本人曾經利用銅合金鑄出來的器皿，給山地人使用，讓他們長期用這種器皿吃東西以後，婦女不能生育，患了一種銅綠慢性中毒的疾病，最後神不知鬼不覺地讓整個民族滅亡。後來日本人戰敗，這項滅種計劃才沒有實現。我告訴你，這千真萬確，我看過文件……。

我告訴你，山地人很懶惰，註定了只能窮一輩子。我在山地待久了，這誰也沒有我清楚。他們種一季稻子，收成不到四包穀子。可是散工以後，卻成群結夥地跑到我的雜貨舖來除酒喝，一下子可以花掉2000多塊錢，大吃大喝一番。可是，我告訴你，他們收成的4包穀子，那裡值2000塊錢？山地人笨，壓根兒就沒有成本概念；他們種的稻子，因為水份和農藥下得不夠，很難吃，沒有米香，每次我吃了非吐出來不可。

我來到這裡以後，常常苦口婆心勸山地人

不要喝酒。可是台灣公賣局好像專門為山地人開設似的。他們把今天賺的錢，今天就買酒喝光，全送給公賣局了。等到他們口袋裡沒錢的時候，就跑來我的雜貨舖除帳。

愁著臉，苦苦央求，能不除嗎？人心全是肉做的，你說是不是？

張玉蘭：不過，老實說，番仔欠錢不會跑掉。他們會去做牛馬一般苦工，連本帶利還錢給你，或是把他們種起來的香菇、梅子、李子、玉米賣給我們抵債。但有時候，山地人會背著我們把收成偷偷地賣給別人，把錢都存到郵局裡，來個避不見面。

就拿劉明南這個人來說吧。他從民國50幾年就一直到我店裡來除帳，每天喝酒，和老婆吵架。一吵起架，把家裡的水缸和鐵鍋都砸壞了；等到夫妻和好了以後，又跑到我的店裡來買新鐵鍋和水缸，這不是很滑稽嗎？民國60幾年，劉明南把一塊兩甲多的田地以6萬元賣給我抵債，又向我牽了5頭羊，一頭一萬元。可是後來我發現劉明南這個人不老實，偷偷跑到賣給我的田地上砍木材去賣。我一氣之下，告訴他，他這塊地我不要了，

山地農路不便，山地農民勞力的付出也就相對增加了。



張美雪說：「過去，我們有什麼委屈只知道往肚子裏吞，遇事都有三分懼怕。現在年輕人和老一輩的人不一樣，他們有新的想法。」



16歲的小婦人吳櫻花，已經懷胎十月，但仍須幫忙玉米田裡的工作。她說：「不努力工作，怎麼有飯吃！」今年10月底，她順利地生下了她的第一個孩子。

我叫價12萬元把地賣還給他，再加上劉明南向我買香菇菌種的錢，總共是18萬元。今年11月4日這一天，我一狀告到地方法院的案子下來了，法院裁定把劉明南的房子和田產查封拍賣24萬9000元，也還是我拿錢去幫他繳。好人難做啊！我哪裡會貪他那一棟破房子，我只是教訓他，叫他知道怕，乖乖地去做工還我錢。

張元再：我告訴你吧，山地人只會喝酒，連孕婦都猛喝，結果把肚子裡的嬰兒喝成了低能兒，所以生出來的下一代全是笨的。我想這個民族，這樣下去，將來會很慘的。政府應該大大地考慮，把整個台灣山地民族集體移民到巴西去。因為那邊的土地多，勞力貴，巴西政府會很歡迎。否則，再高的山頂上，山地人也會跑去濫墾，我們政府就是花掉數百億元，也做不好山地水土保持工作。

張玉蘭：現在他們山地人種什麼賠什麼，怪可憐的，也害得我們收不到他們該給我們的欠款。如果你向他們催債，山地人就會說：「你看我要死了嗎？急什麼？」這不打緊，還氣兇兇地找人打架。他們平時沒錢，每次農產品收成季節到了，你就得像抓賊一樣，拿著他們債務本子，跑到村口去攔截，要他們把

梅子和李子賣給我抵債。那都是白白地替他們服務，也沒賺一毛錢，然後再從我這兒轉賣給埔里的中盤商人，運到工廠去加工。有人說這是乘人之危。喂，我不能把錢白送給人是吧？欠債還錢嘛。還不出錢，拿農產品抵嘛……

張元再：山地人不會種東西。他們常抱怨我賣的香菇菌種品質差，價錢貴，統統種死掉了。這很冤枉啊！我們自己種了3、4個月，本錢就撈回來了。我常常去日本觀摩研究如何種香菇，日本朋友很友善，放映栽培香菇的電影給我看，還介紹書籍給我讀。我帶回來這麼豐富的新方法教山地人種香菇，可他們怎麼也學不會！我剛到山地社會來時，原本很喜歡山地人，覺得他們純真可愛，現在我的觀念改變了，覺得這個民族沒有希望。

記者：坦白說，坐在張玉蘭的雜貨舖聽他們夫妻倆聊天，聽他們那種漢族優越感和對山地人民充滿偏見的論調，實在是一件很痛苦的差事。更叫我吃驚的是他們的理直氣壯，令人無法理解。我回想起親愛國小校長洪龍夫先生的話，他說過：「山地孩子就像蘭花一樣，在愈惡劣的環境下，開出來的花就愈香。但是，親愛村的明天，如果要有希望，必須

先要為所有的村民還清他們向高天思、張玉蘭除欠的債，否則山地孩子永不能翻身。因為他們父母親欠下來的錢，就是進入棺材時也償還不完，欠下的債，還是要這些孩子長大還……」

張玉蘭的家門前，她向盧龍的父親買了一隻猴子，用鐵鍊牢牢地拴在木柱上。猴子活潑好動，每當牠跳躍玩耍時，兩隻手使勁地抓住鐵鍊，免得使自己的脖子受傷。那一條粗鐵鍊子，讓人心悸，讓我想起了親愛村民那永遠償不清的欠債。山地社會向平地資本主義經濟移行後，沒有現款的山地人已無法生活。為了獲得現款，山地人陷入了雜貨店高利貸資本的陷阱，世世代代成為債欠的奴隸……

盧龍：我們部落裡的老人給張玉蘭取了一個綽號，叫做「手榴彈」，意思就是手榴彈在那兒開花，周圍的人無一倖免。現在我們年輕人因為受到電視劇影響，改口叫她「一代女皇」。她把發霉的麵包賣給我們山地孩子吃。我也看見山地孩子拿五十塊錢去買東西，張玉蘭塞一包才值五塊錢的「乖乖」給孩子，把孩子打發走了。

張美雲：我常常想，再過幾年吧，親愛村的土地會不會統統被張玉蘭一個人併吞了，因為我們村民差不多都欠了她一筆債，加上高利貸像滾雪球一樣，總有一天會滾成一個大雪球，把我們都吞沒了。例如去年年底，林有芳他們一家人，因為欠張玉蘭很多錢，房子被查封，家裡的桌子、椅子、收音機和電冰箱也都被張玉蘭搶走了。

說起來只怪山地人自己不好。許多村子裡的婦女，一旦沒有了現款，常常會害怕地哭起來，因為家中沒有錢，只好哭著去向張玉蘭借錢，而心裡明明知道，那是一個萬劫不復的火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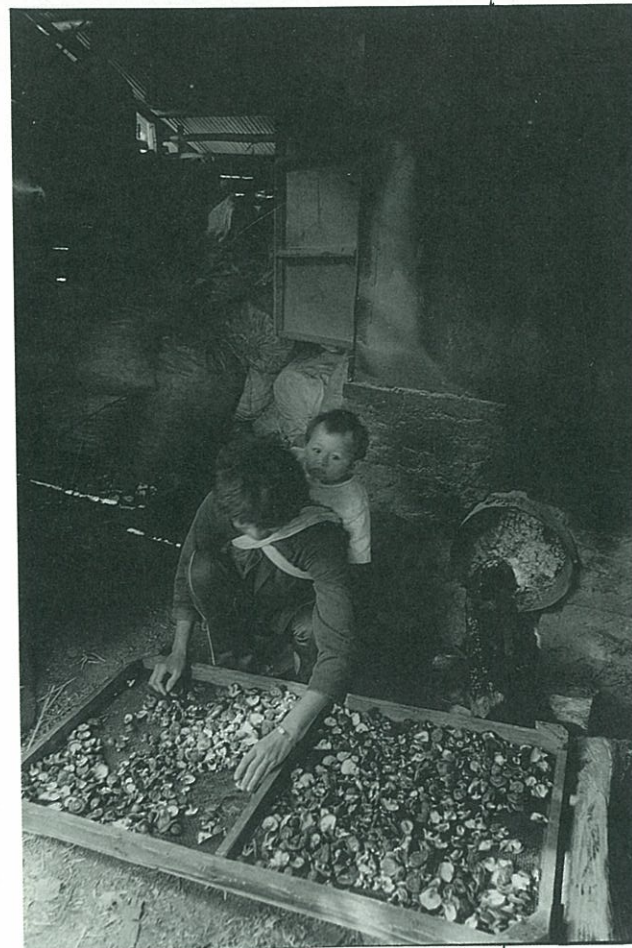
盧龍：張玉蘭以別人欠她的負債為手段，押走了多少土地，我們無法知道。那都是私底下進行的買賣。但我們村民都知道，張玉蘭在埔里鎮上開了一家「新萬大汽車商行」，賣「賓馳」和「BMW」的原裝進口車。此外，她也開一家山產店，而且還購置不少房產和地產，這是她常常掛在嘴巴上，向別人炫耀的財富。

張美雲：有一次，張玉蘭哭喪著臉跑來找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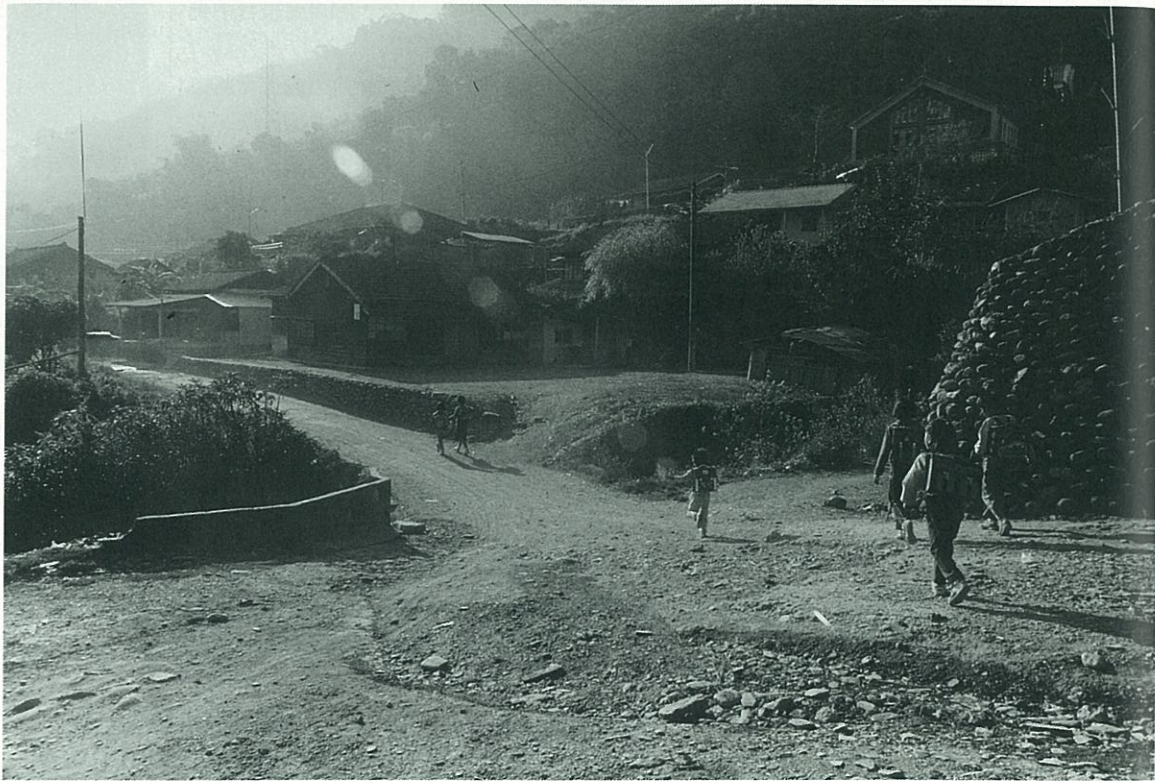
她說：「我的孫女天天哭，鬧著要讀台中曉明女中音樂班，怎麼辦才好？」

張玉蘭很疼愛她的孫女。為鼓勵孫女將來考上大學，她答應只要考上台北的大學，一定在台北為她買一棟房子住。因此，張玉蘭央請我透過教會的關係，幫忙她的孫女能夠順利進入曉明女中就讀。天主寬恕我，我還是幫了這個忙。因為她這個孫女也確實很聰明，畢業時拿到縣長獎。而且她的孫女也算是山地人，我們希望多多造就山地人材。再說，我們不要只是看別人的短處啊！天主在上面，祂會照顧我們山地人。

像許多山地部落一樣，香菇曾經為親愛村帶來短暫地興旺了山地經濟。但是近年來，由於香菇市場的不景氣，村裡種香菇的人，已經愈來愈少了。



張玉蘭說：「老實說，番仔欠錢不會跑掉。他們會去做苦工，連本帶利把錢還給你，或者把他們種起來的香菇、梅子、李子、玉米賣給我們抵債。」



清晨7點，趕著上學的孩童。

村幹事林秋松：村民大會上，曾春福所提到的330、331和332號糾紛土地，總面積達156公頃。民國50年左右吧，張玉蘭以代理運銷芝麻給中盤商為藉口，向村民詐騙圖章和身分證之後，以村民名義自己撰寫「村民陳情書」，向鄉公所辦理造林地承租。得手以後，便明目張膽地搞起了她的「張家牧場」，圈地養起了牛和羊。

這塊國有地本來是村民向政府辦理承租的耕種地。可是被張玉蘭偷天換日，改為一人獨佔的牧場地，使村民無地可以耕種。後來，這件事情鬧出來，村民不甘權利損失，跟張玉蘭打起官司，而人家張玉蘭神通廣大，竟然判無罪，因為她早已利用村民的圖章，寫妥了村民同意書。法院也不問這同意書的真偽，判村民敗訴，我們村民啞口無言。根據政府公佈的「山地保留地管理辦法」，村民可以向政府承租土地耕作。但是如果一旦發生土地糾紛，政府得依規定征收回去，因此這塊地鬧到今天，土地被征收回去，官

第四幕：啊，蔡神父！

記者：如果說張玉蘭是親愛村的吸血蟲，那麼

司也打敗了。像類似這樣豪強橫行村里的事，在親愛村還有好幾樁，去年，223、224號山地保留地，由溫江河具名擁有。後來因為開闢產業道路，造成土崩，掩沒了地上作物，張玉蘭便以溫江河的名義，寫信向「台灣省聯合服務中心」陳情，要求依國家賠償法，向國家要求20餘萬元的賠償。後來經專家鑑定地上作物的要求賠償不合理，另外酌情賠償。事後我們發現了真相。溫江河也因為欠張玉蘭太多錢，早已把土地賣給了張玉蘭。

張美雲：以前，省政廳副廳長吳堯峰曾經表示，這種以脅迫方法，向山地人強買土地的不法行為，經察覺發現以後，希望鄉公所能夠出面先作調節，如果勸阻不聽，一定送法究辦。可是像張玉蘭這樣的人，寄生在現今的山地社會裡，以高利貸資本，不斷地擴張肥大，不斷地吸取山地人的膏脂。如果政府不及早拿出辦法來，山地人就永遠不能解放，四十年來政府輔導山地經濟發展的良法美意，反而成了山地民怨的淵藪。

高天思也是親愛村的吸血蟲，不過這吸血蟲

還玩政治就是了。他財大勢大，至今親愛村的人民仍然叫他「高主席」。

高天思：村民大會那一天，我和太太有急事上台北，沒有參加。我不知道村民為什麼要罵我是暴發戶？

我是孤兒。我的父親沒有留下多少田地給我們兄弟。我這半輩子憑自己的雙手和勞力賺錢，辛苦掙來這一點點財富，在山地部落算是小有成就，卻引起村人的嫉恨……。我從玉山神學院肄業以後，回鄉競選鄉代表，當選過兩任鄉代表會主席和村長，也幹過世界展望會親愛村主席。一直到去年底，國民黨提名我競選南投縣議員，落選了。現在，我決定不再過問政治。但如果村子裡的地方建設需要我高某人幫忙，我會義不容辭，盡我個人的心力。

記者：從最近親愛村簡易自來水廠這樁瀆職案來看，雖然瀆職醜聞鬧得掀了天，傳說紛紜，但高主席仍然安泰無事，您可以想見他神通有多廣大。

這回村民大會還沒有召開以前，親愛村鄉代表乃金龍曾經斬釘截鐵地告訴我：「這件自來水廠瀆職案，我一定要揪出來辦！」我說：「他財大勢大，告得倒他嗎？」

果然，被我注日期期待的村民大會這天晚上，乃金龍悶不吭聲，公開地放了水。眾人原本期待今年曾以票數擊敗高天思而被選民付以重託的乃金龍，可以為民喉舌，為人民爭個公道，不料這乃金龍也讓選民徹底失望了。

選民：其實，他和過去的高天思一樣，也是買票當選的鄉民代表。

記者：我至今還記得，當我在新生村長的家裡，提到高天思的財富時，乃金龍就露出不屑的神色，說：「這一方面，我在選舉時和高主席較量過了。」松林部落的村民也告訴我，選舉鄉代表時，乃金龍放出風聲：「如果我乃某人當選的話，保證全村民的除帳減半計算。」

這乃金龍也是開雜貨店，搞高利貸起家的。由此可知，在山地部落的高利貸資本，不僅可以勒緊人民的肚皮，也可以操縱選票。至於乃代表有沒有兌現選舉承諾？為何故放高天思的水？其中的暗盤，就非外人所能了解了。

張美雲：其實，高天思是一個好人，也是一個山地人材。他的腦袋裡有許許多多推動山地社會進步的構想，乍聽起來，有他一張美麗的藍圖，可惜，他私心也太重了。我在世界展望會擔任工作員時，他當展望會主席，很了解他的為人性格。

單就簡易自來水廠那項工程來說，工程是高主席經手轉包給建築商人，其中我們世界展望會撥出十萬塊錢，加上村民每戶繳1500元，加上縣府和鄉公所的補助款，總共是200多萬元。可是高主席至今還是不肯繳出10萬塊錢的收據給展望會。他說：「建築包商已經倒閉，自從我不當代表會主席，這些事我都不管了！」後來世界展望會總部派人來查帳，弄得我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總部的人也很生氣，有一度曾經想把展望會親愛分部停掉。

這筆10萬塊的帳，在前年7月16日才入到鄉公所的暫收款。也就是說，完全沒有人到親愛村簡易自來水廠的專戶裡頭，就那麼神奇地消失了。

村長陳昌明：我每天都喝石灰水過日子。老百姓也天天抱怨缺水喝。這已經不是一天、兩天的事了，簡易自來水廠的工程已經拖了3年啦，我們老百姓一定要查出來誰是負責人？今天，政府只要給我50萬，我立即可以召集

親愛村的小孩雖然沒有富裕的物質生活，却能在美麗的大自然裡學習，生活和成長。



張元再說：「可憐啊！山地人這個民族，總有一天，他們非滅亡不可。政府應該大大地考慮，把整個台灣山地民族集體移民到巴西去。因為那邊的土地多，勞力貴，巴西政府會很歡迎。」

12個鄰的居民，徹底做好簡易自來水廠的工程。可是人家把一百多萬花光了，你瞧瞧我們的自來水，笑話呀！

記者：依照林春德鄉長在村民大會上的說明，簡易自來水廠的第一、二期工程已經驗收完畢，總共花去一百多萬元。但記者跑到水廠源頭第9林班察看現場工地，卻發現了這些事實：

第一，或因為施工設計錯誤，再不就是因為明顯的偷工減料，現在的水源頭根本虛設，沒有充分足夠的水源。所謂自來水，只是一條乾涸的水管。據村民表示，真正的水源應該在更深、更高的山區。

第二，全長一·九公里的自來水管埋設工程，竟有多處的水管暴露在地面上，甚至水管相接的地方僅用塑膠繩子緊綁，如同兒戲。

第三，我們也發現，在工程設計上高天思動了手腳，刻意地把水道工程繞了一圈，引進他的旱田裡。據說高天思計畫在這塊旱田栽植茶葉，將來圖個灌溉上的方便，不惜枉費公帑。

第四，親愛村民可以說滴水得來不易，長期以來陷入嚴重水荒的困境。高天思的家院後面，卻有一座花園水池。整日裡可以聽見淅瀝的水聲，任他流入陰溝。

8年前，高天思當選了南投縣仁愛鄉代表會主席以後，許多老百姓逢人便說：「親愛村將來有潛力，有希望囉！」這句話，最能道出高天思這個人的前途遠景，一片看好。他人緣好，手頭慷慨，能說善道，外表上又是一個謙謙君子，透過黨的栽培，使他扶搖直上了。

經濟上，高天思也是佼佼者。尤其是他趕上了山地經濟全面性地整合到台灣經濟當中的這個浪頭，只要稍有經濟頭腦的人，很容易便竄昇上去。但在親愛村，他的大哥高天

財以農產經濟和中盤商起家，已經不容他去分佔小小親愛村的利頭。於是，高天思摸到另一個門路，搞起了轉包工程的生意，汲汲於近年來親愛村的各大工程建設——1983年的簡易自來水廠、1982年的親豐道路、1983年的親愛大橋、1983年的萬大水圳與土地重劃工程和第10林班農路和高峰農路等等，全部經他利用職權之便，轉包下去。

高天思逐漸發跡起來了。也就在這個時刻，眉溪村的小角落裡出現了一個新時代的人物蔡貴聰神父。那時候，他還只是輔仁大學哲學系的學生，任誰也沒有想到，8年後，他會初步把高天思在政治上打垮下去。

巴灣：我是在追隨蔡神父的腳步以後，才慢慢懂得山地社會內部存在的許多矛盾問題。現在，我們年輕一代山地人的思想不同了，我們開始有強烈改革山地社會的意志。去年底，蔡神父在短短一個月內，決定出來競選南投縣議員，他的對手就是高天思。

高天思實力堅固，黨提名支持他，與林春德鄉長搭配競選，表面上的陣容和聲勢都夠勁。可是，每當我去拜訪選民的時候，老百姓只敢開個小門縫，壓低聲音說：「沒問題啦，我們支持蔡神父。」然後，門縫裡一雙緊張、真摯的眼睛在門裡的黑暗中消失了。我親身經歷過這幕情景，我的肺腑裡，有什麼東西開始滾燙起來了……

記者：巴灣繼續告訴我們蔡神父十年來默默從事的地方基層工作。巴灣說，蔡神父做過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合作農場吧！

據巴灣說，民國66年，還在大學讀書的蔡神父，就利用春假回到山上來。他把長期觀察山地經濟被剝削的景況，用很淺顯的語言向村民做分析和說明。有一回他帶著一塊黑板，在12位村長老面前作了一次感人的演講。他告訴村長老，現在我們山地人自己當「布洛卡」（老闆）！然後，他在黑板上畫圖解說，說明他計劃如何讓村民共同經營合作農場，如何測量農路，選定地點，再把大夥兒採收的梅子集中起來編號。最後才推派一名會計，把賺來的利潤發給大家。

在蔡神父領導下，眉溪村終於組成了農業合作事業的第一支先鋒隊伍，由蔡貴聰神父率領9部機車，浩浩蕩蕩地騎到員林鎮上談買

賣。這一套自力更生的直銷辦法，雖然在鎮上被投以不少懷疑的眼光，他們終於找到玉山食品廠願意收購梅子。這一季，12位農民因為不受中盤商剝削，連本帶利地比往年多賺了20餘萬元，大夥兒高高興興地殺了兩條豬慶祝。

蔡神父年輕時，就是這樣立下了為村民服務的決心。民國70年，他回鄉主持霧社天主堂，也積極開辦規模更大的霧社合作農場。因此，老百姓說：「我們終於做了自己的布洛卡！」

張美雲：老實說，我不同意蔡神父出來競選。因為我認為山地部落可以沒有政府，但不能沒有教會，沒有天主的牧人。40年來，只有教會真正關心我們山地人。如果蔡神父因為競選被教會免去神父職位，實在很令人遺憾。

巴灣：蔡神父沒有錢競選，一部宣傳車只花200元裝潢費。他跑到埔里的一家棺材店買紅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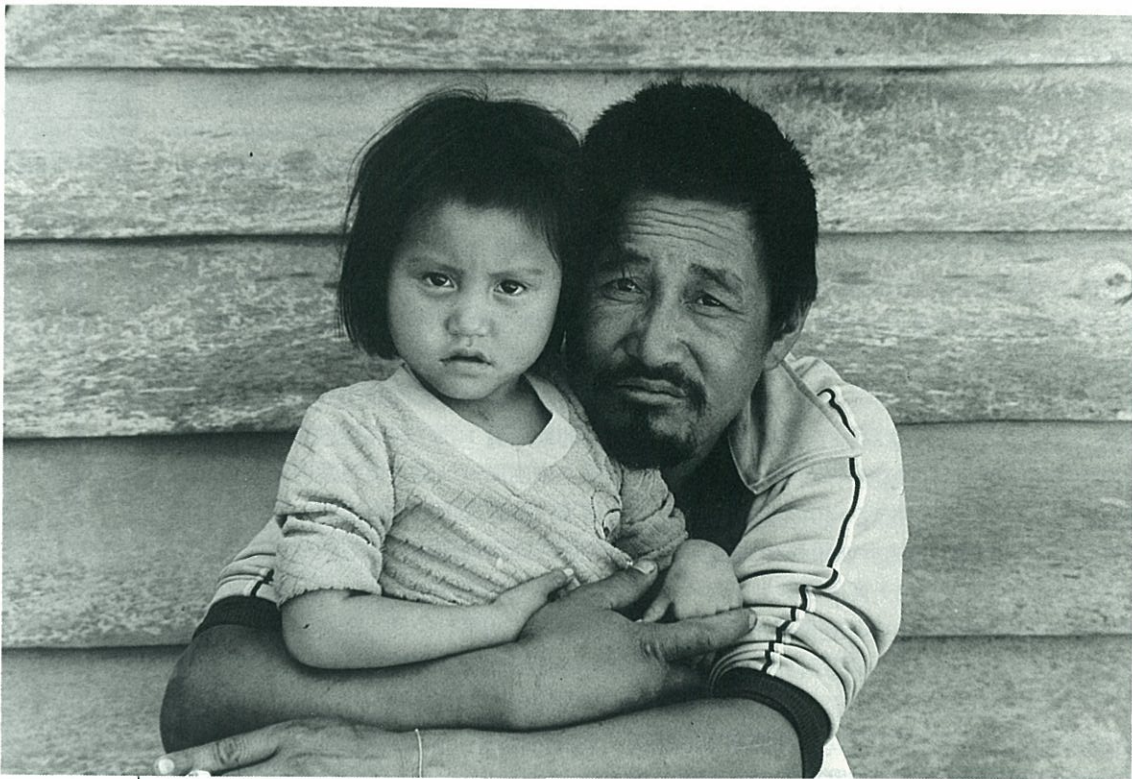
雖然親愛村裡已有幼稚園，但有些村民却寧願每天花個20分鐘，用摩托車將孩子送到萬大發電廠辦的幼稚園去上課。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幼稚園比村裡的好，因之有人戲稱這些到萬大上幼稚園的小孩為「小留學生」。



村幹事林秋松說：「張玉蘭時常寫陳情書，這是我們知道的！後來，凡是看到這樣的筆跡，我們心裏就有個數……」



施小妹今年2歲。她的媽媽被僱在村裡的幼稚園做營養午餐。媽媽在廚房裡忙時，她總會乖乖地在一旁吃。



古生財和他的
么女古心怡。
古生財共有5
個兒女，長子
目前就讀高雄
工專一年級。
他認為，只要
孩子爭氣，再
怎麼辛苦，也
要讓孩子們受
好的教育。

我的口袋裡，藏了許多神父的傳單，只要避開高家耳目，我就發蔡神父的宣傳單。

(聲音)：蔡神父的聲勢奪人，扶搖直上。民眾服務站傳出消息，黨部已經放棄高天思，要全力輔選林春德。

雅偉：有人謠傳，如果蔡神父當選縣議員，全村的婦女都得去當修女。我們心裡哪肯服氣，就起來反駁，說：「那麼說，如果某某人當選，全村的婦女就要去當妓女了！」

魯瑪伊：我是當時高主席的助選員。那一天，就是我和中正村的鄉代表黃以郎，暗中地跑到中正村的教堂內。那時天氣很冷，我的手和心一直發抖著。黃以郎站在窗外把風，我一個人慌慌張張地在屋裡影印那一份「教會公報」，總共印了好幾千份，印完了就四處去散發。我們宣傳車的擴音器也配合一起，大聲地嚷：「蔡神父不選了！因為教會反對他出來競選，蔡神父不選了……」。

記者：從整個選情和民心來看，高天思似乎大勢已去。蔡神父這一頭，卻像宣告新時代來臨一般，處處洶湧著亢奮的火花，全鄉村民共同舉目盼望著這一盞新的燈火，一日日地燃燒起來。

蔡神父的競選宣傳，和傳統官方選戰作風很不一樣。他不開空頭支票，不許諾樹路燈，開道路，……這些一時騙取選票的政見。蔡神父以他一顆緊緊貼近親愛村人民的苦難的心靈，以親愛村的青山翠谷當做教堂，以宣教的心發表他的政見。他呼喚親愛村自主、自覺的精神，他要求開闢村民每天上工，每天回家的道路，而不是觀光道路；他主張親愛鄉的農民起來搞農產品產銷合作；他攻擊使鄉民永世為債奴的高利貸盤剝……

人民的心燃起了改革的火種。倒高擁蔡，改變生活的浪潮，像是激動的火花，迅速地在親愛村中燎燒了起來……。

雅偉：我是當時蔡神父的助選員。就在投票日前夕，高天思的聲勢突然高漲起來了。我們設在霧社的競選總部，頻頻接到電話，選民告急了，他們說，高天思開始買票了！！

記者：那一夜，老村長張宗賢的家門口，趕來了高天思的各路人馬。大家紛紛議論著，作出了最後決議：「親愛村的票源必須穩住。」隨而，他們推出老村長張宗賢和地方上長老們，要他們出面趕在當夜捱家捱戶地去告急。

他們在高天思的浪潮已倒的時候，依然可

嚀，「高主席當選了，親愛村將來才有潛力，才有希望啊！」

張美雲：我還清楚記得開票那天晚上，我在屋裡洗頭。突然，聽到擴音器呼叫我接電話。

山路很黑，我嗅到整個村子裡一股緊張的窒息。我心裡很駭怕，因為電信局代辦處就是高家。左思右想，我才硬著頭皮跑去，因為我知道，一定是蔡神父沒忘記叮嚀朋友，從霧社打來電話，以免我會緊張掛慮。

電話那一頭，傳來熱烘烘的歡呼。我感覺到，霧社那邊的朋友在電話旁爭搶著說話，大家好興奮，我這一頭，在高派眾人的凝視下，可不敢表露出心中的喜悅。高家的門口，

第五幕：合作農場

記者：今年10月，因為一連遭了兩次颱風，使濁水溪的水越發黑濁了。村民說，「40年來，河底都是這麼混濁的水啊！」

但40年了，濁水溪畔總算培育出一個蔡神父。蔡神父這破天荒的勝利，終於打破仁愛鄉長期以來由金錢和權勢操縱選舉的惡傳統。其實只有在親愛村裡長期生活在貧困、絕望、無助情況下的老百姓，才知道蔡神父在人民堅定支持下，以選票打破地方豪強的社會獨佔，是何等的奇蹟。

新的形勢似乎已經來到親愛村。蔡神父便把他的「選民服務處」堂堂正正地設在霧社天主堂旁邊。你一進門，一眼就可看見牆壁上掛著一幅題字，那是南投縣長吳敦義頒贈給他的「為民喉舌」四個大字。在這幅大字下面，擺著一張光滑的木頭長椅，有人打老遠送來自己種的一籃小梨，擺在長椅上，轉身就走了。也有人坐在長椅上等候蔡神父為他申訴冤屈。有人請他幫忙辦理房屋貸款，申請義診。沒有錢買棺材辦喪事的窮人家，也會上門找他們親愛的蔡神父……

這些進進出出的人，清一色全是純樸的山地農民，這使我想起蔡神父談過的一次喝酒往事。

他說，「有一回，他開車載了40幾個病患去醫院看病時，在山路上，被警察攔下來開罰單。當時我覺得很悲憤，第一次覺得自己的神職工作，在現實中是多麼無力。」他問自己：為什麼我們山人每天回家要走的道

擠滿了黑鴉鴉的人，好幾隻眼睛瞪著看我。但我心裡知道，噢，親愛的天主，蔡神父當選了。我害怕因為自己的喜悅去刺傷高家的人。一直到跑著離開高家很遠了，我才在那一條寂寥的夜路上，放聲哭了……。我偷偷地流淚，感謝天主照顧我們山人。

記者：當天晚上開票結果揭曉，蔡神父以2050票當選南投縣議員。闖黑的山崗上，村民們暗地裡備妥的炮竹也一波接一波地燃響了。張美雲在半路就被村民熱情地圍住，人群外有人起哄，大聲地喊：「蔡神父那麼胖，我們拋不起來！」於是，張美雲含著熱淚，被眾人舉起，拋向親愛村沈默的夜空中。

78歲的巴灣諾敏夫婦，從台灣光復後，就一直獨居在親愛村對面的山頂上。他們吃自己種的稻米、地瓜、南瓜、蔬菜。這種自給自足，近似隱居的生活，似乎很令他們滿足。唯一令他們擔心的，就是他們的獨子，幾乎常常醉臥在親愛村的小道上。



乃金龍是新上任的親愛村鄉代表。
那一次選舉，乃金龍說：「我在財富上和高天思較量過了！」

路上，一直沒有客運班車？為什麼我們的病人必須走老遠的山路去看病？「就在那一個夜晚，我喝了許多酒，鼓足了勇氣，跑到警察局去理論。」蔡神父說，「那時我內心只有一個念頭，我蔡神父一無所有，只有一條命吧。如果讓警察局把一個神父拘禁起來，弄出一點新聞，或許才能夠為山地人討一點公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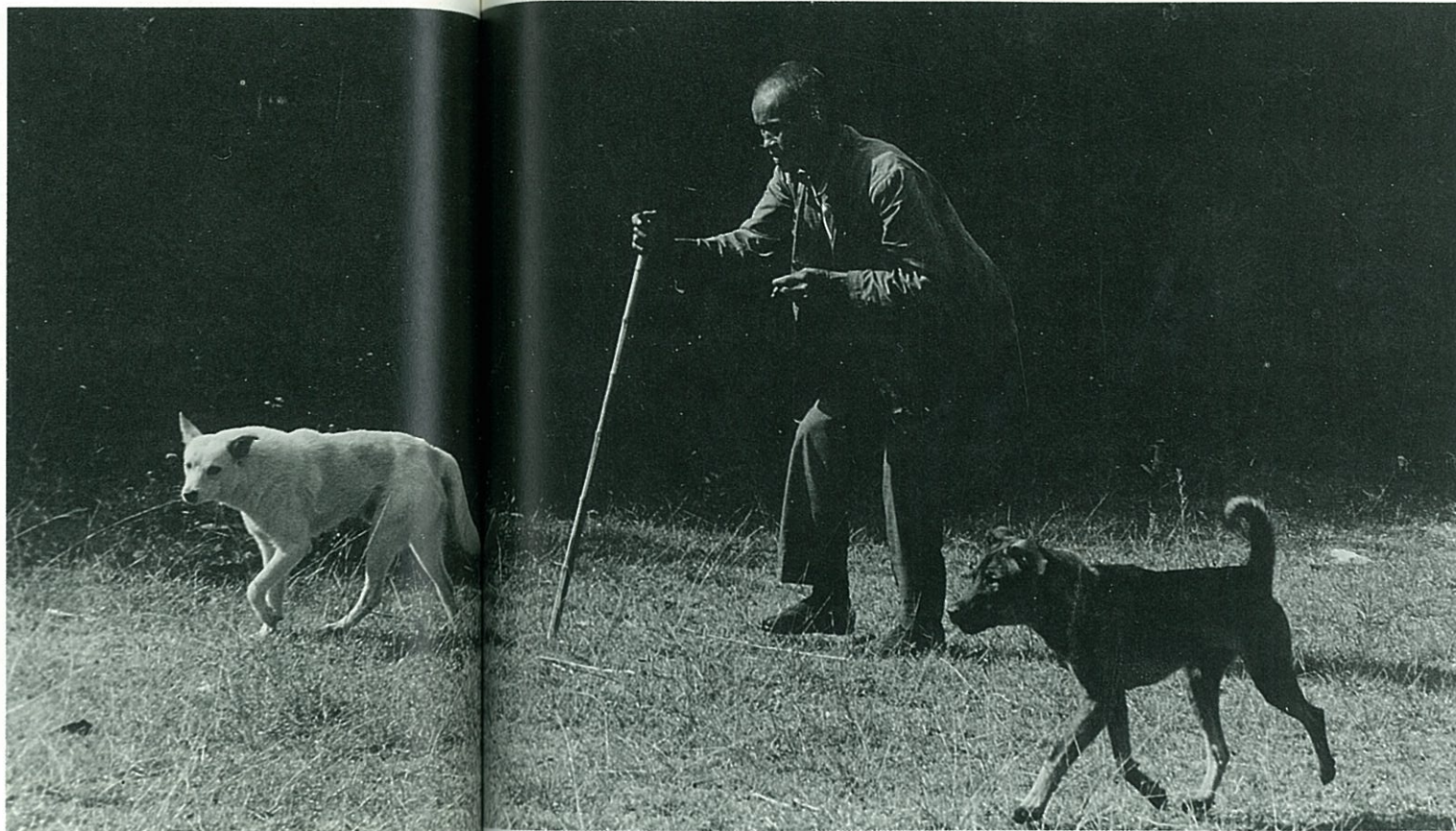
張美雲：現在可不同了。自從蔡神父當選議員以後，為了學習政治，蔡神父變得更為忙碌了。

也是打從那時開始，靠著蔡神父高舉起來的這一把火炬，山上出現了一批年輕人，默默地圍繞在蔡神父身邊，為他努力工作。他們不喊口號，沒有什麼高等學歷和政治關係，卻敢想、敢做，敢於去挑摸豪強的冷牆……。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山上頓時失去了一位好神父。這個影響也是挺大的。因為時勢所逼，蔡神父同時扮演著政治和宗教領袖的雙重角色，可是在我們純樸而依賴教會很深的山地部落裡，由於蔡神父要為教會以外的許多事奔忙，許多教會工作便不得不逐漸停頓下來了。蔡神父先前組織和推動的霧社合作農場，也因為蔡神父無法分身，陷入了停頓的狀態。

記者：蔡神父是搞農業經濟的，在神父修業過程中，他曾經遠赴以色列去學習合作農場的專業知識。1980年，他帶著一批年輕的山地人，草創成立「農產品共同運銷班」時，只有28歲。到了1981年，「共同運銷班」才擴大成為「霧社合作農場」，輔導山胞在農業經濟上的發展。

山地的小孩，很小就必須學習如何獨立，如何照顧自己。



現年84歲，已經無法從事農耕的依勇魯瑪，總帶著他的狗，在村裡頭閒逛。走累了他就到他梅子園下，一個人靜靜地坐上老半天。

張美雲：我自己曾經擔任過這個「合作農場」的義務使徒，那時蔡神父還沒當上議員呢。我還記得，當時大家搞得好好起勁，經常每天忙到三更半夜，心中卻燃燒著一盞燈火：讓山地老百姓自己站起來，做自己的老閩！

由於大夥兒努力工作，合作農場漸漸獲得山地鄉親的信賴，一年營業額曾經高達1,450萬元以上，盤生在山地零細農業上的中盤商，也一個一個垮臺了。但是，隨著業務的過速擴展，合作社裡許多工作上的問題，便逐一曝露出來了。例如農產品價格下瀉，農產品外銷不景氣，山區運輸困難，周轉資金的短缺，中盤商對合作社的打擊性惡質競爭等等，這些我們一時沒有力量應付的難題，似乎一下子湧向我們的辦公桌上，等待我們解決。

蔡神父：有人說，如果合作農場擁有足夠的資金，也許情況就不同了。但是，從山地經濟結構來看，問題似乎沒有那麼單純。我們曾經做過一項估計，從每年農產品的總生產量

來計算，我們仁愛鄉的老百姓，一年被中盤商賺走的錢，可多達1,000萬元。這個數目，雖然叫我們瞠目驚心，但是，在這個數字的背後，也同時向我們揭發了一個冰冷的事實：究竟，我們山地老百姓一年中積欠中盤商的債款有多少？

當整個山地社區的農民全都被中盤商人的債據牢牢套在頸子上的時候，中盤商便可以使出各種奇招異式，對可憐的山地農民生吞活剝了。中盤商人可以惡意哄抬價格，擾亂市場行情，以暫時賠本為手段，破壞我們合作農場。於是散漫、短視的農民，受到利益、權勢的裹脅，離開合作農場，中盤商人終於達成瓦解合作農場的目標。此外，中盤商和工廠搞聯線作戰，共同來抵制我們的合作農場，並以現金買賣或借款作為利誘和脅迫農民的手段，向農民收購農產品，也是一個厲害的奇招。

像今年的第一期玉米收購，就是一個例子。

依照規定，中盤商向農民收購玉米，是百分之百的違法的行為。政府規定玉米必須由各地農會按照每公斤15元的保證價格統一收購。可是，農民因為貧窮，因為每天急迫需要現款以支應日常生活的開銷，老早就把他們的玉米典賣給中盤商抵債或借款了。至於中盤商以什麼價格賣出，其中的暗幕，就不是我們局外人可以知道的了……

張美雲：以前，我們山地人很單純，只懂得把農產品賣出去，看到錢就好了。如今，我們不知不覺間掉進了山地中盤商人和雜貨店以債款為脅迫手段的火坑裡，成為終身償還不完的高利貸款的奴隸，永遠不能翻身。

但是，恰恰是因為長期深受中盤高利資本的剝奪，加速刺激了我們學習經濟，自救自立的努力。我常常這樣想，如果不是這一段充滿悲辛的學習歷程，使我們山地人付出了很慘痛的代價，仁愛鄉便不可能造就出蔡神父和他所經營的合作農場吧。現在，儘管那



高天思是親愛村中數一數一的人材，看起來也是一個謙謙君子，可惜他斂聚的財富，一直是村民嫉恨的話題。



在親愛村開了40年雜貨店的張玉蘭，在她的家門前戲弄著猴子。兩年前，她花了2500元向呂周運買來了這隻潑猴。

些中盤商又一個一個復活了，但合作農場的同儕，應該在錯誤中學習到寶貴的經驗，再一次重整出發。

盧龍：4年前，有一位收購香菇的中盤商在親愛村被人殺害了。他的屍體丟在山溝裡。那一陣子，村民都很沮喪，因為40年來，我們村子裡只發生這一次不名譽的命案。後來，埔里的中盤商在街頭上見到山地人就喊殺喊打，鬧得雙方劍拔弩張，也在我們心裡留下一道很深的陰影。但是，我們被剝削了幾十年，埔里街頭上漢人的山產店卻一棟一棟的旺盛起來。可我們看在眼裡，全知道那是我們山地人的勞力和血汗所堆積起來的高樓大廈。這種心酸，大概只有我們山地人才懂吧！

記者：「每次談起我們山地人的問題，總是那麼容易令人氣餒啊……。」盧龍說。40年來，親愛村的經濟，在組織、吸納到平地漢人資本經濟體系中而不能自拔。山地傳統的民族共同體破壞了，在山地社會資本主義化之後，現款成為山地人取得生活資料的唯一手段。為了取得現款生活，平地高利貸資本便深刻地浸透到山地生活與經濟最內部，滋生茶毒，使山地經濟、文化、社會和倫理不斷崩潰……。親愛村的山地農民為了求生存，在蔡神父和霧社合作農場的輔導下，整個仁愛鄉曾經動員起來，向漢人學習市場經濟。那



時，大家胼手胝足，把剛剛初學的投资和市場的概念，付諸實際行動，他們開始搜集市場資訊，在合作農場設置開發生產部門，運用了「世界展望會」和「儲蓄互助社」這些教會協辦的山地基層組織，企圖在山地各角落紮下經濟工作的根基。這一切的努力，雖然在山地裡的中盤商業資本和雜貨店豪強高利貸資本的百般打擊和阻撓下，初次遭到失敗，但蔡神父們知道，他們絕沒有白白付出代價。蔡神父和新生代山地人搞「合作農場」的具體經驗，就像一粒落土的麥子，帶著無限的可能性，深深地埋在村民的心中，等待另一個生根發芽的春天啊……



親愛村的農產品，大都先經村裡的雜貨店收購後，再轉賣給平地商人。

第六幕：祈禱

張美雲：村子裡經常有老人這樣問我：「為什麼我們老是賺不足錢，老是吃不飽。為什麼啊？」

望著老人那張憂愁的臉，我無言相對。我內心裡一直向天主祈禱著山地人能夠回到我們那和平、滿足、樸實的傳統時光。但許多無法索解的現實中的迷惘告訴我，那是多麼癡愚的夢想啊！

記者：告別親愛村，在霧社街頭候車回台北時，

正好遇上仁愛鄉公所舉行第13屆第一次鄉代表大會。盧龍硬拉著我，不讓我上車。「看過代表大會再走，」他說。

林春德鄉長在大會上講話。他侃侃地談著山地行政上的財政苦經。

(林春德的聲音)：近5年來，適逢縣政府財政拮据，復遭迭次颱風豪雨侵襲，致使本鄉建設無法正常發展……

記者：我走出會議室，坐在冬日陽光下，捧讀



呂周運畢業於臺中一中。10餘年前被村民推派出來競選村長時，因為沒有錢，輸給財力雄厚的高天思。從此，他默默地耕田，累了就一個人在家裏喝酒……。



或是老神父離開了村子，或是村民被繁忙的農事所繫，每個星期日，上教堂禮拜的人總是寥寥無幾。

這一份鄉代表大會的公報。驀然間，我想起對面山上住著的人家。40年代中期，他們從日本統治的劫難中回歸祖國，開始學習定耕和漢化經濟，卻在60年代捲進了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市場經濟中，漸漸成為平地人高利貸資本剝削之下永劫難復的奴隸。在這一條漫長的路途上，他們終於用自己的計畫，搞過「合作農場」，掙扎著尋求經濟的解放，雖不成功，總算邁出了第一個振奮人心的步伐。

如今，那塊霧社合作農場的招牌，仍舊沒有力氣地在街頭上掛著。高天思和張玉蘭兩箇豪強家族，仍然緊緊地扼住老百姓的喉嚨不放。他們把收奪的積累，投資到平地，不斷的繁榮發展，留下一個殘破的親愛鄉……

一車又一車的觀光客，在霧社蜂擁著下車，背著相機，幸福地走動。有誰能在這秀美的山色和人工塑造的山地異國情調裡，看見另一個民族悲辛的、絕望的命運？

一個高成長的、飽食的台灣社會的形成，

付出了多大的代價，沒有人能細細估算。但這次的採訪，我終於切膚地理解到，不論在平地，在山地，那無從估計的自然的破壞，環境系統的崩潰和人的破滅，正是我們不憚於謳歌的台灣經濟奇蹟背後，令人毛骨悚然的社會赤字。而在山地裡，這赤字尤其鬼哭神驚，因為我們正眼見著一整個民族在經濟、文化、種族上的淪亡！

是誰，是誰啊，讓這悲慘的故事，在台灣幸福的陽光下分分秒秒地上演著？高天思嗎？張玉蘭嗎？不。沒有了高天思和張玉蘭，也肯定還有陳天思、林天思、周玉蘭和李玉蘭吧。整個漢族平地資本的運動規律，規定了台灣山地經濟和社會的解體。

但是，希望依然頑強地燃燒著。如果我不曾認識蔡神父和他周圍年輕一代的山地人和他們激動人心的工作，這趟採訪旅行，不，這個世界，將會多麼黯淡。

我感到認識今日台灣山地解體和民族淪亡的危機，是台灣一切關懷的知識分子的重要



功課。在回程的車上，蔡神父、張美雪、盧龍……的臉龐，不斷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裡。我的眼中湧起不知是悲傷、感動還是喜悅的淚水。我向霧社——這蘊含著多少英勇的民族自救的歷史意義的地名，做了誠摯的祈禱：「做為漢族青年，霧社的親愛村叻，您給了我畢生難忘的教育。我已知道，只有山地人民從經濟社會的重軛中解放，漢人知識分子的良心，才能獲至真實的自由。」♀

山地農業的生產環境，遠遠落後於平地農業。政府應當有一套特別的山地農業政策解決困難重重的山地農業問題。



蔡神父不是神，他喝酒、抽煙，他是一個人世的神職人員。他為台灣整個少數民族被支配、被剝削的命運扛起了十字架。「等到60歲，我什麼事也不做，讓年青的山地人來接棒！」他說。

讓我們 誠實 讓我們關懷

台大學生擂動了校園自由的鼓聲

10月間，台大的學生社團「大新社」被勒令停社一年。
10月22日，台大12個學生社團連署了一項抗議宣言。
10月24日，學生們在台大門口廣場上，
舉行名為「自由之愛」的惜別講演會。
11月10日，128位台大各研究所博士、碩士研究生
連署了一份宣言，具體要求廢除學生刊物審稿體制……
面對政府解除40年戒嚴、黨禁的新形勢，
台灣大學關心的老師和學生，
向40年來校內僵化、保守的訓導、安全體制，
發出要求進步、要求改革，要求誠實和關懷的心聲……



在台大大新社的惜別演講會上，他們說：
《爲了人格權的不可侵犯；
爲了經由理性的思考判斷；
確立社會責任與價值依歸；
更爲了認識真理的緣故，請給我們一個言論自由的台大！》

攝影 ■ 蔡明德
撰文 ■ 吳弘宇

「在人類追求的一切權利中，請先給我求知、發表意見和徹底自由辯論的權利。」—John Milton，17世紀英國文豪，「失樂園」作者。

1986年10月24日傍晚，台大「大學新聞社」在校門口舉辦了一場名為「自由之愛」的惜別演講會。會場上有數百位支持大新社的台大同學和社會各界人士。有些家長接到學校訓導當局的通知，因擔心子弟出事，遠從花蓮、高雄等地坐夜車趕來，也不安地在場觀看。

有9位大新社員陸續上場講話。他們冒著退學處分的危險，強自鎮定地娓娓陳述他們追求正義、真理和自由的信念。他們說他們再也不甘思想被桎梏，心靈被蒙蔽，要求解除校園內束縛思想發展的各種行政上和思想上的限制。語調平和，情詞懇摯，聽眾頻頻報以熱情和支持的掌聲。

這是一場台灣校園史上劃時代的學生集會。大學生第一次為爭取校園內言論自由而直接訴諸校園社會。「我們沒想到會獲得這麼熱烈的支持。」幾位主事的大新社員說。

10月22日，台大當局以「大學新聞」607至609三期各有文章和圖片「未經審查程序即行刊登」為由，懲處大新社停社一年，社長許傳盛記過兩次，總編輯林國明、文字編輯陳明祺各記過一次。

對於這樣的處分，大新社員無法心服。他們問：校方既已肯定「實質內容無問題」，何以要藉「程序問題」論罪？他們懷疑「訓導當局惡意地以『程序規定』來入罪學生，以達到控制思想言行的目的」。而由於被議處的問題圖文，內容與校園黨團輔選學生選舉有關，更令他們懷疑其中另有校方不能明言的內情。他們決定印發傳單、舉辦惜別

演講會來訴諸校內的學生輿論。

10月22日下午，大新社散發了「台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署名的12個刊物負責人的政治立場並不統一，但在抗議校方侵害學生言論自由的這面旗幟下團結了起來。

宣言中說：「我們認為，此次大新受懲戒，不是單一案例，只是把審稿制度的荒謬不合理性；把言論自由受侵害的事實，再次地暴露。這種不合理的侵害事實，過去一直發生。如果我們不發表聲明，嚴正要求言論自由，我們相信，諸如此類的言論侵害，還會繼續發生——也許有一天，就會降臨你我身上！」

據學生領袖說，校方箝制學生的思想言論，歷有年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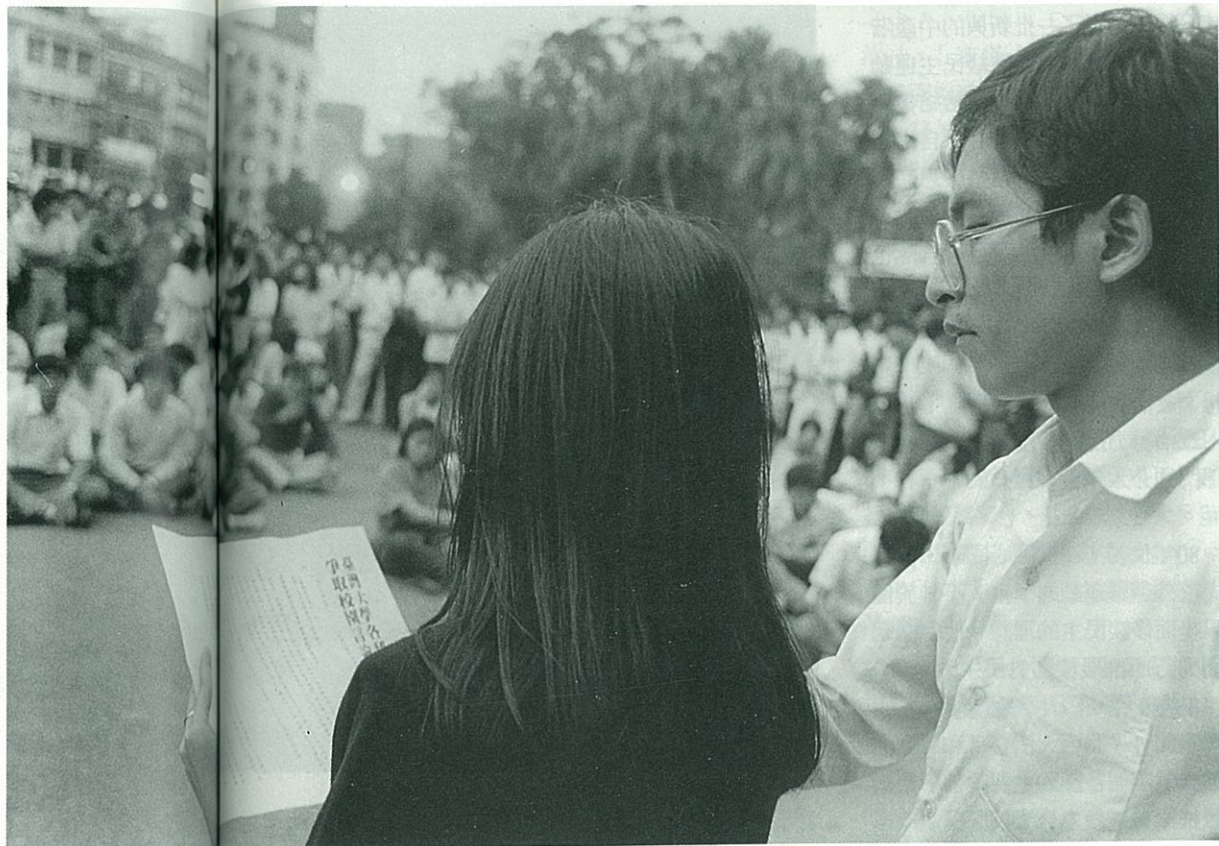
1955年，「再展開文化運動」的幾位發起人，由現任台大政治系教授的胡佛執筆，聯合起草了一篇題名「隔江猶唱後庭花」，抗議陳香梅在台舉辦美國流行洋裝表演會的文章——原擬登在「台大思潮」第13期。但訓導處的審稿人員卻到印刷廠橫奪原稿。「台大思潮」憤而為文指責並自動停刊，以示義無再辱。

1963年，台大學生為了「不要讓歷史批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而發起自覺運動，創辦了「新希望」。時隔一年，卻因救國團的一紙公函，遭台大方解散社團，停刊雜誌。

類此抑制學生言論的記錄還有很多，如果開起學校抑壓學生言論的清單，可一直開到這幾年「大學論壇」社被兩次停社，「台大醫訊」被迫改組等事件。

這一回，台大學生卻不肯再默爾而息了。

大新社的W同學說：「這麼多刊物負責人願意連署『宣言』，頗出乎我們意料。可見同學都普遍感到校園的言論自由不能繼續受到侵害。



台大「大新社」同學宣讀「台灣大學各刊物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我們「認清事實」和「追求真理」的心，是相互一致的。〉

我們會為言論自由奮鬥到底的！」

鑒於社會輿論壓力接踵而至，在11月3日，台大訓導處舉辦了「大學新聞社停社說明會」。在會上，訓導長周道濟表示，因為台灣目前處於非常時期，基於國家安全，有必要依特別權力關係，輔導學生，審查稿件。會中的大新社員則引據憲法指校方有違憲法第11條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條款。雙方幾經辯難，不歡而散。

11月4日，30多個台大社團、系學會和院代會的負責人連署了「台灣大學學生界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宣言中主張：(一)、廢除事前審稿制；(二)、比照社會一般出版物採行事後追懲治。

11月10日，128個台灣大學博、碩士班研究生，又連署發表了「台灣大學研究生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宣言」針對10月3日訓導處的說詞，指出：一、「非常

時期」的擴張解釋已成為校園中的神話；二、「父權意識」是錯置的校園倫理；三、「校園特別權力關係」是背離法理的權威思想；四、「大學之主體」應為教授與學生。最後，「宣言」並要求：「廢除壓制言論自由的事前審稿制，給我們一個自由理想的台大！」

「顯然，既存體系之排拒改革建議，是學生集體對抗行動的主要動力。……當學生渴求改革時，言論的檢察出現了；政治監視加強了；持有異議者都遭受懲罰……

」——Richard Flacks，美國社會學家，60年代學運主要參與者。

其實，爭取言論自由只是台大學力爭校園民主化的一環。

從1960年代後期，台灣經濟大幅

起飛後，湧現了一批新興的中產階級，推動了台灣中產階級民主運動的發展。台灣的社會、政治結構產生鉅大的變遷。社會上要求自由，民主的呼聲日高，要求打破思想言論禁忌、解放思想和政治束縛的力量日形壯大。這樣的發展，自然也反映到校園中來。

愈來愈多的先進學生，對於學校行政單位40年來不細緻對待學生思想、政治和情感問題的作風，及校內政治勢力操縱學生選舉，和安全部門的介入學生事務感到不平和不滿。

80年代初，一些關心國事、參與過校外選舉運動的學生，不甘於僅只坐而修談民主的理想，他們想起而力行，推展校園的民主改革。

83年9月，「大學論壇」、「大學新聞」、「台大法言」和「台大醫訊」四個社團的主要幹部，決議以推動普選做為台大校園民主改革的第一步。

同年10月8日，他們發出「告台大同學書」，譴責校方壓制學生的言論自由、鼓吹學生自覺和自主，反對現行代聯會主席的選舉制度，呼籲班代表投廢票抵制，要求同學支持普選。當天下午學校就受到了校外要求維持校園安全的壓力。

接著連續好幾天，台大校園內出現了大批傳單和海報，指責校方剝奪學生自治權，抗議校外某單位介入校園對學生進行安全調查。10月16日，台大召開班代表研習會，選舉代聯會主席。教務長姚淇清、訓導長尹建中都在會上講話，認為普選應「從長計議」。大論社員在場內散發傳單，呼籲同學投廢票。當時「大論」的總編輯劉一德和王增齊同學在場外貼「我們要普選」的海報，旋即遭教官制止。

這件事掀起了軒然大波。學校當局頻頻開會、校外單位殷殷介入，新聞界、黨外雜誌也屢加報導。眼



見事態嚴重，同學為恐這幾位大論社員被開除學籍，發起了簽名運動，要求學校對引發事件的學生領袖從寬處理。19位大論社員突破重重困難，終得與虞兆中校長面談，陳述他們對訓導人員誤解學生及情治單位介入校園的不滿。結果，大論社被停社，劉一德等人被記了大過。

1984年6月，台大政治系的吳叡人提出「還我學生權」、「還我自治權」的政見，出而競選代聯會主席。在多人角逐的亂軍之中，吳叡人竟而險勝黨團支持的候選人，造成學校內外巨大的震撼。

但許多活躍的學生卻因而被安全人員約見，「享受」牛排大餐，和安全人員懇談。

吳叡人當選後，原希望以「合法、理性」的原則，使學生能與校方作誠摯的溝通，為同學爭取更好的生活和學習環境。但是保守成性的校方無法改變疑忌學生要求的習慣，吳叡人的努力失敗了。

85年4月28日，吳叡人同學終於

台大大新社總主筆吳介民在「消費者文教基金會」主辦的座談會上，報告大新社在鹿港調查當地人民反對美國杜邦公司設廠居民運動的心得。

辭去了代聯會主席。他在辭職聲明中痛切陳詞，指出主管教育行政的人員，往往曲解學生的善意，「不斷地將三、四十年前在大陸上經濟、政治、社會秩序解體的背景下產生的學潮陰影；投射在現代學生身上。」而「安全單位介入校園，約談學生，使學生對公共事務，對國家前途，噤若寒蟬」。他說一年來，他飽受校內謠言、恐嚇之苦，「嚐遍了苦澀的成長的滋味」。

「大學是個特種社會，我們想要像成人一樣參與大學環境和政策的制定。如果有壓力來阻礙我們的自由，禁止我們參與，那麼我們就會失去成為一個公民的訓練機會。」

——Edward Schwartz，美國60年代學生運動改良派領袖。從83年起，在「大學論壇」、「大學新聞」、「醫訊」、「法言」和「健言」等社團不斷的宣傳、推動

之下，「校園民主」、「學生自治」、「普選」等理念，已經在台大校園內造成一定的聲勢，深入人心。終於在84年5月11日，從凍土中掙扎出了嫩芽。

當天早上，醫學系的王增齊、王作良及政治系的李文忠與數十位同學，穿著寫有「普選」二字的襯衣，從台大校門口開始口呼「我愛台大！」「普選萬歲！」向行政大樓行進，與學校行政人員發生了爭執。下午一點半，全校學生代表大會召開，以94比0的絕對優勢通過了「直接選舉建議案」，並且成立台大「代聯會主席直接選舉推動委員會」，選出了5名委員，負責推動直接選舉的運動。

然而，早上「漫步」校園的幾個主要參與學生遭到了嚴厲的懲戒：李文忠留校察看、王增齊一大過、王作良兩小過。「直接選舉委員會」的推動工作也遭到沈重的打擊。

「校方根本沒有誠意接受我們的民主要求，唯恐我們參與校務。『民無信不立』，校方的無信，令我們寒心而憤慨！」一位一直積極推動校園民主化的L同學說。

他表示，「普選」之議初興，校方頗為忽視，以為只是少數同學搞的玩意兒，從而採取放手壓制的手段。及至「普選」氣候已成，贊成的同學日眾，校方才開始找各種理由推拖和搪塞學生的要求。學校方面先是說民意基礎不夠，但學生代表大會即以94比0的票數來答覆。校方見此計不售，轉說直接選舉「技術上有困難」。學生的「直接選舉委員會」便花半年多的時間自行制訂一部可行的「選罷法」。最後校方抬出「國家安全」來，希望學生「共體時艱」，不要因普選而造成「校園混亂」。不論學生的「直委會」再怎麼力陳可以用穩健方式辦好選舉，校方也以「特別權力關係」的說詞，否定掉學生的民主要求。



台大社會系葉啓政教授在「大學言論自由與審稿制度」座談會上說：〈我們當教授的人也有無力感……〉

(攝影 ■ 王志宏)

台大學生「我們要普選！」的呼聲高唱入雲。
(攝影■王智章)



一直到今天直接選舉未能在台大學生自治生活中實行。

「校內的民主改革既走不通，我們就想到校外進行社會參與，一方面進一步瞭解社會，鍛鍊自己，一方面也貢獻身為社會一份子的力量。」L同學說，「就在這時，鹿港人民反杜邦的環保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展開，我們就組織了反杜邦調查團。」

「我相信，社會上有富於理想、關懷世事的青年人，遠比只有態度漠然，唯長者之命是從的青年人為強。……獻身於社會的理想、重人性特質而輕物質、想要戳穿虛偽與呆滯，這些一直是他們主要的推動力。」

——John D. Rockefeller 3rd, 美國企業家，洛克斐勒三世。

今天7月初，原來致力於台大校園民主改革的學生組成了「台大學生反杜邦事件調查團」，到鹿港進行3星期的調查和研究，並將調查結果

整理成書，結集出版。

學生的這項社會參與，頗獲社會各界好評。消費者文教基金會還舉辦了座談會，邀請他們與政府有關單位的主管官員和杜邦公司代表進行討論。

對大新社的社會參與，台大社會系的蕭新煌教授曾經在一篇文章裡這樣寫著：「大新社主動投入社會事件的調查，將他們所學的知識，運用到分析實際的社會議題，此一動機理應受到學校當局的肯定。」

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台大校方在學生剛剛投入調查時，就發表聲明譴責學生的行動。9月開學後，大新社準備舉辦說明會，把他們在鹿港的調查和研究工作成果公諸台大師生，校方卻未明文說明原因即凍結其一切社務活動，不准舉辦，更強行制止大新社在校園中公開發售「台大學生杜邦事件調查團綜合報告書」，理由是：該書未經學校審查即行在外出版，因此在校內銷售「報告書」，就是「非法行為」！

台大校方的僵硬政策，非常不能讓學生接受。由128個台大各研究所博、碩士班研究生連署的「研究

生爭取校園言論自由聯合宣言」就為此提出了這強烈的質疑：「試問：為何一方面教誨學生『胸懷天下，奉獻社會』，一方面卻封鎖其參與途徑，磨損其獻身熱情？為何一方面傳授民主理念，鼓勵自主人格，一方面卻以絕對權威來戕害其人格的成長？」

這次「大新停社」事件，是以發表在「大學新聞」的文章和圖片未經審查程序即刊登為由，懲處大新社的。但大新社員認為，這只是牽強的藉口。「校方對我們參與社會運動頗為疑懼。他們害怕失去對我們的控制，因此，他們必須另找名目懲處我們，否則5、6月份發表的『不合程序』的圖文，怎會拖到10月底才大做文章？所謂程序問題，不過是欲加之罪罷了。」一位R同學說。

「余瞧不起今日台灣所有大學。余以為台大只是School而不是University」——杜聰明，前台大醫學院院長

1949年，為台大奠立宏基的傅斯年校長，在台灣光復後台大第四次校慶演說詞的末尾，借用了十七世紀荷蘭哲學家斯賓諾莎的一句格言：「我們貢獻這個大學於宇宙的精神。」這句器識恢宏，開拓萬古之心胸的格言，就此成了台大師生津津樂道的台大精神。

「我們爭取校園民主，就是要使台大成為真理與良知的殿堂，真正能『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推動校園民主化甚力的G同學說：「長期以來，校方只從政治著眼，一意控制我們的思想和行動，使我們無法自由探索真理，盡量質疑辯難，以開放智慧的花蕾，也因而難以培養出同學們『斡旋氣運，利濟天下』的恢闊胸襟。台大精神正日益淪喪！」

對於台大精神的消沈之勢，吳叡

人在辭掉代聯會主席後發表的「給校長的一封信」中，痛心疾首地說：「做為批判世俗，燭照社會的所在，它（台大）的社會改革動力已然萎縮。」

「台灣的大學極端政治化。在泛政治化的影響下，今日台灣各大學已經喪失了大學的特性，產生我常說的『大學中學化、小學化』的情況。20多年前，台大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先生就說：『台灣沒有大學』。」台大心理系的楊國樞教授慨乎言之。

楊國樞教授認為，大學是研究和學習學術、思想的地方，所以應該以教授與學生為主體。學術思想的活動，須在自由而沒有壓抑的環境下，無所顧忌地辯駁討論，才能發現各種思想觀念孰優孰劣。如果政治、宗教等因素跑到校園來，就會有禁忌，不能徹底討論，知無不言，無從辨明思想和知識的真偽優劣。因此，大學必須獨立自主，不受政治、宗教、軍事等力量的干預，才能發揮大學的功能。這樣的大學才真是個大學。」

楊國樞教授認為，目前在台灣，可以說沒有一所大學是獨立自主的。「大學政治化得不得了。」楊教授說：「大學本來應該以教授、學生為主體的；應該實行教授治校，學生的事由他們自治。學校行政人員的工作，應該是支持、配合教授的。現在卻倒過來了。擔任大學行政職務的人，權力大得很，而教授只像個道具。大學不但不能獨立自主，甚至成了政治的附庸！」

「如果不能及時提出適應變遷中的情況所必要的改革方案……幾乎沒有例外地會造成更大的社會動盪。」——Sidney Hook, 美國哲學家

台灣的教育體制，是基於30多年前中國的政治、社會環境制訂的，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及大眾傳播學院李金銓副教授強調：〈言論、思想是很細緻的東西，不應當用很原始、很粗糙的方式處理。〉



台大心理系楊國樞教授：〈大學應該自主，學術應該獨立。大學應該由教授治校。校長、院長和系主任應該由教授從學術立場選出再對教授、學校負責。〉

可是30多年來，台灣的社會已經起了鉅大的變遷。今日大學青年的心理、性格和思想，也相應地發生了不小的變化。但是我們的大學教育體制，卻依然如故，其間扞格之處自多。近年來台大學生爭取民主的波濤愈益澎湃洶湧，就是台灣社會條件巨大變遷與一貫的大學體制不接頭的鮮活說明。

今年10月，執政黨宣佈將解除戒嚴、開放組黨。這一1950年以來最大的法制上的變革，勢必加速台灣政治、社會結構、知識、思想和文化各方面的深刻變遷。大學也是社會體制的一部分，是無法不受這重大變化的影響的。「台大研究生聯合宣言」中就這樣說：「如蔣總統所言：『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做為限制言論自由的審稿制度，此種不合理，不合時宜的法規，難道不應一併變革嗎？」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及大眾傳播學院的李金銓副教授，最近因撰文聲援了台大學生爭取言論自由，遭到某些報刊「帽子戰術」的圍剿。他表示，人們對問題的看法，本就是見仁見智的。他瞭解、也尊重保守派人士的意見。但站在應當尊重學生的完整人格的觀點，他贊成取消學生刊物的事前審稿制。

「社會進步的步伐越來越大了。當著解除戒嚴、回歸民主憲政的歷史性關頭。學校如果不趕快跟著求進步，反而落在政策和歷史脈動之後，大學不但沒有代表社會的理想，也根本不能反映社會的進步了。這是很嚴重的事啊！」李副教授說：「大學生已經是法律上有行為能力的人了。他們既有權投票，為什麼就不能自由表達他們自己的意見？應該教育學生，他們的言論，由他們自己負法律上的責任。這才能培養他們民主法治的人格。」

台大社會系的蕭新煌教授也贊成廢除學生刊物稿件的事前審查，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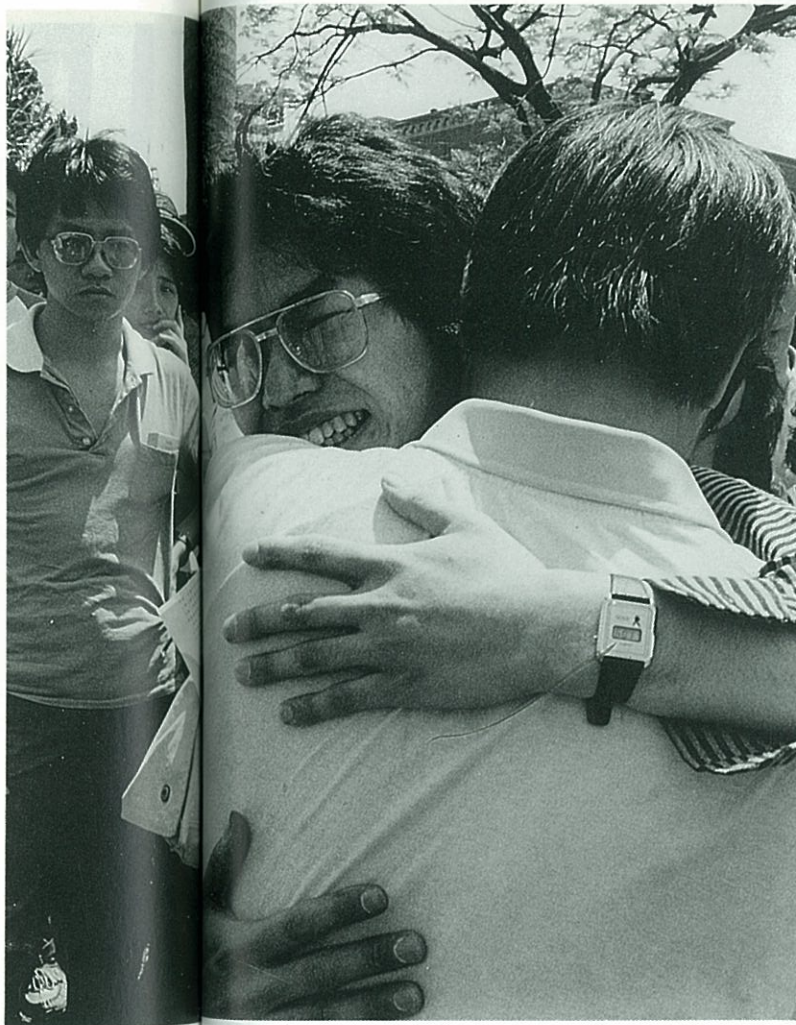
改採事後追懲，使學生更具言論責任感。他認為，目前處於解嚴前的過渡期，原來的當權勢力可能擔心在校園內鬆了綁，會造成一洩不可收拾的混亂狀況。因此，不會那麼快退讓的。「他們這種心態，我可以瞭解。但學生的積極參與，是大勢所趨，擋也擋不住，絕不是靠處分學生，就遏止得了的。」蕭新煌教授說，「學校當局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繼續採取保守、抗拒、防衛的態度，他們會疲於奔命的。」

對於現代大學青年的心理深有研究的楊國樞教授認為，現代的大學青年個體主義思想增強了。他們強調個人的尊嚴、自主、求個人的自我實現的願望很強。近年來，我們的社會變遷很快，政治上也逐漸開放了。但偏是學校還沒有跟上社會變遷，保守、僵硬如故。「學校當局一直沒有祛除當年大陸學潮的陰影，不了解今天我們的社會已經改變了；不了解今日的台灣社會已經不是大陸時期的社會，而今天的青年也不是大陸時期的青年，今天的學校體制依然不信任學生。對學生採取猜忌不信的態度，把學生當作假想敵，及至近來，更是變本加厲繼續制訂一些約束的規定，這些，都使學生產生心理的回抗（Psychological Reactance）」楊國樞教授說。

學校強行處罰學生只有「為淵驅魚」的結果，徒然替黨外培養後備隊和生力軍。「有些學生直接參與助選，有些則心存不滿，到社會上成為隱性的反體制、反政府者。」楊教授說：「學校再不開放，學生的抗議一定會層出不窮，且愈來愈頻繁。」

「從經驗加希望，我相信只要我們不讓年輕人失望，他們也不會讓我們失望。」

——Kingman Brewster前耶魯大學校長。



王增齊抱著被退學的李文忠痛哭：〈阿忠，你離開台大，可沒有離開我們……〉

今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博士說，台灣的學生「比較缺乏生氣」，在求學過程中，少有積極主動的精神，因為在中國社會，「小孩子只是半個人，而大學生頂多也只是四分之三個人。如果我們期望年輕人將來對社會有所貢獻，我們就應該特別尊重他們，瞭解他們，賦予更多的學術自由跟福利，讓他們覺得任重而道遠。」

李金銓副教授對李遠哲博士的這番話，深表贊同。他認為學校應該把學生當做一個完整的人，尊重他、關心他。「大學應當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我們必須信任學生，了解他們的問題。」李副教授說：「按照社會學的角色理論，如果讓學生擔

任一項職務，他就會盡心扮好他的角色。因此我很贊成學生參與校政，從中獲得民主的訓練。」

楊國樞教授認為，一些比較優秀、比較能懷抱理想的大學生，自然會關心國事，關懷社會。他們或者撰文評論時局，或者做社會調查。但這些想法和做法，都與現時的學校規定相衝突。「多年來，大學教育政治化得太厲害了。主管大學教育行政的人員，政治性都很強，為了個人的職務，為了力求表現，只知道從政治上考慮問題。於是學校的教育性越來越低。」楊教授說：「辦教育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對學生要付出愛心，不厭其煩，苦口婆心。動輒以記過、退學懲罰和嚇阻學生，那是教育上的下下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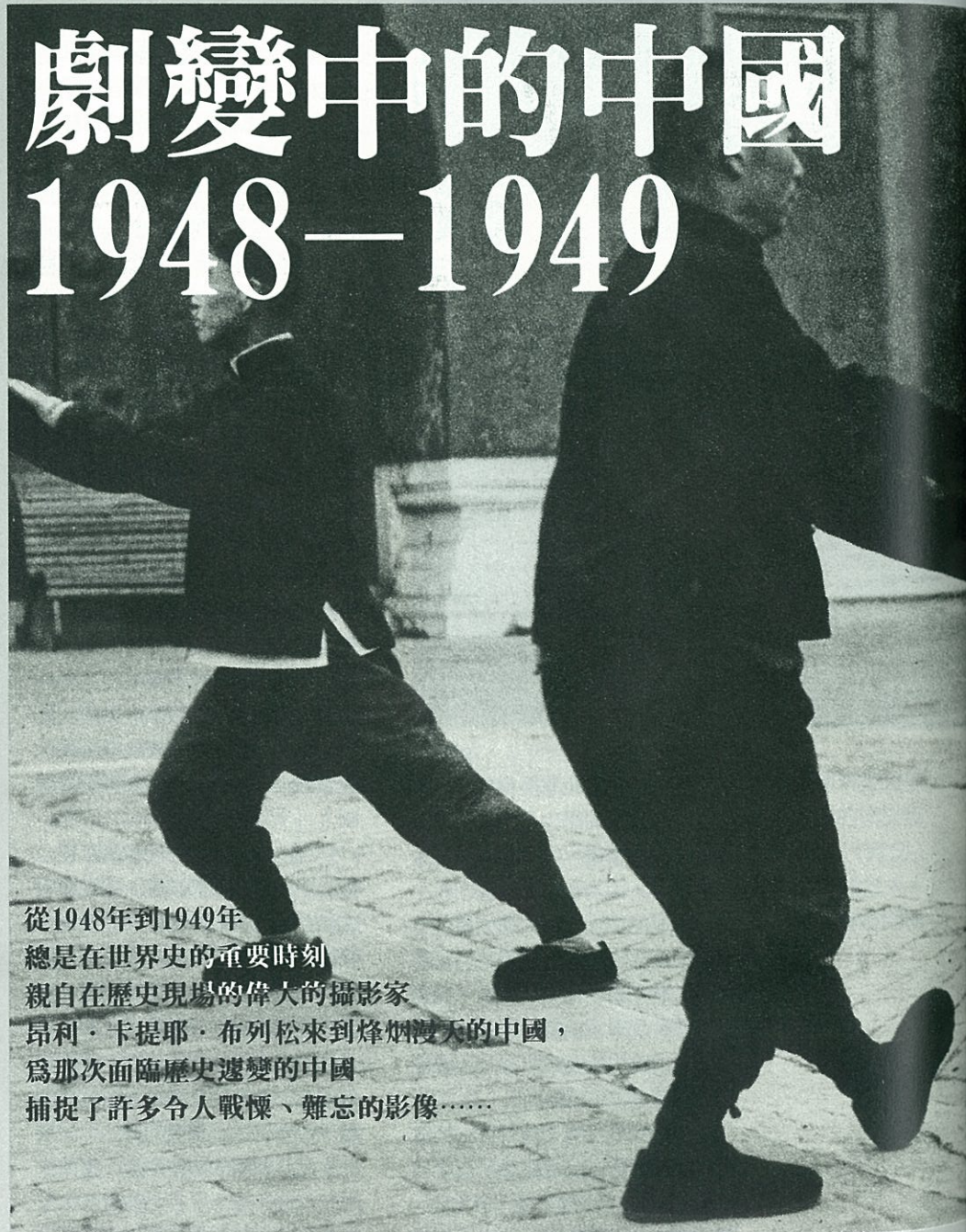
台大學生爭取校園民主的運動方興未艾。他們認識到，要求廢除學生刊物稿件的事前審稿制，開放校園內的言論自由，是他們重振台大精神，關懷社會的起點，「台大研究生聯合宣言」這樣說：

「如果我們真要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真能教品、勵學、愛國、愛人，首先必須廢除抑制我們誠實發言與相互了解的事前審稿制！」

宣言上還有這樣一段激動年輕心靈的話：「讓我們誠實，就從學習誠實的發言開始；讓我們關懷社會，就以學習關懷週遭的校園做起！因此，我們要求廢除事前審稿制，拆除這堵構築以虛飾與錯誤，而又強化這些虛飾與錯誤的迷障。我們要求學校行政當局嚴肅地思考這個問題，不要再以不確實的神話，父權的宰制及錯誤的法律理念，扭曲大學的理想，遺忘了自己的責任！」

「只要學校不讓我們失望！我們也絕不會讓整個社會失望！」一位參與連署的研究生以堅定的口吻這樣說。

劇變中的中國 1948—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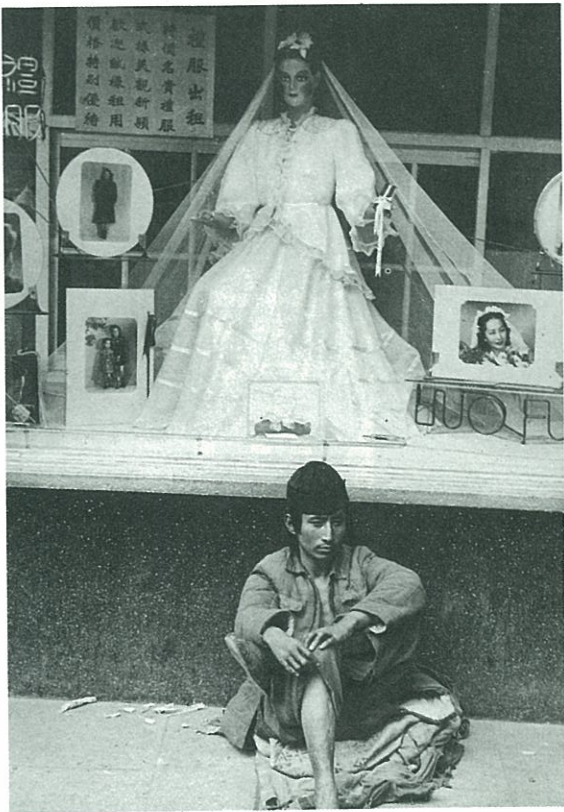


從1948年到1949年
總是在世界史的重要時刻
親自在歷史現場的偉大的攝影家
昂利·卡提耶·布列松來到烽烟漫天的中國，
為那次面臨歷史遽變的中國
捕捉了許多令人戰慄、難忘的影像……

攝影■昂利·卡提耶·布列松
譯寫■趙鴻



當共軍節節逼近
北京城時，每天
清晨照樣有人在
太廟公園內打太
極拳。圖中三人
，一為銀行職員
，一為博物館管
理員。另一為公
務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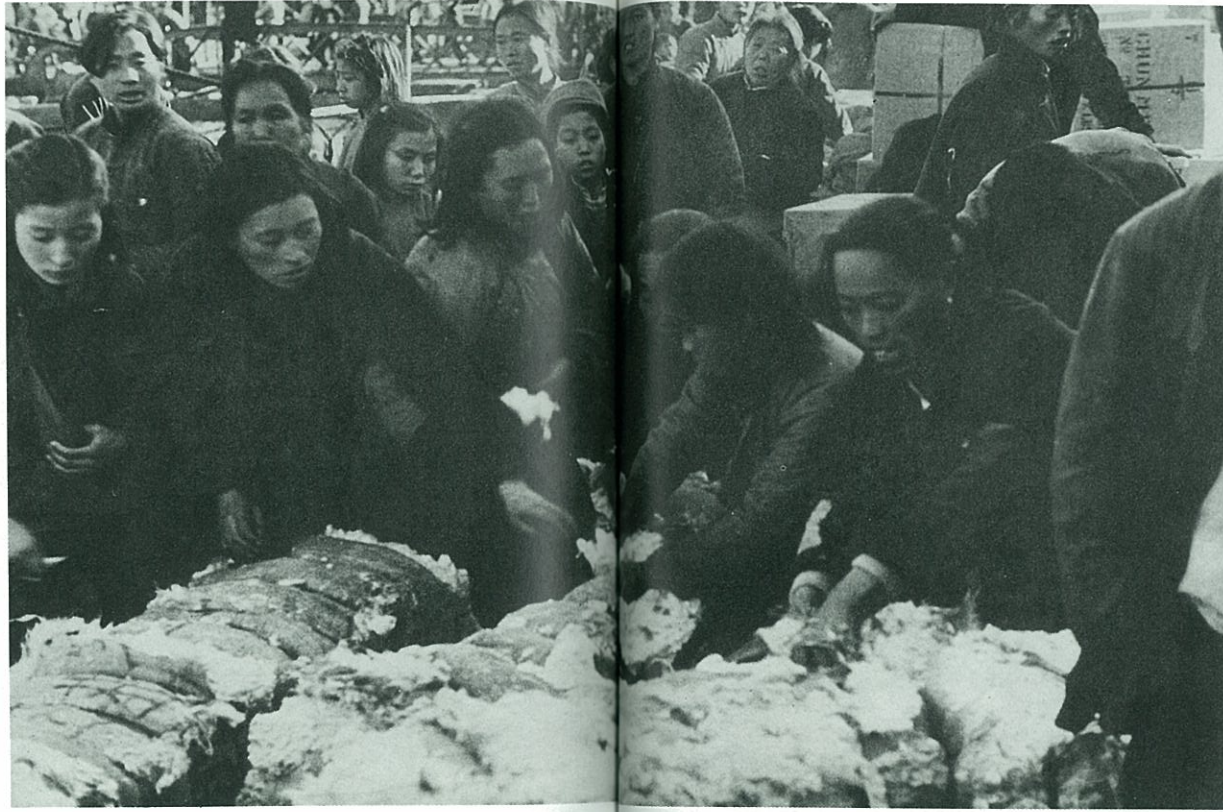


一個無家可歸的男子，在杭州城的一條人行道上休息。背後的攝影禮服店，提供「格調高貴、價格公道」的出租禮服。

有人說是「淪陷」，有人說是「解放」的歷史轉捩點

1949年前後，是中國近代史，不，甚至是整個中國歷史上一個重大變化的時刻。自鴉片戰爭以降，一百年來的中國土地上，外患加上內憂，不斷地斲傷著這個古老民族的元氣。到了1949年前後，廣大的中國人民仍然跳不出戰爭的場景，因為國共內戰此時正是短兵相接的階段。漫長的抗日戰爭結束不久，兵疲民困，百廢待興。但是，歷史沒有給中國一個喘息的機會，國共的鬥爭，把已經極為凋敝的社會與疲憊沉悶的民眾推到烽煙離亂的深淵。終於，就像發生於一夕之間似的，山河變色，「中國」一詞竟然變換了新的定義。

如此巨大的一個歷史轉捩點——借用一位作家的詩句：「有人說是『淪陷』，有人說是『解放』。」——無論怎麼看待這場歷史劇變的



意義，對於這樣的一個歷史事件，絕對應該有翔實的記錄。文字的記載或許不少，但圖像的資料可惜並不多見。文字記錄可以回憶追述，攝影的見證，必須把握稍縱即逝的歷史性片刻，否則就無法叫事件重新來過一次，讓攝影者重拍（雖然兵荒馬亂，民不聊生的場面，幾千年來在中國歷史上一再重演）。以1949年前後的當時匱乏的物質環境，恐怕沒有多少中國人能擁有相機。而少數一些「玩」得起相機的中國攝影家，似乎也沒有替這一頁中國歷史留下什麼珍貴的鏡頭。也許他們過於浸淫在自己攝影作品裡的古代山水和文人畫的「境界」中，或者只知道用攝影機去替代國畫捕捉畫棟雕樑、庭台樓閣、閨中仕女的美感，因而忘了探頭看一看圍牆外面連天的砲火與簇湧的流民吧。也許，當時的中國攝影家正忙著攜家帶著逃離現場，在情況危急之下，實在沒有心情停住腳步，拍幾張急

乞丐與窮人們，正搶奪碼頭上卸運中的棉花捆包。在這「上海最寒冷的冬天」裡，婦人們手中的幾把棉絮，可以賣點錢，也可以補補家人的破襖。

上海失守前夕，一個攤販推著簡陋拼湊成的破車，以及赤身露體的孩子，沿路叫賣。



變中的中國的景象吧。

當中國的攝影家在那歷史遽變中，或者對現實冷漠，或者倉皇逃難的時刻，有一位法國的攝影家卻留在中國那一次遽變歷史的現場，目擊了這場風暴，為中國留下一些難得的圖片記錄。當我們「慶幸」能有點照片得以留存的同時，後一世的我們也覺得汗顏、納悶：為什麼總是由外國人來替中國記錄和存留歷史的影像？那時候，中國的攝影家都到那裡去了，都在想什麼……？格外「榮幸」的是，這次的影像記錄者不是別人，正是一代攝影大師昂利·卡提耶·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

名滿全球的偉大攝影家

在台灣，一般喜愛攝影的朋友提起這位名滿全球的偉大攝影家，總是津津樂道於他的招牌理論「決定性瞬間」（The Decisive Moment）。其實卡提耶·布列松除了是一位傑出的攝影藝術家之外，也是一個第一流的報導攝影家。他曾任美國「生活」雜誌與歐洲幾家主要雜誌的特約攝影記者。國際間許多重大的事件或歷史性的時刻，他都在現場，而且經常是第一個到達，或最後一個離開的人。在二次大戰的最後兩年，布列松與幾位專業攝影家聯手，記錄了當時被德軍佔領的法國以及後來重獲自由的巴黎，並且拍攝歐戰結束時戰俘與流亡人士返鄉的情形。他本人在1940年曾被德軍囚禁過，經過兩次企圖逃獄失敗之後，終於成功的脫身。此後，他還積極地加入一個協助戰俘逃亡的祕密組織去工作。

當印度聖雄甘地遇刺之時，布列松在當地記錄了這齣悲劇；當印尼終於脫離殖民統治而獨立建國之時，他亦親逢其盛，報導了令人歡欣鼓舞的一刻。當蘇聯於50年代中期重新修好與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之時，

紙幣貶值後，國府決定每人配給四錢金子。1948年歲末，上千的人潮在隊伍中要等候好幾個小時。領金的長龍好像人串成的一個手風琴，被一雙看不見的手前後推拉著。據報導有10個人在擠撞中喪生。



布列松是第一位獲准入境做採訪報導的攝影家。之後，他的蘇聯採訪的結果，便是他著名的作品之一：「莫斯科的人們」(People of Moscow)。

與這些作品同樣膾炙人口的，是由沙特作序，在法、德、美、英先後出版的他的攝影經典力作「邊變中的中國」(China in Transition)。目睹了南京政府最後5個月和北京政權頭6個月的中國，布列松除集結上述之攝影報導專書，也在「生活」雜誌及其他歐洲刊物上發表了數篇相關的報導，包括「北平的最後一瞥」(A Last Look at Peiping)與「上海失陷記」(The Fall of Shanghai)。

北平：暴風中的寧靜島

1948年歲末，布列松正在緬甸拍照採訪時，接到「生活」雜誌委任

他採訪中國內戰的工作。據布列松的記述，當他首先抵達北平時，情勢已經相當的吃緊，共軍正在急速猛攻，國軍眼看即將失守。然而，在古老的北京城牆內，布列松看到北平的每日例行生活方式，一成不變的進行著。許多北平人似乎依舊活在清末民初（或者更早）的生活世界裡。「時間」似乎在這個城裡停止了它的運轉。烽火遍地的中國土地上，北平好像是一個與世隔絕的寧靜之島。在京城內的茶館裡，布列松最能深切感受到北平人那種「以不變應萬變」的功夫。

就像著名的作家老舍筆下那座貼著「莫談國是」警語的茶館裡的情形一樣，布列松看到城內的士紳名流，每天早上九點一過，依然提著鳥籠，或拎著裝蝸蚶兒（蟋蟀）的簍子，晃到自己喜歡的茶館去了。



北京城內佈告欄上的報紙寫著：「國軍向南轉進，獲得重大勝利。」這一天，共軍抵達北平城門。

他們把籠子往天花板的鉤子上一掛，或是擱在桌上茶杯旁邊，就開始邊喝茶，邊嗑牙，還一面逗著鳥兒玩。許多人的鳥籠外面都套著布簾兒，一來可為他們的寶貝鳥兒保暖，二來還可擋住市街上的車馬喧囂之音，免得鳥兒受了驚嚇。這北京城，倒有幾分像套著布簾兒的一個大鳥籠。古老的城牆暫時擋住了牆外面的砲火聲，使城內的人能夠繼續悠哉游哉地過著他們風平浪靜的日子。

布列松看見在街上遛達的北平市民，總會聚在公告欄前讀報。戰爭的消息在報上觸目皆是。但是從人們讀報時漠然的表情看來，布列松覺得他們大概只在注意著房地產買賣或徵求人事的分類廣告。「每個人都應該知道國府的軍隊正在全面撤退，」布列松驚訝地記載：「而這歷史性的時刻，似乎完全沒有影響到這些人的生活。在北京城即將瓦解的前夕，中國人『寧靜淡泊』、無動於衷的情操，表露無遺。」是否北平的人真看透了中國歷史，認

為這不過是另一次「改朝換代」的故事，而打算繼續秉持著「誰來納誰糧」的無為原則呢？

當共軍終於兵臨北京城下時，國軍已向南方撤退了。這時共黨已佔據了中國北方。長江以南，則仍為國府控制。布列松奮力搶搭上最後一班離開北平的飛機，前往上海。當這架飛機在跑道上繞行準備起飛時，駕駛員看到大批的共軍士兵湧進停機坪，朝著飛機衝過來。駕駛員慌忙把飛機像螺絲錐子般搖搖轉轉地直接升入天空。布列松說，若是再慢個兩分鐘，恐怕這飛機就沒有機會再升空了。

上海：幼童的屍體和死貓

同被棄置在牆角

布列松看到的上海的景象，與北平的寧靜截然不同，造成一個強烈的對比。這個當時中國國際貿易港口的大都會，此刻正充滿緊張、瘋狂的空氣。碼頭沿岸的街道上，人們似乎被一股無形而紊亂的力量操縱著，變得慌張、盲目、互相推擠、

黃浦江上停泊著一艘美國戰艦。上海地區外國集團的利益與安全，向來是由英艦保護。但國府最緊急的這段日子裡，美國在保衛上海的外國集團安全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不知何去何從。布列松看見從長江的中、上游地區大量湧至的難民和舢板，把人口已經過度稠密的上海，擠得水泄不通。長江的江面佈滿了緩緩而行的舢板，由於江上船隻的密度太高，布列松說，遠遠看去，那些舢板好像河面上的浮冰，漫無目的的飄流，並且相互碰撞、傾軋。

引起河面交通阻塞的一個原因，是江上增加了相當多的載運棺材的小船。布列松告訴我們，這些棺材中，有些盛放著屍體，有些則是剛打造好的空棺。在上海，或是交戰

的前線，死亡已經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事。布列松說，這段戰爭籠罩的日子裡，許多精於打「現實」算盤的人，眼見金圓的價值不斷跌落，似乎決定投資來世，為自己先訂製一副豪華貴重的棺材。由於缺乏運輸工具，這一批批的棺木，就被堆置在那些江上舢板的甲板上。布列松聽到碼頭腳伏在搬運棺材上岸時，每個人口中都低聲地哼著單調而哀愁的旋律。

在上海一個曾經繁榮風光的碼頭，布列松看到一具幼童的屍體，和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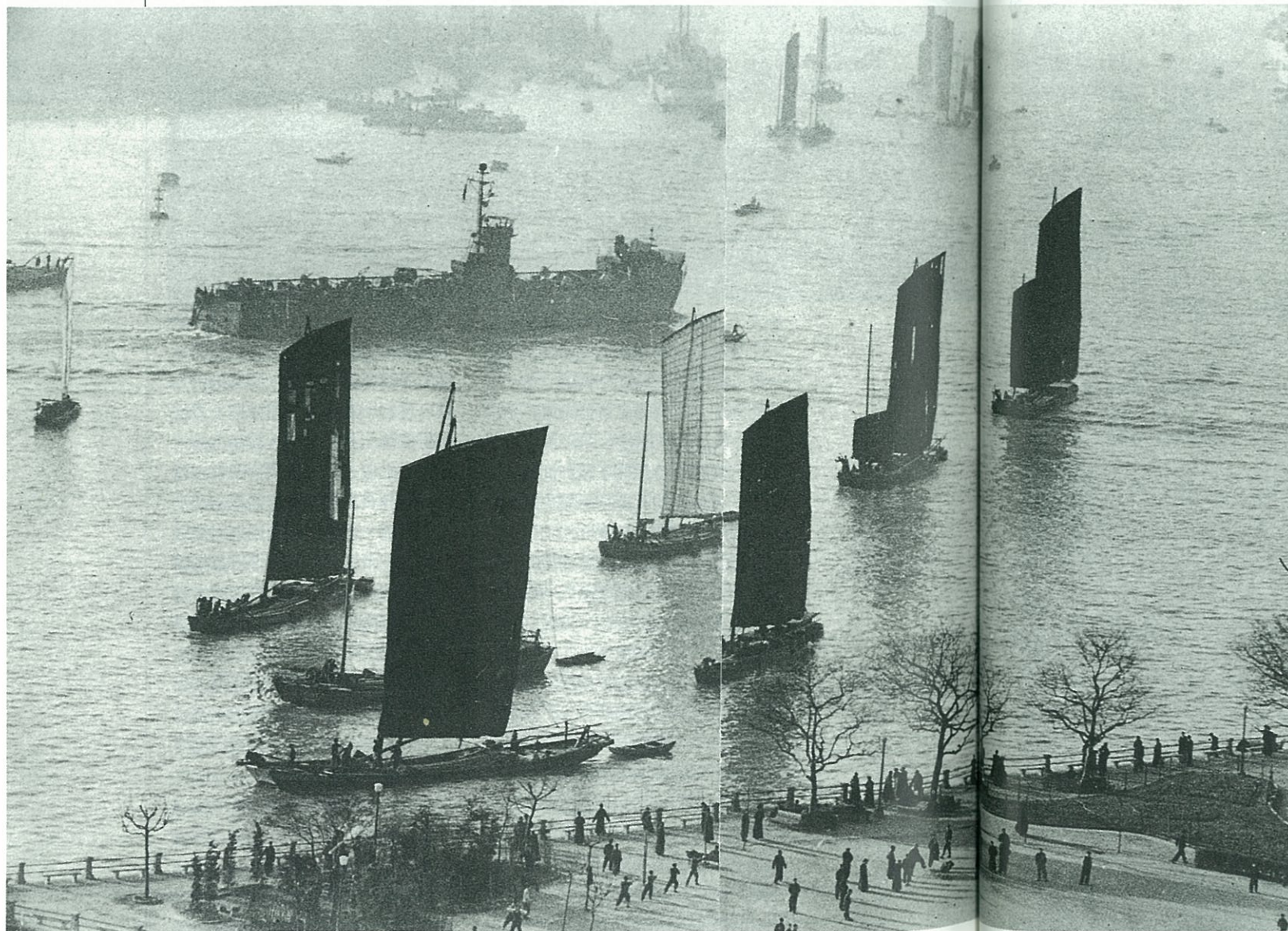
隻死貓同被棄置在牆角。孩子身上仍穿著傳統式的紅色棉襖。布列松觀察到路過的人，沒有一個正眼瞄過童屍一眼。這個超過5百萬人口的都市中，不論死活而被遺棄在街頭的小孩，早已是稀鬆平常的事情了。成千上萬流亡到此的人潮，已然身心俱疲、飢餓困頓，像一群烏鴉般地棲息在城市中任何一小格可供歇腳停身的空間。為了活命，許多人已顧不得什麼禮義廉恥了，一有機會就到碼頭腳伏正在搬卸的棉花捆包上搶他一把。布列松說，嚴寒的

季節裡，每一片棉絮，都可以縫補到破舊不堪的布襖上，增加一點溫暖。婦女和孩子則穿梭於碼頭之間，撿拾著炭渣、木屑，以及零星的幾顆米粒或碎麥。日常的民生必需物質，此時已成為奢侈品。

南京：高官們搭機離城，窮人們打家劫舍

1949年4月，布列松得到國府情勢相當危急的消息。他隨即動身來到首都南京。當時的蔣先生已自總統的職位上引退，並且離開了南京。

當共軍包圍了北平之時，國府徵召了一萬名充員兵。這些多半由商人與店東組成的隊伍，正在晨霧籠罩的紫禁城內的廣場上接受任務。



4月中旬，戰火加速逼近了首府，共軍正集結在長江北岸。此時，城內傳出了國府要與共黨停火和談的謠言。國府派遣談判代表到北京，因此有人就傳言停火準備開始生效實施，稍後又傳說沒這回事，就這樣，謠言反反覆覆流傳著。

4月下旬，布列松得知國府正在撤離南京。他於是火速前往機場，及時趕上了拍攝立法院「出埃及記」



一位公務員繫著綁腿，帶好雨傘，正在等候離開上海的火車。共黨部隊此時已經迫近長江北岸。

的盛況。他這樣敘述當時目睹的印象：「有些立法委員們頭戴美式帽子，手持網球拍子，好像他們正準備要出去渡個假。有一兩位委員保證終將會回來，但他們的音調裡缺乏說服力。」

國府的軍隊向南方轉進，共黨的部隊由北邊進入南京。布列松看到在兩個政權轉接之間的48小時空隙中，南京城內的窮人，充份利用這段空檔時機，到豪門政要的家中大肆洗劫一番。布列松看見窮人們闖入已經逃走的南京市長家中，拆取門窗框架，收集一切可供燒火用的

木材。在當時，柴火是比黃金還要珍貴的東西。布列松說，只要保持微笑，沒有人阻止他在現場拍照。可以想見的是，米店被人搶奪的情形最為慘重。在南京失守前的最後幾個禮拜中，食物的分發作業幾乎已完全停頓下來。很明顯的，這些打家劫舍的窮人，並沒有興趣搜括什麼貴重的寶物。他們所偷所搶的東西，只是為了要填飽肚子、弄暖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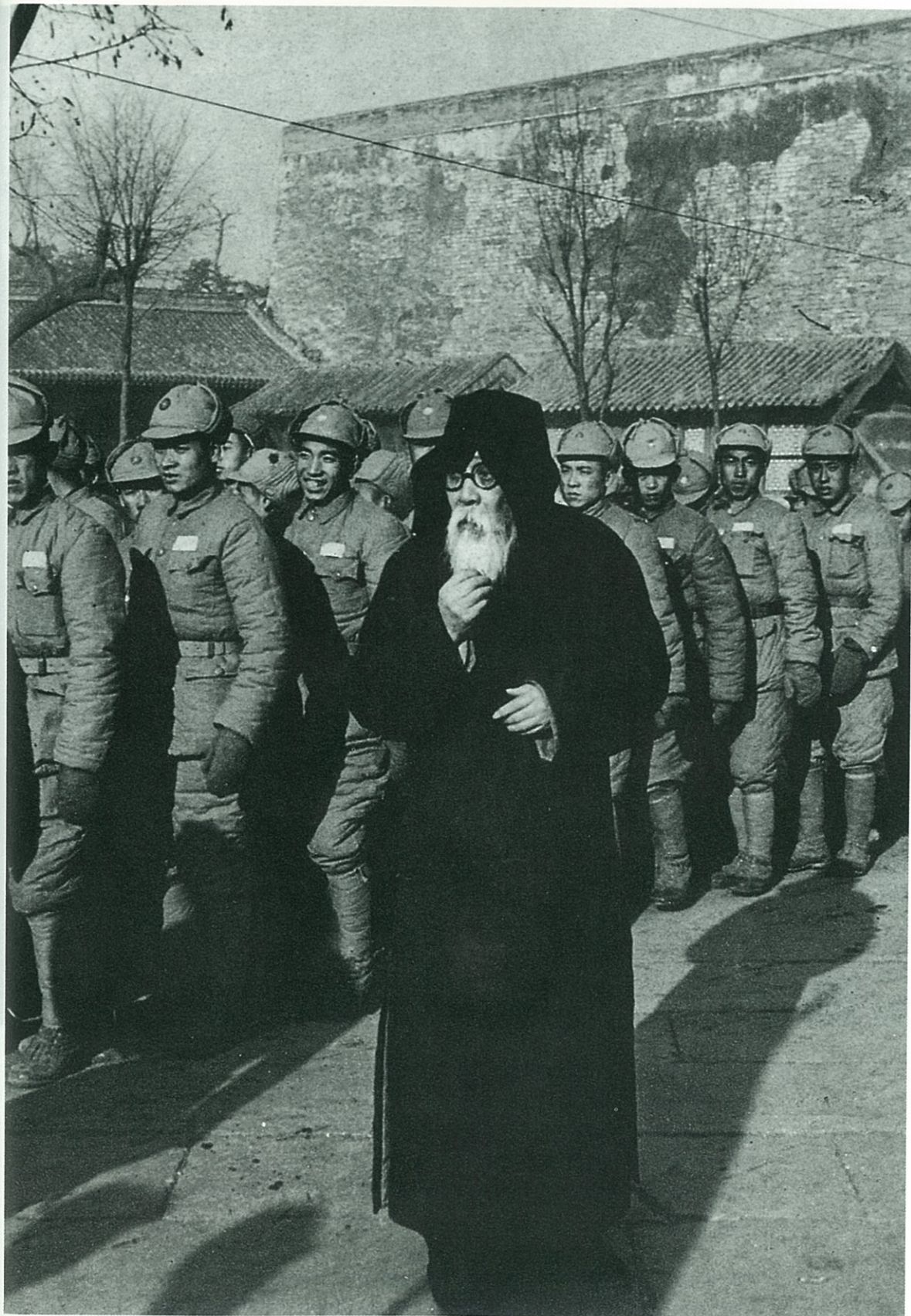
租界區歌舞昇平

布列松於6月間再度返回上海。此時的上海已為共軍部隊接管。各國租界區內的國際人士心裡明白，他們長期以來所享有的不平等條約與特權，大概不會被這個新成立的政府繼續承認。儘管如此，布列松眼見租界裡白人外交界的生活一如往常。美國人在7月4日大擺酒宴，慶祝他們的國慶日，並刻意製造一副歡樂的場面。法國人也在7月14日慶祝他們的獨立紀念日，並以香檳和舞會助興。蘇聯隨著也安排了一項別開生面的運動節慶活動。布列松說，這些外國殖民者雖已感到他們再也無法維持昔日臉上的光采了，但基本的禮節儀式仍不便忘記。白俄人此刻的情況最是尷尬。當初他們是在1917年的俄國大革命時逃離祖國的。現在發現自己不幸又身處共產主義的環境中。因此，當其他的外籍人士紛紛談論打道回國時，這批白俄人只能堅持做個被流放到國外的難民。

中國不能拋棄她4000年的歷史

布列松結束了採訪離開中國時，心中帶著一個頗具先見的疑問：這個由封建體制一躍而入共產主義的中國，究竟會有什麼樣的未來？由農民運動引導出來的這場革命，會不會只是另一個朝代興起的循環現

一位神色迷惑的老人，在突然被徵調入伍的新部隊旁邊尋找他的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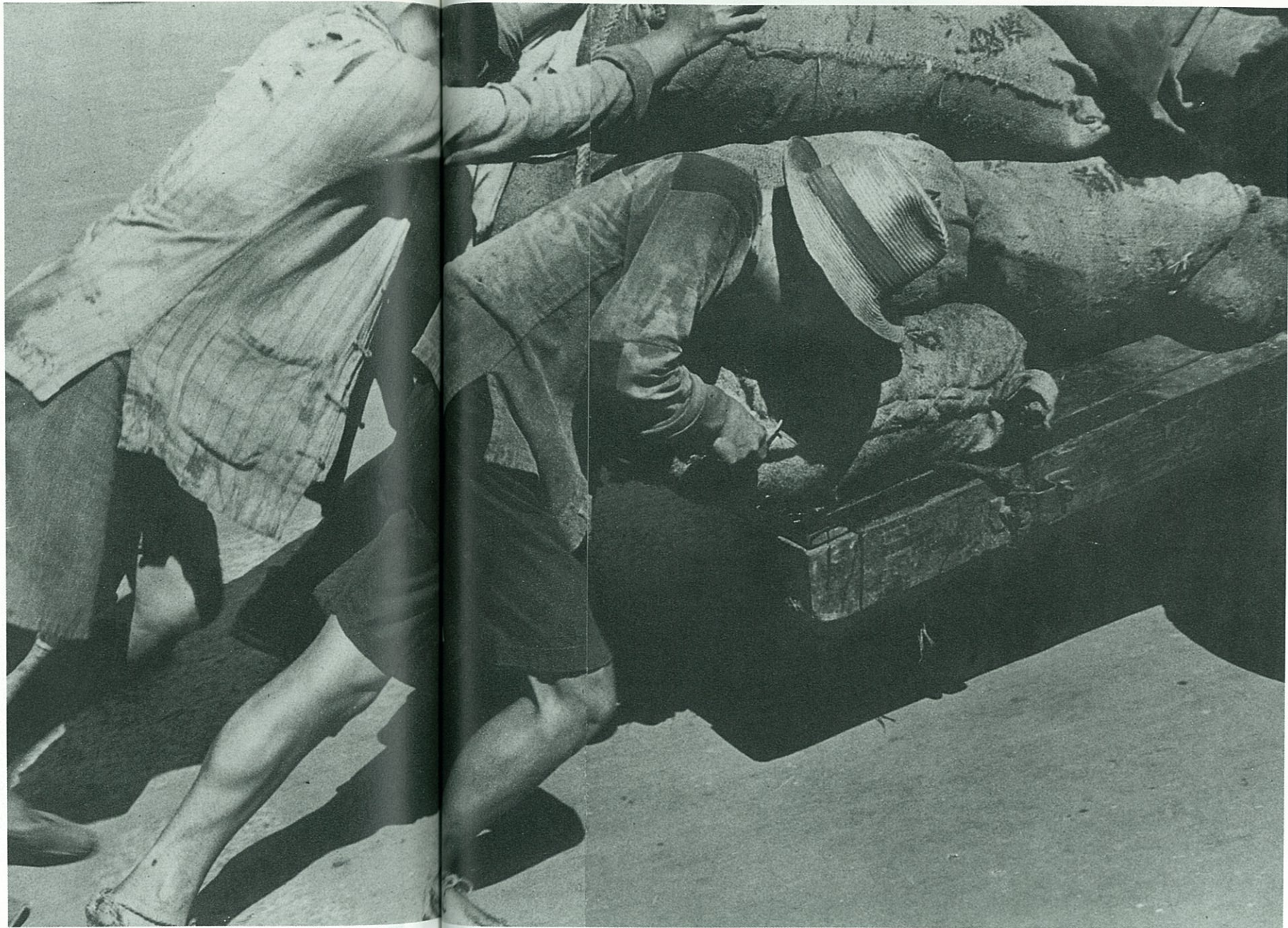




共黨佔領上海後，由於幣值貶落，一個有錢人得成捆地提著他的「零用錢」。

象，並且當它開始腐敗、變質的時候，也終將覆亡？不過，布列松確信一件事：中國不能拋棄她4000年的歷史；任何的革命，必須以自己的傳統文化做為標的，否則無法成功。

37年以後的今天，隨著大陸文革風暴、四人幫的崩解，一至於中共向西方資本主義開門之後，世人看見了布列松當時所抱疑慮的高度預見性。30多年來大陸的社會主義建設，即連那狂飆似的文革吧，也沒有基本上撼動中國農村和農民。迷信、農村經濟改革之後農民資本主義萌芽的強韌、傳統習俗、女嬰溺殺的頑強存在……以及對外開放後對西方商品、物質的崇拜，和由西方商人不斷傳出的商賈、財政、經濟部門的貪慾和腐化，似乎都在某一個程度上，支持了布列松37年前所做的預言，令人對布列松高強的預見，感到詫異。



幾個年輕孩子協助拉車的苦力，將沈重的板車推過上海的一座拱橋，巴望能要到幾文賞錢。

當然，布列松應該沒有預見到那個倉皇撤出大陸的國府，37年後，會在台灣建立一個富裕的「半邊陲」社會。但如果把台灣這37年來的半

邊陲資本主義快速發展，也看成大陸社會主義革命以外的，另外一種地覆天翻的，產生了環境破壞、價值喪失、農村疲乏的「革命」，那麼，當布列松說：「中國不能拋棄她4000年的歷史；任何革命，必須以自己的傳統文化做為標的，否則無法成功」，就是一句深刻的警語，留下遼闊的反省空間，讓認真追問

「中國往那裡去？」這個問題的中國人認真思索。而形成偉大的報導攝影家的昂利·卡提耶·布列松背後的，他的歷史和人文的洞見，鮮明地解釋了他的攝影藝術中個人技巧、影像銳敏以外的，知性和思想條件的重要性，值得今後要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國報導攝影家好好地在他的修業行程中反覆思考了。♀

亞洲人民間的 團結、交流與共生

滯台菲律賓女傭問題座談會記實

出席 羅賽斯、張曉春、李國維、徐宗懋、王菲林、施修女

攝影 / 鍾俊陞 記錄 / 曾淑美

開啓台灣的「亞洲之心」

目前，估計約有9000名菲律賓女傭在台灣的家中幫傭。這批為數不少的菲籍女傭，有的經由介紹所轉介來台，有的經僱主親自到菲律賓物色攜回。她們手持觀光護照入境，然後非法居留、工作。她們要求的薪資很低，工作勤奮，甚至能教小孩英文，因此有越來越多的台灣中產階級家庭樂意僱用她們，使得菲傭來台的人數有增無減。第12期「人間」雜誌曾經專輯報導了在台灣和香港菲傭的現況。

對於滯留台灣的這批女傭，我們應該有什麼既合情，又合理的對待方式？由於她們的身份皆屬非法，她們常常受到有形無形的剝削，更經常處在擔心忽然被發現、逮捕，而遣送回國的恐懼裡。基於人道立場，我們是不是應該使菲傭合法化，讓她們受到法律的明文保護？這牽涉到了人道立場外的，來自政治、社會、法律、勞動市場的考慮。「人間」雜誌因此特地在10月7日下午，邀集亞洲交易中心羅賽斯主任、台大社會系張曉春教

授、政大政治系李國維教授、呂榮海律師、施敏怡修女等5位先生做一次嚴肅而坦誠的討論。

「曾幾何時，台灣已經成了亞洲窮鄉僻壤的地方，幾十年來，台灣的文化人和知識人，對離開台灣一步的事物毫不關心，現在我們有9000多個菲律賓人在我們的街坊住著，從關心菲傭開始，開啓台灣的「亞洲之心」，這是「人間」主編這次座談會的動機之一。」發言人陳映真說，

有誰願意離開自己的祖國去流浪？

羅賽斯先生首先受邀發言。羅賽斯先生身為亞洲交易中心主任，等於是菲律賓的駐台代表，對於菲傭在台合法化的問題自然非常關切。他神態莊重，以略帶西班牙腔的英語為這些女傭請命：「沒有一個國家的老百姓，願意離開自己的祖國四處去流浪。菲律賓由於天災人禍，國內婦女不得不流落外國為人幫傭，實在是一個令人心痛的悲劇。」

他呼籲大家應該以人道的立場來看待菲傭問題，並且委婉地請求：

中華民國這幾十年來在經濟上的成就，是不是可以提供友邦一些幫助？

羅賽斯指出，長年以來，中國人也曾經大量流徙到美國、加拿大、西班牙、乃至於全世界各個地方。以菲律賓為例，菲律賓至今仍然有很多華僑。「當初菲律賓當局不但沒有抓他們，甚至還主動提供移民機會。」羅賽斯說，他希望台灣能像當初他的國家禮遇中國人一樣，今天也能體貼和善待菲律賓女傭。

此外，他非常感謝我國有關的執行單位，出於某種體諒和優待，沒有真正對這些非法滯留的菲傭進行嚴厲的逮捕。「我深深理解，菲律賓女傭的確是違反了貴國的移民法。身為亞洲交易中心主任，我無權干涉貴國政府如何來執行政令。但，我很清楚，今天中華民國經濟的成功、政治的安定，使得執法單位能容許我國女傭在貴國安居樂業，這一點我覺得非常安慰。」

悲劇性很強的國家

對菲律賓、東南亞各國作過深入研究的李國維教授，為我們回溯了一下菲國過去被西班牙、美國長期



殖民的慘痛經驗。他以無限同情的口吻說：「菲律賓是一個悲劇性很強的國家。」

李教授認為，基本上，菲律賓人民善良、溫和、樂天知命。但由於太多歷史經驗的創傷，使他們另外蒙上一層宿命論色彩，對於現實處境的無奈，均視為上天的旨意。從1983年8月21日，艾奎諾在馬尼拉被刺身亡開始，菲律賓無日不處於示威、遊行的運動風潮裏。這些運動到今年年初總統選舉爆發弊端後，到達最高潮。人民革命終於推翻了馬可仕政權。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反對運動中，並沒有因暴力而造成太嚴重的流血傷亡。」李教授說。他認為這次菲國人民革命的和平性格，源於菲國人民天性上的和善，以及來自天主教信仰的安定支柱。

還不完的外債·經濟破產

目前，菲律賓揹負了260多億美元外債，每年支付20多億的利息，恰等於所賺取的外匯的一半。在這種情況下，菲律賓除非每年有6.3以上的經濟成長率，否則外債永遠無法還清。菲國5千5百萬的人口，有75%鎮日生活在飢餓邊緣上，這一頓吃完了不知道下一頓在那裏。

為什麼60年代國民所得在亞洲僅次於日本的菲律賓，今日卻淪落

至此？李教授分析出4個原因：

一、人謀不臧，發展策略錯誤。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動力，不來自民間，而來自政府；政治領袖的發展策略可左右全局。不幸地，在馬可仕的統治下，菲律賓的發展策略整個是個大錯誤。

「菲律賓基本上仍屬於農業社會的經濟型態，馬可仕卻妄想一步登天，而提前發展汽車、鋁工業等重工業。」李教授說：「50、60年代，台灣從農業奠基，再推動工業發展，逐漸從事製造業的輸出時，菲律賓卻沒有掌握這個國際性的契機，從事外銷輸出以累積資本，錯失了大好機會。」

二、經濟權不平衡所造成的傷害。馬可仕將全國關係重大的產業，都劃分給私人密友和政治同黨者經營，造成所謂的「密友經濟」。

這些「密友」豪族們形成了豪族特權寄生資本，壟斷菲律賓國民經濟中的重要部門，使得私人企業在市場上無法自由競爭。這樣的經濟型態，在國際市場看好時尚能勉強維持，一旦國際市場不佳，則全盤失去應變能力。

三、國際市場不景氣。特別是美國國內蔗糖需求量萎縮，背棄了原先對菲採購蔗糖的保證，在菲國造成大量原以種植蔗糖維生的工人失業，頓時無以為生。

四、缺乏外來資本。這一點肇因

菲傭問題座談會會場。

於政治不穩。從艾奎諾遇刺事件開始，菲律賓政情開始了長期的動盪，外國資金和設備便很少輸入；後來隨著愈演愈烈的反對運動，以及馬可仕個人的身體狀況漸壞，外商投資更是裹足不前。

李國維教授對菲國政治經濟現況的分析，旨在說明近十年來菲律賓女傭向北美、歐洲、香港和台灣流出的背景。因此，李國維教授對於目前已經滯台的菲傭，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態度。

「在目前和可以預見的未來，菲律賓需要國際善意的援助。中國人一向樂於扶弱濟傾，何況目前我們也有能力，我們應該可以想出具體的辦法，對菲傭問題做妥善的解決。」李教授說。

在台菲傭的困境

接著，菲籍的施修女談起在台菲傭的一些情況。據她說，這些女孩所受的待遇相差懸殊。運氣好的，月薪近一萬二，假日可以休息，如果逾時工作，還能獲得補償。有些運氣很壞，主人給的薪水很低（可以低到4000元台幣一個月！），而且不給她們足夠的食物，沒有假日，甚至有苛役的情況。

這是施修女第5次來台灣，每次來，她都會和這些女傭做深入的接觸，解決她們的問題。當她第一次碰到這些女孩時，最強烈的印象是她們非常渴望能接觸修女，討論聖經上的故事——由於語言的隔閡，她們弄不懂中文彌撒，因而無法獲得宗教的慰藉。施修女於是為她們安排定期的聚會，做菲語彌撒，一起祈禱。偶而一些菲律賓修女和神父也去幫她們的忙。

據施修女說，有些透過介紹所轉介來台的女傭，來台之前，家屬就先拿了一筆費用。她們必須為第一個台灣東家完成兩年的工作合約，才能換老闆，否則她就要償還一筆來台之前積欠的介紹費。有些仁慈



亞洲交易中心羅賽斯主任：「500名傭工配額對豐衣足食的台灣來說微不足道，對我國却是很大的幫助和貢獻！」

的僱主，會幫她們還掉債款，甚至在自己開設的工廠、公司裏，出具文件，將這些女傭的工作合法化。

施修女說，菲傭不僅受僱於中國家庭，也受僱於在外的外國家庭，如美國、德國、瑞士人家庭。施修女說：「如果她們為外國家庭工作，境遇會忽然好很多。」這句話引起會場一陣鬨笑。顯然大家都很能意會中國人對待「下人」的傳統態度。

菲傭目前最大的困境，還是在於隨時有被遞解出境的危險。要突破這困境，惟有使她們合法化。施修女說：「特別是僱主如果滿意這些女孩的服務品質的話，我希望僱主能進一步幫助她們的身份儘快合法化。」

反對意見

台大社會系的張曉春教授，9月中曾在聯合報發表一篇文章討論菲律賓傭工來台工作的問題，引起政

施敏怡修女：「這些菲律賓女孩所受的待遇相差懸殊。」



府和民間輿論的重視和討論。張教授在文章中持堅決反對的立場，在座談會上，他仍繼續反對開放菲傭工來台工作。但，基於人道立場，他並不排斥目前已在台工作的傭工合法化。

他說：「我反對菲律賓傭工來台，與我贊成已經在台灣工作的傭工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問題無關。這些人已經來了，既然來了，就是一個事實，我們基於人道立場自然應該善待人家。我真正關心的，還是那些還沒有來的：怎麼樣避免他們再來。」

問題起源於菲律賓政府透過外交途徑，向我國要求每年輸入500到1000名傭工的合法配額。當時經濟部、外交部跟內政部曾開會討論，外交部基於敦睦邦交的原則，有意思接受。但內政部持反對態度，經濟部的態度則模稜兩可。

「這問題不單純是目前存在台灣的數千名傭工合法化的問題，更牽涉到未來我們要不要接受外來傭工的政策性問題。」張教授說。

張教授重申他的反對理由：

一、台灣的就業市場並未到達充份就業的飽和狀態，如果單純地只是需要傭工，台灣本地不是找不到，為什麼大老遠從菲律賓找？

如果我們准許每年500到1000名的合法配額，如果這些傭工不是每一個都找得到僱主，因而使得傭工配額轉變成一般勞工配額，將直接侵蝕台灣的勞工市場。

二、假如變成一般勞工的合法配額入台，菲工所要求的待遇比台灣勞工低很多，這樣一來，勢將無形中降低台灣勞工的勞動條件。

「舉個簡單的例子：我們的勞工如果為了爭取自己權益與僱主發生爭議，老闆大可請工人走路，因為反正有大批待遇更低的菲律賓勞工等著。」張教授說，「台灣勞工的勞動條件被外來更廉價的工人降低，構成潛在的勞資糾紛的根源。」

三、就算真的單純只是女傭進來，本地市場是不是真的需要這麼多菲傭？「一旦來台的菲傭並非每

個人都找得到僱主，長期失業，將有類似泰國新娘、印尼新娘的問題出現。」張教授說。

四、被允許來台工作的傭工，資格如何限定？來台途徑如何設定？有無專門機構可以專門處理這些問題？

五、從人道的觀點來看，這些傭工的父母或子女因為我們的僱用，而不能使他們享有正常的天倫之樂。我們不能為了台灣的有錢人需要傭工，而忽略了傭工親屬的幸福。「我們不能因為佔便宜，一點都不顧慮到人家人性的尊嚴和家庭的發展。」

六、外交部如果基於政治上的理由而贊成菲傭合法入台工作，張教授說：「根據我極粗淺的外交常識，這種國際需求是無厭的。你答應了菲律賓，那麼泰國如果要求要不要答應？印尼要不要答應？中南美洲那些在飢餓邊緣掙扎的國家要不要答應？衣索比亞那麼多人餓死在路上，你怎麼辦？所以，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開放後的情況可能是窮於應付而應付不了。」

濟急不濟貧

張教授認為由菲律賓本身來解決傭工問題，才是正本清源的辦法。「中國有句話說：『濟急不濟貧』，意思是一時困難可以救濟，窮卻像無底深坑，如何救濟得來？菲律賓要求500個、1000個配額，這裏塞、那裏塞的，她的國家永遠不能有尊嚴地在世界上站立起來。一個國家政治、經濟有問題，就該趕快想辦法解決，讓自己的國民到外國幫傭，本身就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張教授說。

不過，張教授認為目前已經在台傭工，還是應該想辦法予以善待。他說他讀了「人間」雜誌寄去的菲傭現況資料，中間剝削、苛役的情形，讓他「難過得整個晚上都睡不著覺。」

依法執行·取締

接著，羅賽斯先生也提出了一些意見不同的說明：

一、滯台菲傭在菲律賓的家族，往往完全依賴她們在台賺取的薪水過活。這些女傭如果被遣送回國，以菲律賓目前的經濟狀況，她們沒有辦法找到任何工作，舉家生活將立刻陷入困境。

二、台灣的經濟高度發展後，大部份的本地人都不願意做幫傭工作，即使失業率不低，幫傭工作還是有大量的空缺。本地勞工對家庭傭工的價值評估偏低，就業意願也偏低，使傭工工資居高不下。這種情形正跟歐美各國一樣。就因為沒有人願意做這工作，才使得菲律賓女孩很容易地找到這種工作。

三、菲律賓所建議的傭工來台情況是：第一年來500名，第二年再來500名，第三年到期的500名回去。如此反覆循環，保持一定的數目，依法執行，依法取締，反而容易控制。

羅賽斯說：「我們所要求的只是500名，這500名對豐衣足食的台灣來說微不足道，對我國卻是很大的幫助和貢獻。」

勞基法不保障傭婢勞動

呂榮海先生以法律研究者的身份，來總結菲傭合法化的落實問題。

對於施修女提到的菲傭所遭遇的困難，呂律師表示：

一、關於介紹所向女傭抽取大筆傭金而獲得不當利潤，勞動基準法規定：介入他人的勞動契約，而抽取不法利益者，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菲傭工資偏低的問題，勞基法有6300元的最低保障。

三、如果介紹所以債務問題迫人工作，勞基法規定：用脅迫方式使人勞動，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關於假日休息，勞基法內亦規定有最起碼的保障。

但，不幸的是，呂律師強調，由於女傭沒有合法居留權，她們不敢去爭取工人應有的權益。因為她們一出面申訴，就馬上面臨被抓回國的命運。這是第一件遺憾。

第二件遺憾是，我們的勞基法並

不適用於女傭。勞基法只適用於工業、產業界中，在工廠、公司勞動的工人，不管中國女傭或菲律賓女傭，都不受勞基法的保護！

不過，呂律師認為，如果台灣確實有強烈的市場需求，菲傭大可提高勞動條件，和僱主事先訂立合理的契約。這契約一旦訂立，縱使女傭本身是非法居留，僱主仍有責任履行契約，日後女傭如果被迫和僱主決裂的話，仍保有最後法律行動的依據。當然，申訴時女傭也承擔了被遣送回國的風險。

多元選擇

呂律師說：「我個人贊成在合理的範圍內開放外國傭工入境。」他並且提出了和張曉春教授不同的意見：

一、關於台灣本身未充份就業的問題，應著重層次間的不同需求，其間牽涉到人和市場的選擇性。

如果我們一方面需要女傭，一方面又難於支付偏高的傭工薪金，在多元化的開放社會中，應該讓僱主有機會選擇較便宜的菲傭。

二、菲工入台可能降低台灣勞工的勞動條件的問題——台灣已經邁向一個高勞動條件的社會，選擇性的開放勢必越來越受重視。我們不妨誠實地透過社會實證調查再作決定。如果調查顯示，的確大多數的人不願意幹傭工，就有理由合理地引進菲傭。

三、不一定每個傭工都找得到僱主的問題——這一點可以在技術上解決。如果開放傭工入境，可以要求傭工事先提出同意僱用的證明，或限定來台一段時間內必須找到僱主。

四、至於菲傭渡海來台所造成的菲傭本身的家庭缺憾——呂律師還是認為，這仍然是個人抉擇的問題。

執法疏失與人道與否無關

在台灣，我們耳聞目睹法律是一回事，實行法律又是另外一回事。羅賽斯先生在座談會開始不久後的致詞中，曾經對我國執法單位未嚴



李國雄教授：「菲律賓是一個悲劇性很強的國家……」

格取締菲傭，表示非常感謝，視之為一種出於人道精神的體恤。但，呂律師說：「社會有不合理的現象出現，就應該去改變法律，改法後就應該切實嚴格執行，這才是正確的方向。我們希望有關單位能正視菲傭問題，不要藉著不執行法律的疏失，而讓人誤會我們很有人道！」

參加了座談會的王菲林提出了書面意見。以下是這書面意見的概要：

從世界經濟環境看問題總體的看法

菲律賓女傭在台灣成為一個社會現象，若要追究它的形成原因，勢必要追溯到整個世界的經濟環境上去，因為，國際間各地區勞動環境和工資的差異，往往是勞動人口形成流動的因素之一。例如：在50年代前後，由於日本戰後經濟的急劇

張曉春教授：「我反對菲律賓傭工來台，與我贊成已經在台灣工作的傭工是否應該合法化的問題無關。」





呂榮海律師說：「不管中國女傭或菲律賓女傭，都不受勞基法的保護！」

復興與成長，對鄰近正處於戰火連年的韓國勞動人口的移入形成了誘因，而造成一波又一波的韓人入境打工。當時，日本政府雖然藉種種立法企圖來阻止這個現象，可是仍然有三十萬的韓國人「被」流進了日本勞動力市場。目前，據估計有大约一萬左右的菲律賓勞工流入台灣，所以，這已經不是單純的偶發現象了，它勿寧是東亞地區政治、經濟環境裏一個結構性的現象。我們主觀上以立法做為解決這個現象所帶來的問題的手段，恐怕祇能算是一種消極的做法。因為，菲律賓內政不修、經濟瀕臨崩潰才是核心關鍵所在。也因為如此，使得我們在面對菲律賓勞工流入台灣的勞動力市場時，倍覺困擾。因為，我們並沒有具備改變或改善東亞地區各社會總結構的條件和能力。相對地，我們成為菲律賓內政問題的調節器之一。這是一個不必再討論的事實。

另一方面，做為菲律賓內政的調節器之一的台灣，事實上，又無法和當年成為南韓的調節器的日本做類比。從國內市場的容量來看，台灣的社會力總和要比日本小得多。從國際經濟來看，台灣在國際社會中所佔的經濟實力比重又遠遜於日本。所以，同樣是調節器，但是，調節器的 loading capacity 差別是很大的。此外，文化差異的因素也應列入考慮。台灣與菲律賓雖然在地理上祇是一海之隔，可是目前在種族、歷史、血統、文化上可以說是兩個差異相當大的單元。而韓、日之間的文化淵源甚深。因之，菲律賓勞工到台灣打工與韓國勞工到日本打工，在文化上的意義與結果，均十分不同。這些也是我

們在看待菲律賓勞工赴台工作的現象時，所應認知的。

滯台菲傭的具體問題點

對於目前在台菲律賓勞工的組成和工作性質來看，以下幾點是值得注意的：

1. 他們從事的工作多為非技術性的工作或半技術性的工作。
2. 他們的生活習慣、宗教、語言和他們的僱主差異甚大。
3. 他們大多數均在適婚年齡，而以單身在台者居多。
4. 他們對台灣的政治、法律、文化瞭解有限，而且他們在台灣是少數民族，因此，在此地的社會裏，他們難免被視為次等民族。

以上4點，為了避免在今後發展成我們的社會問題之前，現階段要去克服的事情很多。不論我們對菲律賓勞工流入台灣的未來政策如何，誠如羅賽斯先生所言：「我不知道這九千個菲律賓人是怎樣進來的。但是，事實是現在已經有了9000個菲律賓人在台灣了。」而克服目前在台灣之菲律賓勞工所可能帶來的社會問題之前，我們也應建立一個觀念，那就是我們有義務去扮演主動的角色。這些已經在台灣之菲律賓勞工並不是來台灣領賑的，如果我們能夠有效的幫助他們在短時間內在生活、心理、工作上適應我們的社會，彼此間是有可能在較互惠的基礎上發展的。

此外，對於已經流入台灣的菲律賓勞工的去留，也是目前急待明確化的一個課題。對於這個課題，個人也有4個看法：

1. 對於在台之菲人因婚姻而入中華民國國籍者，應從寬。而菲人之後代，應考慮屬地主義，即使父母均無法入籍中華民國，但是在台出生之菲律賓後代，理應申請中華民國國籍。
2. 對於在台之非法菲律賓工人，給予一個期限，到當地機關登記。並依其意願遣返或在台工作，但後者必需規定其年限，並訂立契約，於年限期滿必需離台。
3. 對於在台之菲律賓勞工，一方

面應提高其勞動品質，二方面應保障其勞工權利。前者以短期職業教育配合，後者以勞基法為基礎從速訂出一合理的辦法。

4. 對於僱用菲律賓勞工之僱主，應繳納為數合理的社會基金，做為在台菲律賓勞工的共同基金，並以該基金成立一基金會，運用該基金。

問題的展望

雖然我國目前經濟狀況遠比菲律賓要優，但是國內市場有限、自然資源缺乏，且人口稠密，生存競爭日趨艱困。以長遠的發展看，人口自不宜再做增加。同時，目前菲律賓流入台灣的勞工，並不具備高級技術條件，所從事之工作，或為普通服務業，或為非技術性工業，這些勞務從整體社會來看，並無明顯的「生產」。相對的，國人役用菲籍勞工，甚多是在於增加自己不是絕對必要的服務，如女傭、小弟。從日漸驕奢的社會風氣看來，進口菲律賓勞工不無助長驕奢風氣之實。

由於菲律賓政治上不軌，菲律賓勞工不斷地進入台灣之後，是否在未來的某一時刻，足以形成一個能夠影響到菲律賓本土的政治力量，目前言之雖然過早；但是，留在美國的數萬伊朗人和留在日本的幾十萬韓國人，分別對伊朗和韓國形成政治壓力團體已為眾所週知的事實。如果我們要接受菲籍勞工，我們就必須先做好這種心理準備。我們遲早會成為菲律賓內政的參與國之一。這是菲律賓目前希望我們成為它的經濟調節器的副作用之一。

最後，我以為即使我們不答應菲律賓勞工來台工作的要求，菲律賓的勞工還是會以各種方式滲入我國。在這種情形下，除了用嚴罰僱主僱用非法移民的辦法外，似乎再也沒有其它法子可循了。

對於那些手上有兩個錢的人而言，買幾個便宜的「次等民族」人民來侍候自己，永遠是件與道德無關的事。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款項交付後，務請於交換前一日、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局，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擔。如因電話故障等原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局號：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帳號	戶名	收 款 人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零等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收據號碼：	第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零等字)	寄 款 人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零等字)	寄 款 人		

主管：..

經辦員：..

主管：..

經辦員：..

局號：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帳號	戶名	收 款 人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零等字)	姓名	住址	電話
	第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零等字)	寄 款 人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拾、零等字)	寄 款 人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手

手

上 聯 由 劃 撥 中 心 存 查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1號 1F

人間雜誌社 收

廣告	回函	面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	字第	1717號

(免貼郵票)

印刷品

裁折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11弄17-1號 1F

人間雜誌社 收

廣告	回函	面
台灣北區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北台	字第	1717號

(免貼郵票)

印刷品

裁折

爲了1986年聖誕節和1987年元旦……

最特別的禮物，給心目中最特別的人

■ 禮贈訂閱 / 訂書卡

裁折

TO: Ren Chian Magazine
 NO.17-1, Lane11, Alley107, Sec. 2, ,
 HO-Ping E. Rd., Taipei
 Taiwan, R. O. C.
 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市
 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
 人間雜誌社收

國外訂閱費率 · 歡迎爲親友訂閱

- 港澳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404元/海運1896元
- 亞洲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644元/海運1900元
- 歐美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872元/海運1900元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信欄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 _____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金額 _____ 元

電話： _____

地址： _____

職業： 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 _____

收據抬頭： _____

● 一年訂費 1480元 半年訂費 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公司行號請註明發票統一編號)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爲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本人茲為親友 _____ 先生 / 小姐 (國內)

訂閱「人間雜誌」一年，從第 _____ 期起
(75年 _____ 月到76年 _____ 月)

訂購水禾田攝影集「非洲·人間」 _____ 本。

他(她)的地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本人的地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請先寄書，我將在一個星期內到郵局劃撥。謝謝！

訂閱特價：1年1350元·半年680元(不分一般或學生訂戶)

水禾田：「非洲·人間」特價：80元

(優待期間：75年12月~76年1月31日)

本人茲為親友 _____ 先生 / 小姐 (國內)

訂閱「人間雜誌」一年，從第 _____ 期起
(75年 _____ 月到76年 _____ 月)

訂購水禾田攝影集「非洲·人間」 _____ 本。

他(她)的地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本人的地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請先寄書，我將在一個星期內到郵局劃撥。謝謝！

訂閱特價：1年1350元·半年680元(不分一般或學生訂戶)

水禾田：「非洲·人間」特價：80元

(優待期間：75年12月~76年1月31日)

本人茲為親友(英文名) _____ 先生 / 小姐 (國外)

訂閱「人間雜誌」1年，從第 _____ 期起
(75年 _____ 月到76年 _____ 月)

訂購水禾田攝影集「非洲·人間」 _____ 本

他(她)的地址是： _____

電話是： _____

我的地址和電話是： _____

TEL : _____

我將於一星期內到郵局劃撥。(國外訂戶可直接寄美金支票到本社)

訂閱特價：1年1350元·半年680元(不分一般或學生訂戶)

水禾田：「非洲·人間」特價：80元

(優待期間：75年12月~76年1月31日)

訂閱特價：

- 歐美(航空)新台幣2742元
(海運)新台幣1770元
- 亞洲(航空)新台幣2514元
(海運)新台幣1770元
- 港澳(航空)新台幣2274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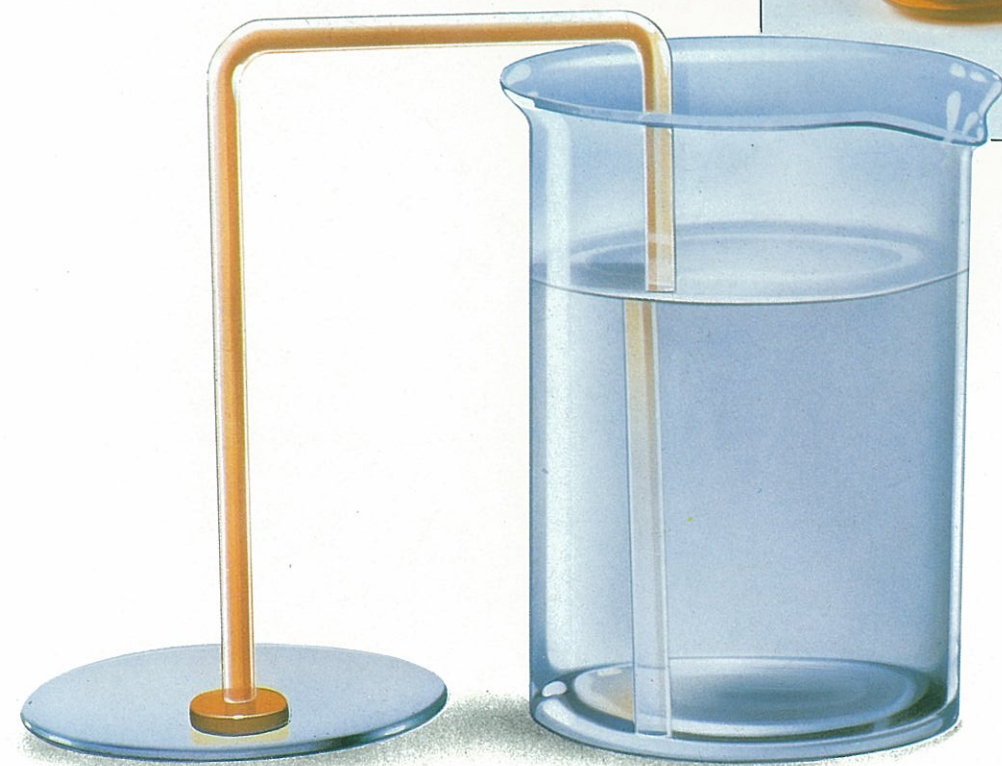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北市敦化南路571號7F
電話：(02) 7072126

®本商標係美國華納蘭茂公司
授權派德大藥廠使用。
Made by Parke Davis Corp. R. O. C. under the
Authority of Warner Lambert Company U. S. A.

制酸·消脹劑

健胃仙錠 Gelusil®



胃中分泌

一粒健胃仙能迅速吸收100倍胃酸

有效治療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胃脹氣、胃酸過多

現代生活中，過多的工作壓力、飲食不正常，可能會刺激過多的胃酸分泌，引起胃脹疼痛不適及潰瘍。

健胃仙可治療胃、十二指腸潰瘍、胃酸過多、胃脹氣。

- 含非反應性氫氧化鋁，具制酸能力。
- 含消脹劑Simethicone，適用於各種脹氣。

胃不舒服時，請注意飲食、鬆弛精神；胃酸過多、胃脹氣，請服用：健胃仙錠。



100粒裝